迎向朝阳

煜煜散文集

煜煜 著

美里笔会出版

简 介

原名李佳容，马来西亚公民，出生于东马砂拉越美里，现旅居汶莱，职业为教师。

1968年，美里中华中学毕业，1997年中国厦门大学中文系专科毕业。

六十年代末开始写作，已出版多部短篇小说集。1998年获颁第二届亚细安文学奖（汶莱国）

现为汶莱留台同学会写作组秘书，亦是海外华文女作协，马华作协，砂华作协，美里笔会会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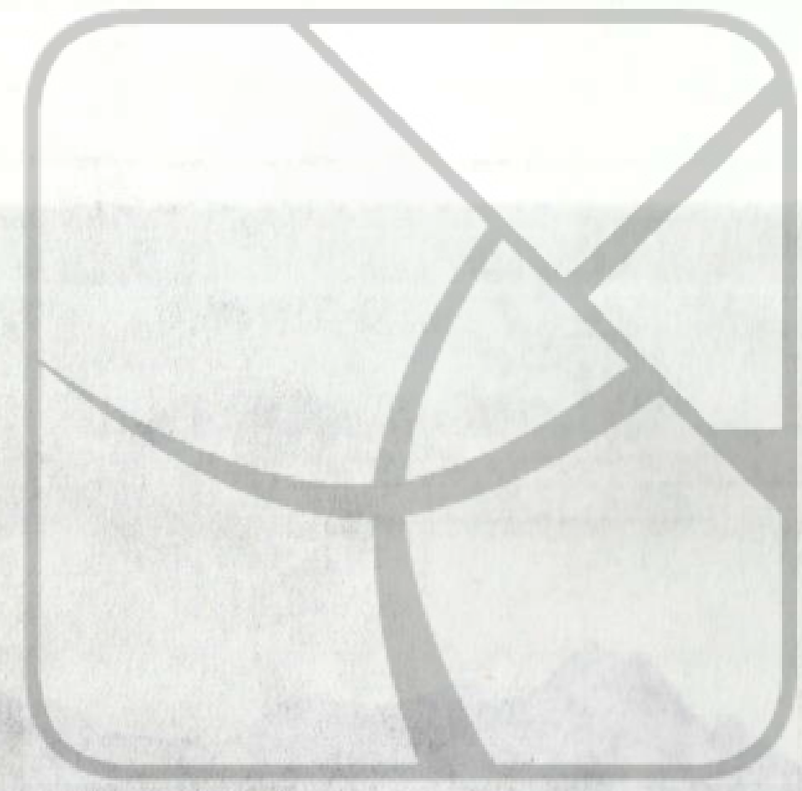
美里 笔会

迎向朝阳

煜煜散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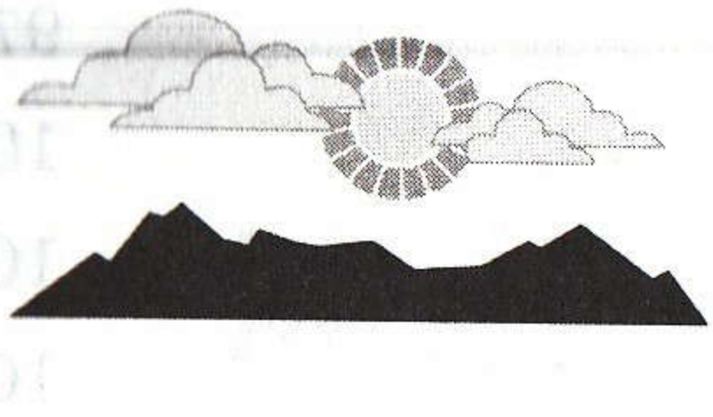
（美里笔会丛书之廿一）

2012.5.18 作者煜煜敬赠



谨以此书献给我亲爱的孩子及亲友们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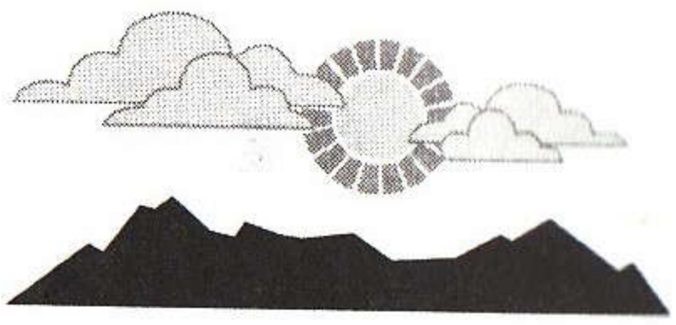
迎向朝阳

冲出云雾迎向朝阳　　·田農

～序煜煜散文集《迎向朝阳》～

第一辑

迎向太阳　1
爱心　4
现代孟母　8
小野花的自白　12
青春的旋律　15
心语　21
小妮子　25
致先父－写在父亲逝世21周年　29
梦断天涯　32
初试　37
发挥文艺力量涤清社会功利污染　40
顾城之死　43
浪漫的缘份　46
一千零九十五个晨昏　54
清幽伴我　56
船　58
乐得逍遥　60
噩耗　65
美的回忆　69
旅行情怀录　74
一滴温情慰孤心　79
未曾淡出的记忆　82
一个偶然　86
唐诗之夜　90



迎向朝阳

创作体会 97
享受孤寂 101
岁月不留白 105
迎虎年 108
灾变 110
那一份情怀 112
我的教学心得 114
情系罗甘布诺 120
汶莱情结 128
无语问苍天 134
雨夜赴宴 138
回娘家 142
河婆擂茶 145
千禧之夜 148
亲恩 151
登鞋峰 156

第二辑

此缘可续 161
参加《世华作协大会》后记 165
赴会 168
文艺研习营侧记 171
初冬里的春 173
小说作品赏析简录 177
微型小说研习会散记 186
聚散也匆匆 190
谈小说入门 194
相约在摩鹿山下 198
参加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有感 206
继续努力 209
难得的经验 211

冲出云雾迎向朝阳

～序煜煜散文集《迎向朝阳》～

◎田 農

在汶莱与砂劳越的华文文坛上，煜煜是一位勤奋的文学工作者，她利用教学之余，默默耕耘，除了写下数量可观的短篇小说，同时写下许多清新可喜的散文。收录在《迎向朝阳》一书里的散文，表现出作者对至善至美的追求，也展现了作者在面对逆境时跨著坚毅的步伐迎向太阳的劲力。

散文是情理倾诉的艺术，作者可以通过叙写一段回忆，一段思念或感想，它是思维活动的实录。现代文学把散文分为“抒情散文”和“小品散文”。煜煜的散文大多是抒情散文，从情感的漩涡中发掘灵思，写下情理交投的作品。

亲情、友情，和对人类的感情，是煜煜大部份散文的主题。她对笔下的人物、父母、兄弟姐妹、朋友，无不流露出真挚的感情。由于作者父亲早年身故，因此他写下不少篇章表达对父亲的怀念。

在《亲恩》一文中，作者写道：

今天是父亲节，我对父亲的思念越发深切。坐立难安，心情更加沉重。走进厨房，见母亲默默地准备著晚餐。“妈，您休息一下，我来帮您。”母亲望我一眼，无言。我却发现母亲眼角湿润。一阵心酸，我不禁热泪盈盈。

在同篇“文章”中，作者叙写父亲给她的鼓励与勇气。“傍晚收工后，乘一夥人等著吃晚饭的空档，父亲要我采指定的几束红毛丹给他们品尝。我抬头往上望，那深红色的果实藏在树梢末端的枝叶间，风吹树摆，若隐若现，父亲打趣地：“敢敢爬上去，若跌下来我会接著。……终于把红毛丹全采下来，赢得树下众人高声欢呼喝采。这份“荣誉”，我迄今深印脑际。父亲的鼓舞与赏识，另一种定义是培养了我克服困难的信心。”

父母之爱原都是伟大的爱，写母爱的文章固多，但朱自清的《背影》对父亲的深挚怀念，已成为散文名篇。煜煜对父爱表达的真挚之情，又何尝不是海外文学中的佳构。

生长在一个华族农家的煜煜，对农村、对土地有一份深厚的感情。她长期在汶莱执教的生活，虽然近乎刻板，但却能由此品味人生。朴实无华的教学生活，作者不忘暇时游览于青山绿山间，欣赏自然之美。《清幽伴我》虽有淡淡的哀愁，但这又何尝不是人生的另一况味。

我想起了宋人张炎的《西子妆慢》一词：斜阳外，隐约孤村，隔坞间门闭。渔舟何似莫归来，想桃源、路通人世。危桥靖倚，千年事，都消一醉。谩依依，愁落鹃声万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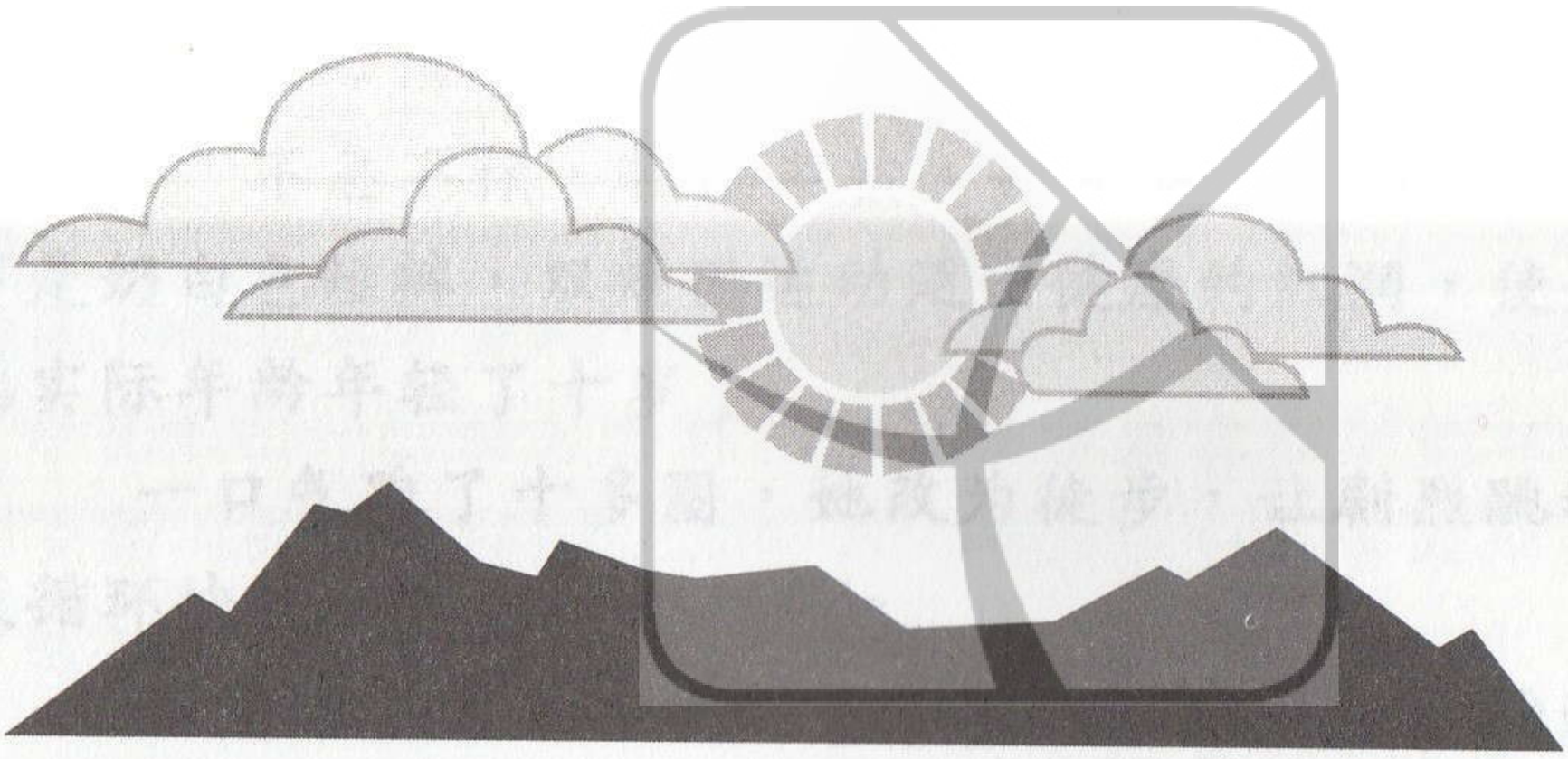
孤寂的生活，寄情山水间，乐而忘忧，从而体悟人生的另一面，这是万丈红尘以外人生一乐事。何况煜煜的生活正如她在《享受孤寂》一文中所写下的“孤独寂寞已成了一个虚无的表面名词，实际上，我对生活感到丰实无比”。

收集在《迎向朝阳》一书中第二辑的报导文字，说明了作者在努力创作之余，也与同道努力于推动文运的发展。汶莱留台同学会写作组是一个文学组织，这个组织网罗了大部份的写作人，积极推动文学工作，煜煜参与这个组织，除了

编辑文学副刊，也参与许多有关的文学研讨会，书中的报导文字不仅概述了作者的文学活动与社会观点，更是写作组多年来活动的实录。

事实上，一个文学工作者除了勤于读书创作外，能够参与推动文运，进而发挥社会改革的功能，这是文学工作者的使命感。我在写序之余，也寄望于煜煜能在这方面作出更大的贡献。

第一辑



迎向太阳

黄昏。将晚的黄昏是一幅艳丽的图画。仔细欣赏，有七彩绚灿，撩人凉风，啁啾鸟语，香郁青葱。

操场上，一个属于女性的身段在独自跑步。美好的环境，漂亮的心情，她微笑著。脚底下的胶鞋有节奏地踩在洋灰地面，不急不徐，轻快柔软。她身穿一件青绿的T恤，腰下是奶白色短裤，双颊因运动泛出健康的红润，使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了十岁！

一口气跑了十多圈，她改为徒步，让剧烈跳动的心脏及循环快速的血液稍作歇息。

她觉得很舒服，很恢意，虽然只是半小时的运动，她还可以一面享受大自然，一面让思潮任意驰骋。这是她一天中唯一清闲的三十分钟。她把一天的时间排得密密实实，除了料理家务，准备三餐，上午她在一间华小执教，下午收学生补习，晚间督促孩子做功课，一边批改作业，待孩子安寝后，她再看书报或写写文稿，直至双瞳提出抗议，她才休息。一觉天明，再重覆一天的工作。.....

她宁愿忙著，不忙时，她怕偶尔会胡思乱想，令自己情绪低落。半年前，她刚失去了同甘共苦的另一半！他的离奇得病，突然逝世，使她一时无法接受，沉重的打击，几乎令她否定了一切！那段日子，她明显地消瘦；虽则她咬紧牙

迎向太阳

黄昏。将晚的黄昏是一幅艳丽的图画。仔细欣赏，有七彩绚灿，撩人凉风，啁啾鸟语，香郁青葱。

操场上，一个属于女性的身段在独自跑步。美好的环境，漂亮的心情，她微笑著。脚底下的胶鞋有节奏地踩在洋灰地面，不急不徐，轻快柔软。她身穿一件青绿的T恤，腰下是奶白色短裤，双颊因运动泛出健康的红润，使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了十岁！

一口气跑了十多圈，她改为徒步，让剧烈跳动的心脏及循环快速的血液稍作歇息。

她觉得很舒服，很恢意，虽然只是半小时的运动，她还可以一面享受大自然，一面让思潮任意驰骋。这是她一天中唯一清闲的三十分钟。她把一天的时间排得密密实实，除了料理家务，准备三餐，上午她在一间华小执教，下午收学生补习，晚间督促孩子做功课，一边批改作业，待孩子安寝后，她再看书报或写写文稿，直至双瞳提出抗议，她才休息。一觉天明，再重覆一天的工作。.....

她宁愿忙著，不忙时，她怕偶尔会胡思乱想，令自己情绪低落。半年前，她刚失去了同甘共苦的另一半！他的离奇得病，突然逝世，使她一时无法接受，沉重的打击，几乎令她否定了一切！那段日子，她明显地消瘦；虽则她咬紧牙

关，照常工作，暗地里，她总情不自己，肝肠寸断。她不再展露欢颜，生活完全失去了意义。学校举行毕业典礼时，兼颁发各年级学术比赛优胜奖，她见小女小小年纪，前后上台领奖十数次，忆及她那极疼爱她的父亲再也无法看到，一颗心刹时如被刀戳般，阵阵刺痛。典礼一结束，她禁不住奔出礼堂，扶栏啜泣。回到寝室，瞥见一星期前与毕业班及全体老师的合影，那憔悴的容颜，令她自己吓呆，那个样子，至少苍老了二十年！

她不敢想像再如此下去会有何结局？她自己无可厚非，她的几个孩子呢？难道要他们甫失亲父后再痛失慈母？终于，有一股什么力量自她心田升起，她把思念深深隐藏，尽量武装自己，她常拿自己与世界上其他挨苦受难的人相比，她觉得自己毕竟还是好得多！至少她有亲友扶持，有生存下去的环境，还有能寄予厚望的孩子。她——仍是有希望的！前面的路肯定崎岖不平，肯定荆棘满途。然而，茫茫苍生，多少个不经历艰辛？多少个不遭遇挫折？唯有不屈不挠，才能爬上成功之岭！

她开始自噩梦中苏醒，她不能一直活在回忆中！挺直背脊，她准备奔向灿烂的阳光。生活，对她似是崭新的，愉悦展现在她久无笑意的脸庞，她的言行举止，不再是暮气沉沉。她总算复活过来！

有言：「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也不一定是的！她充满感性，也充满理性，她是那么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有理智的人！她不容易忘记过去，正因为她情感丰富，但并不表示她不想迎接未来！若果前面洒满一地阳光，能带来一室的暖意，她将会考虑迎上去。她心里明白，她正如在沙漠中行走的骆驼，背上驮著极重的担子，克苦耐

劳是她唯一的选择，但若有幸遇上「绿洲」，她绝不会放弃，她不会亏待自己，更不会愧对孩子。

如今，她对自己恢复了信心，她已定下目标，在能力范围内逐步进行。她认为：既然来到这世界，无论长短，在有生之年，就努力去创造吧！能达到目的，是幸；不能达到目的，是命！

她始终相信命运。命是与生俱来，不能更改；运是一生际遇，能改！命运配合，运低会威胁生命，运高能带来鸿福，因此，运坏要改，命坏运填，相辅相成，该可减少些不幸。

她不是宿命论，亦无任何宗教信仰，她只是相信：人的生命有限，但人的一生，总有段特别令人难忘的岁月。不论是惆怅也好，痛苦也罢，总算是曾经拥有过。

她想：已经失落的，不要去怀念它；捕捉不到的，不要去苛求它；留在手上的，紧紧握住吧！

一九九二年

爱　心

前些日子，从报章上获悉孟加拉国空前大风灾，伤亡人数超过三十万以上。刹时全国阴云密布，生灵涂炭，哀鸿遍野。损失之惨重，可想而知。其政府即刻向各界宣布该国经济已面临崩溃，急需各国救援。

于是，各地报章开始每日刊载有关孟国新闻，更以图片作号召，让人人都清楚地看到成千上万的人们在丧失家园及一切财物后，如何在饥饿线上挣扎；如何为一条面包、一珍饼干而拼命争夺。他们有的已病人膏盲，有的已奄奄一息，也有的抵挡不住疾病侵系，饥寒交迫而相继死亡……。那些惨景，令生活在和平之乡的我们，亦不禁热泪盈盈。

我不甚明了其他各国是否均全力援助孟国，但我身处之石油小王国一一汶莱，却发动了全国支援运动。上自政府，下至子民，每个机构团体，每间学校，都被促热烈捐款。迄至目前为止，已突破六十多万元。首批账救孟国灾黎为数约廿二吨的救济品已于上月下旬由汶航七六七型客机空运至其国，并由汶副文青体育部长率代表团及救济基金委员会负责人亲自护送，第二批亦从本月十日左右运抵。汶政府此种仗义助人之举，充份表现了其博爱之伟大精神。犹记中东之海湾战争，汶政府亦慷慨解襄，救济那些逃至阿拉伯及伊朗等边境的难民。

所谓“爱人者人恒爱之。”人与人之间，的确应该有一份爱心来维系。无论是父母，兄弟姐妹间的亲爱；夫妻间的恩爱；朋友间的友爱；男女间的情爱；大众间的博爱等。这些关系，均建立在一颗爱心之上。国与国之间，亦唯有彼此关爱，才能互信互重，彼此谅解，和睦相处，以达至和平康乐，幸福繁荣的地步。

世界上许多国家，均有社会福利，疗养院、老人院、残障协会等的设立与组织，让真正需要照顾及帮助的人得到温暖和爱护。在日常生活中，也常有一些出身贫寒又不幸病魔缠身者，或患肾病、心脏病、或半身不遂.....。他们无法支出庞大的医药费，便登报请求仁人善翁捐助，而此举均获得各界人士热烈反应，大多能筹足费用，顺利就医。这些情形，足可证明“爱心”的存在。其实，世界之大，天灾人祸，在所难免，如日本与菲律宾之火山爆发，中国百年来的大水灾，都给受害国带来莫大的损失。他们若不能获得外地支援，其后果更苦不堪言。助人是快乐之本，若能助他们一臂之力，献上我们的爱心，换来心安理得，又何乐而不为呢？

真诚的爱，往往只是全心全意地付出而不求回报。这其中除了博爱，尤以父母之爱为最。父母含辛茹苦抚养子女，不但令他们健康成长，更要尽力栽培，望他们出人头地，成龙成凤。父母对子女总是殷殷期望。若他们成材，父母无论如何艰难，亦要让他们继续深造。如果子女不长进，误入歧途或游手好闲，父母除了时刻担忧他们的安危，依然苦口婆心，盼他们改邪归正。若果真有那个子女无可救药，父母伤心绝望，口里咀咒之余，一颗心可还是系在他们身上。常说：「打在儿身，疼在娘心，儿女是父母身上之一块

肉，那份不能割舍的就是“爱”呀！」

在我感觉中，父亲虽然严格，却处处表现他的爱意。父爱不是挂在嘴里，而是付诸行动。母爱亦始终不渝，小时呵护备至，大了仍不时提醒和教诲，永远把子女当成小孩看待。就以我本身而言，已活了半辈子，自己早为人母，但每次返家，母亲总是欢天喜地，杀鸡宰鸭，且关怀备至，而离家时，更是大包小包，又菜又肉，唯恐我在外挨饿似的。

据说在我小时，曾发高烧至晕厥！口吐白沫，状甚恐怖。往后一有身体不适，母亲便废寝忘食，格外留意，倒令她操了不少心。廿一年前，我首次离乡到山城执教，母亲驾车与两位弟弟送我至港口。当快艇启航的那一刹，母亲、我及弟弟均哭得成个泪人。一个月后接获妹妹寄来家书，我又激奋得泪流双颊。而母亲更是牵肠挂肚，好不思念。廿年后之今日，母亲爱心依旧不灭。上个月乘假期回乡小住，返回工作岗位时，我人已登上巴士好一阵，车也开始发动了，却闻母亲忽在窗外急喊！原来她特地跑到小贩中心购买我最喜吃的瓜菜给我。见她满身汗潺，累得气喘吁吁，我内心感动莫名。母亲对我的爱，是何其深切，何其诚挚！而我，何时方能报答母亲于万一？

提及母爱，又使我忆起另一件事。在我住的宿舍附近，时有野狗、野猫来寻食，不久前，来了一只黑白相间的母猫。我把剩菜残饭用碗装著，放在外边任其享用。但它一直闪闪缩缩，见人就躲，我也不理它。通常它白天踪影不见，在晚饭时便悄悄出现在外。有时我隐在门后偷窥，只见它先是东张西望，一副警戒防备之态，过了好一阵，才蹑足前来。若是我突地开门，它立即如飞逃跑。

直至有一天清晨，两位学生抱了三只小猫来找我，说

是在他们抽屉发现的。此三只小猫一黑一白，另一只与那只母猫完全一个模样。我恍然大悟，那只母猫准是唯恐小猫受冻，才在夜里把它们一一衔往课室之抽屉里安寝。我拿了个盒子，嘱咐学生们将小猫安置在内。下课后我再留意，雏猫果然全被带走。可是第二天，雏猫又在不同的课室和抽屉被发现，我们如法泡制，母猫也机警地将孩子衔走。如此日复一日，母猫总不厌其烦地东迁西搬，二楼的课室几乎全住过了。渐渐地，虽然它对我们仍不时提高警惕，但似乎已感觉到我们对它实无伤害之意。它不再急急忙忙地衔了小猫就走，偶而还躺在宿舍走廊喂奶。当它见著我，仍不信任地瞪视著。若有那个学生欲走近，它随即护著雏猫，软毛直竖，准备迎战似的。

对于猫儿，我因嫌它脏，一向不喜它们住在室内，但经过这数天的观察，那股母爱之情深深震撼著我。于是，我打开货仓之门，在一角落摆了几个小麻袋，善意地招引它。那天晚上，我即听到仓房里传出小猫叫声，母猫终于结束其流亡生活。

天下父母心，人类如此，动物亦然！

总而言之，爱是一种原动力。若是每个人都有爱心，则兴家强国，天下可太平矣！

一九九一年七月十八日

现代孟母

周瑄一连翻阅了几份报纸，原已沉重的眼皮更困得睁不开。她多希望能即刻躺到床上好好睡它一觉。偏偏儿子的功课仍未做完，害得她苦苦支撑，舍“睡”相陪。

这个儿子也确实令她操心。小时体弱多病，一瓶奶须喂足一小时，偶一不适便上吐下泻，否则又不吃不喝，整整两岁还粒饭不吞。上幼稚园后，每个清晨得先服侍他喝了奶才载他去学校，间中递茶送点心，后赶回家煮中饭，又匆匆忙忙接他回来。洗澡、更衣、吃饭、再陪他睡个午觉，然后坐在一旁，督导他写字、温习……他进度慢，她只得耐著性子，下午做不完，晚上再继续。尤其念小学后，英、巫文较难吸收，她本身程度又不够，唯有替他找字典，往往母子俩忙至深夜，两人均打瞌睡，无法支持才作罢。

好不容易熬到儿子小学毕业，他成绩总算名列前茅。周瑄捧著儿子的学优奖状，欣喜异常。亲友们不断赞她儿子聪明能干，才智过人，乐得她笑颜逐开。

瞒以为儿子上了中学，懂得自爱自重，毋须她再担忧，她对儿子的管教开始松懈了。她给他一定的自由，让他学习自立。岂料，儿子随著年龄增长，注意力却分散了！他玩各种球类，关心电视节目，爱好电子游戏，连打牌搓麻将也无一不精。后来，他念书仅凭一点小聪明，做作业只为了

应酬老师，他的成绩已逐渐低落，总平均由八十多分跌至六十分，主要科英、巫文均差强人意。

周瑄愈来愈觉得不对劲，对儿子的一切才又严加管束。她给儿子编定一个时间表，每天催促他学习，限制他看电视及其他活动，缩小他玩乐的范围，更常常理论滔滔训诫他专心向学，勤奋做人，让他明白不学无术及“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然而，周瑄的努力并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这从她数日前向我发的唠叨可证明。那天她独个儿来我家，我正诧异她怎有闲情来串门子。聊了一阵，话题转到孩子身上，她的声调也不断提高，最后，她似乎感概万千且心灰意冷，大有“孺子不可教”之咦！

原来，她儿子近日来一直沉迷于充塞市场的“电视游戏机”里。初时，她儿子三两天便谈及某某同学家的电视游戏如何如何的精彩，而每逢周末，他必照例到同学家去玩。渐渐地，他要求父母买一架游戏机给他。外子没意见，她却想，孩子大了，有他的兴趣，光是羡慕别人，久了也可能造成心理不平衡，与其往外跑，不如把他留在家里。于是，她答应买给他，但限定每周只可玩两次。儿子当然是一百巴仙赞成。可是买回后，他把全副精神都放在游戏机里。有时乘家人不觉，大玩特玩，他自己的影带玩腻了，就向同学交换。他最关心的，不再是测验和考试，而是哪一式的游戏机影带最好玩，最刺激，哪一类又最曲折、最变化多端……。

忆及周瑄这个长得俊俏却稍嫌矮胖的儿子，她那一番几近怒吼的话语，又在耳际响起：

「他现在的表现实在太令人失望，我真不敢想像他如此下去会有怎样的结果！他从不自动拿出书本，叫他温习，他

就有做不完的作业，而那些习题，永远是糊里糊涂，乱七八糟的！也不晓得他老师怎么允许他写那种“鬼画符”的字体！最气人是上个星期，两天内他居然不见了三个电视游戏影带！两个是向同学借的，一个是他自己要借给同学的。结果全部分别在书包和抽屉失了踪。后来据说是由于在学校转来转去，有居心不良的便乘机偷龙转凤，拿去卖给人家，赚些微零用！那三个影带加起来要亏蚀两百元，他赔不起，无计可施之下，才无精打采向我投诉！我听了当场大骂他一顿，并严加制止他再携影带去上课，亦不许他借回来。我原打算向校方禀报，他又说携影带去学校本属犯规，学校也时有突击检查，况且那些影带一过手，出了校门，根本无从找，——真气熬了我！」

的确，电视游戏此种玩意也委实太吸引人，如今许多大人小孩一玩上它，亦会爱不释手，说上瘾亦不为过。或者说这是一种潮流，也可说是一种新知识的追求。在好的方面看，它是考验我们的意志力和敏锐性，因为你必须全神贯注，反应敏捷才可过关斩将，大功告成。从坏的方面看，则会使我们执迷不悟，废寝忘食。人们往往有一种好胜的心理，总觉得再难也要克服它，于是一次又一次尝试，玩了又玩，总希望能闯到最后一关。那其中的紧张刺激，比观赏恐怖电影更有过而无不及。于是，有者说常玩的人会引起血压高，心脏病。

当然，任何人沉迷于某一事物都非好事，为人母者更有充足的理由加以阻止。不过，可能她们缺乏心理学，又无设身处地去想，便常会适得其反。以周瑄的情形，在我们周遭比比皆是。她们对儿女寄予原望，不但祈盼他们品学兼优，循规蹈矩，才德皆备，智勇双全；更愿他们将来能挑大

梁，成大器，赚大钱，做个人上人……。可她们又无能为力，爱莫能助，同时，她们总以自己的旧观点作为管教的标准，不了解社会背景和环境因素，只一味孤行。在他们心目中，觉得古时候孟母“断机教子”及“三迁居所”能把儿子教好，她们亦只要严加施压，疾打痛骂，便可让孩子言听计从。殊不知现代的孩子，早已不是几千年前甚至几百或几十年前的乖孩子、单纯孩子了。现在的社会无奇不有，他们不可能唯命是从，他们有的是新思想、新见解和伟论，除非你能采用心理战术，使他们心悦诚服，否则既使他尊你是长辈，嘴里不与你计较，心中却是反叛到底。这其实也不能全怪他们，时代的巨论不断在转，世界不断在变，社会日新月异，太多新奇的事情吸引著他们，等他们去发掘！他们其实已走在我们前面，因此，如果我们做父母的不跟著进步，我们便是落后，我们的方法便不管用，我们的教条更不能成气候。有许多孩子少小离家，在外流荡，皆因不满家庭的诸多限制，这样不可，那样不行！结果他们便索性逍遥在外，过他们自由自在，无人管束的生活。如此发展下去，那些年少气傲者，受不住种种利诱，遂走上毁灭之路……。

追根究底，现代的孩子，自小受到文明的薰陶、耳濡目染，大多精明灵巧，实没有几个是“朽木不可雕”的。如果我们管教得法，多去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关心他们、爱他们、必要时才软硬兼施，对症下药，则他们一定是“孺子可教”的。

稿于一九九一年九月八日

小野花的自白

我是一朵小野花，我降临在乡野，我生活在丛林，我吸取日月的精华，借著雨露的滋润，靠著山树的庇荫，我日渐茁壮，日渐成长。

我的外表很平凡，既没有英挺俊俏，苍翠劲拔的潇洒风姿，也没有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美艳相貌。充其量，我不过长得五官端正，身材中等，勉强可以冠得上「健美，姣好」。而一般人的批评，大概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不认识我的人，往往会给我不同角度的断语，他们只凭一面之缘。例如：见著我和颜悦色地与伙伴们同欢共乐，他们就说我是个乐天派，见到我香汗淋漓地飞跃在球场上，便说我是个好动的体坛健将，见到我静静地伏案执笔，又说我是个文静女孩，再见著我为某件事忧心忡忡，苦思求解时，又说我生性多愁善感：典型的林黛玉。.....他们说得多时，我自己偶而也糊涂起来：我究竟是属于那一类的人？

不过，我很了解我自己，我是一个不容易被人了解的人。我的绰号叫小野花，其实我已不小，我也并非充满野性。只因为我个性爽直豪迈，且生长在穷乡僻壤，又天生不爱打扮，不修边幅，平日里脂粉不沾，参加宴会时，亦顶多淡扫粗眉，略涂唇膏，算是不同往常。而在天地万物中，我不过是沧海之一粟，我乃微乎其微的极渺小人物，极不受人

注意，更不为人重视。

然而，人不可貌相，我身披一袭温柔的外衣，我内在却很倔强，刚毅。我不惧风狂雨暴！不惧蛇毒兽猛。所谓水来土淹，兵来将挡，面对各种挫折与困难，我有自己的一套解决办法。我表面上看来阴晴不定，时刚时柔，时软时硬，可是，严格说来，我本性良善，朴实，忠直，我待人以诚，总希望人与人之间能开诚布公，和睦共处。我讨厌妒忌，憎恨，仇恶以及一切丑陋的东西：我不喜欢庸俗，不喜欢粉墨登场，戴著假面具，假仁假义的人：我爱大自然，爱清新幽雅的环境，爱和平静谧的世界……。只可惜，我空有这个「抱负」，我心有余而力不足，我甚至无法令自己脱离自己不喜欢的束缚，去享受喜爱的自由。我常会生活在矛盾中，生活在不情不愿中。有时候，我会自问：「人的一生，匆匆数十载寒暑，幌眼即逝，如果不能做点有意义的事，不能活得随心所欲，那岂不是白来一世？」

有时，我也想：我们活著，不是纯碎只为自己，我们生活在群众社会中，社会与我息息相关，我对社会也有一定的责任和义务。所以，若果我能，我也要奉献自己，最起码，我要做一个良好子民，效忠国家与社会，绝不做一个寄生虫或败类。虽然想归想，能否实现还是另一回事，很多人只能做一个「空想家」，成天发白日梦，丝毫不去实践，到头来，不是怨天尤人，便是自叹命苦。我当然不属于这种人，我总认为，思想与行动必须一致。做事才能收事半功倍之效！而且，做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言而有信，言行一致，才能建立自己的威信，同时，要有爱心，有责任感，以德服人，以才取人，更要光明磊落，尊师重道，敬老扶幼，才不失是个有为的人。

其实，我虽然是一朵小野花，我也有理想、有希望。只是——我说过——我太过渺小，我微不足道，因此，我不敢祈盼我的「理想」和「希望」真能实现，我唯有不断的争取，为我的理想和希望，坚持，奋斗到底。

本来，我的处境并不差，我原是拥有一切我所爱，只因为一些凡夫俗子，为著某种虚伪的目的，而剥夺了我的清幽和宁静，也粉碎了我的美梦和安祥，使我在乌烟瘴气中打滚，在惊涛骇浪中浮沉。有几次，我摔得焦头烂额，有几次，我几乎窒息在巨浪中。所幸，我始终有著一股求生的意志力，虽则我曾经消极，虽则我曾经颓丧，但那仅是片刻，仅是刹那，我并未真正心灰意冷，我依然努力不懈。

祝福我吧！所有关心我的亲友。但愿凭我扎得很稳的根基，使我不至于那么轻易倒下去。只要我永远坚强勇敢，我将与天地共存，与日月争辉。不要取笑我，我并非普通的小野花，我已经吸取大地的精华，灵气。正气充塞在我心胸。在未来的日子，我将尽量发挥所长，我有的是不屈不挠的精神和气概，更何况，我原已茁壮地成长！

一九九二年

青春的旋律

今晨起得特早，驱车来到学校，办公室的门正待开启。

闲来无事，我在校园漫步，昨晚一夜豪雨，草地上有些微积水。清新的空气带著些许冰凉，使人精神抖擞。满地红色的纸荆花瓣，点缀著大片青绿，乍看没有凄凉味儿，只觉得亮丽可喜。

校前有棵高大的凤凰木，浓密的绿叶间开满火焰般的花朵，鲜艳夺目。我正抬首凝神欣赏，忽听得同事小秦(哎哟）一声大叫。

声音来自停车场，我急跑向她，但见她用嘴吮吸著左手中指，一脸惊惶。

过一阵，她把手举在我眼前："完了！我这指甲。"

原来她粗心大意，关车门时竟把自己的手指给夹住，虽然她即时抽出，中指甲已遭了殃，呈现一片黑紫。

我陪她走进办公室，用药油，棉花等替她包扎。

"哇！从没有过的一种痛楚！"她一边摇首，一边对著伤口不断吹气，嘴角挂著笑意。

她居然还笑，我真服了她！这大女孩，倒与我幼年时一般倔强。我小时曾经一锄锄掉一个脚趾甲，一斧砍得小腿深可见骨，一摔摔得头破血流。可不见我掉过一滴泪！我永

远不会把一些小节挂在心上。

小秦亦如此，当同事们疼惜地给她提供药方，她反很快地不当一回事了。

一个年轻的生命，有的是充沛的精力，关心的是工作，娱乐及各种活动。

记得在我那段年轻的岁月，生命之歌全充塞著跳跃音符。除了无知和童稚的天真，记忆中全是吃喝玩乐，工作，关怀与爱。忧虑，愁苦，悲哀，伤痛，皆不过偶而一幌，随即消逝无踪。

我生性爽朗，自幼喜与友人结伴游山玩水，如到河边游泳，在桥畔垂钓，到沼潭采野菜，在山坡摘水果，有时甚至爬上未建峻的隔邻屋顶与工友们一比高下，或爬上树梢与玩伴一较雌雄。稍长，学懂了骑脚车，又常与大夥儿迎风洒雨的踩著脚车四处逛。曾有一次，为了看一场难得一见的歌剧片，约了一班朋友连夜踏著脚车赶第二场。摸黑回到家，已凌晨一时，心里仍乐得睡不著。

我爱上骑脚车约在七，八岁年纪。其时，先父仅有一架二十四寸高的旧式脚车，架子高不可及：我就凭一股勇气和信心，挂了几次彩后也学会了。念中学的几年，我一直与同学翻山越岭的踩著脚车去上学，我喜爱那份自由自在，有时歇在山脚下饮一饮甘泉，有时停在山顶上望一望海天。我们风雨不改，尽情享受大自然惠赐的一切。

“喂！你想什么？”小秦拿著书本在我桌上一敲。

我一惊：“上课了？”

“奇怪！我的手受伤你在发呆！”

“叫我回味无穷！”

小秦睁大眼不解地望著我。

“你有我年轻时的影子！”

“这又如何？”

“我想到许多陈年旧事。”

小秦似乎对我的旧事颇感兴趣，第一节课正巧我俩都空著，我逐渐把她带到十多年前，那年我年方十七。

有一天，来了两位熟悉的青年，他们乃是某山墟拖拉机驾驶员，因知悉我们对榴林有偏好，而其时适逢榴林盛产季节，木山里每晚平均可检拾三四麻袋熟透的榴林。他们问我可有意随他们去拿些回来，我听罢不禁雀跃，带了八岁的弟弟立即起程。纯情的我，幼稚的弟弟，不疑有他，笑嘻嘻地跳上他们的“冷古社”，走进几十哩外的木山营，再转墟山内的小型拉木车，也不知过了多久，终于看到有两袋榴林在等著我们。当天下午，我与弟弟安然回返家中，母亲相迎的笑脸盖不住担忧，经他们解说始恍然大悟。

又有一次，美里同乡的几位年轻人约我们姐妹来汶邦游玩，那是我首次到汶莱国。恰逢英明的苏丹陛下华诞，到处张灯结彩，牌楼林立。我们到斯市逗留了大半天，还参观了庄严宏伟的回教堂。记得那是我首次乘搭电梯，当大伙儿走进电梯内，我还以为发生了事故。是日傍晚，我们返回诗里亚亲友家住宿。诗里亚给我的第一印象便是熊熊燃烧的火炬，那耀眼的光芒，照亮我的住处，照亮街道也照亮海边，使我若千年后的今天，依然印象鲜明。

还有一回，是另一年的年底，我又与另一班朋友相皆去砂罗越尼亚燕洞游玩。其时的尼亚燕洞尚未开辟为国家公园。燕洞的位置距美里市有六十多哩之遥，先乘车抵达石山市镇，再乘船沿尼亚河而下，约十多二十分钟即来到石洞洞口。上岸后有一小商店，可在那儿购买饮料解渴。自洞口徒

步直达大洞入口处，约需一小时，全程由数百块盐木板搭建的独木桥连贯而成，桥高约三尺。到了入口处，自有把守的职员请我们签名，我们好奇地四处浏览，只见有成千上万的燕子楼息于高处石壁上；洞口的石壁因长期山水侵蚀，构成一幅巧妙绝伦的美景，职员告诉我们可进内参观，唯不可带走一土一石。由于我们没有响导，只请当地一名青年引路。他领我们参看了壁画洞（彩画洞）和骨骼洞，约莫一句钟，我们退回主洞，拍些照片留念，才尽兴而归。

小秦听我侃侃而谈，见我停顿下来，忙又催我继续。

我又告诉她，有次纯碎是贪玩，想去木山见识一下砍木，拉木及载木，量木的情形。不料半途中下了一阵雨，山场道路泥泞奇滑，车子向蛇行般左右扭动，几次险些翻下山谷，惊吓得我冷汗直冒，大气也不敢喘。后来我形容那是体验人生。

“进山的你领教多了，可有出海的经验？”

“也有两趟。”

小秦不置信，但后来她非信不可。我描述在河里划船作乐，两艘舢舨你追我逐。她听了只是笑笑；渐渐地，我谈到跟随渔舟及拖木船出海的情景，她立刻全神贯住，一脸羡慕状。

我与船只结缘时，已脱离学生时代而晋身教育界了，毕业后第一年，我便被教育部安排到峇南县的丹绒里望镇去执教。从美里瓜拉峇南到马鲁帝，由马鲁帝到丹绒里望，要分别乘快艇及小汽艇或小货船。快艇与小货船，大而安全，坐在其中可稳如泰山。那小汽艇可遭透，巅簸不停的，总令人心慌意乱，坐几次过后，我才适应。第二年申请到石山镇的启蒙学校，校旁即是尼亚河。我在该校一住四载，同事有

步直达大洞入口处，约需一小时，全程由数百块盐木板搭建的独木桥连贯而成，桥高约三尺。到了入口处，自有把守的职员请我们签名，我们好奇地四处浏览，只见有成千上万的燕子楼息于高处石壁上；洞口的石壁因长期山水侵蚀，构成一幅巧妙绝伦的美景，职员告诉我们可进内参观，唯不可带走一土一石。由于我们没有响导，只请当地一名青年引路。他领我们参看了壁画洞（彩画洞）和骨骼洞，约莫一句钟，我们退回主洞，拍些照片留念，才尽兴而归。

小秦听我侃侃而谈，见我停顿下来，忙又催我继续。

我又告诉她，有次纯碎是贪玩，想去木山见识一下砍木，拉木及载木，量木的情形。不料半途中下了一阵雨，山场道路泥泞奇滑，车子向蛇行般左右扭动，几次险些翻下山谷，惊吓得我冷汗直冒，大气也不敢喘。后来我形容那是体验人生。

“进山的你领教多了，可有出海的经验？”

“也有两趟。”

小秦不置信，但后来她非信不可。我描述在河里划船作乐，两艘舢舨你追我逐。她听了只是笑笑；渐渐地，我谈到跟随渔舟及拖木船出海的情景，她立刻全神贯住，一脸羡慕状。

我与船只结缘时，已脱离学生时代而晋身教育界了，毕业后第一年，我便被教育部安排到峇南县的丹绒里望镇去执教。从美里瓜拉峇南到马鲁帝，由马鲁帝到丹绒里望，要分别乘快艇及小汽艇或小货船。快艇与小货船，大而安全，坐在其中可稳如泰山。那小汽艇可遭透，巅簸不停的，总令人心慌意乱，坐几次过后，我才适应。第二年申请到石山镇的启蒙学校，校旁即是尼亚河。我在该校一住四载，同事有

又刺激。

上了大船，船上的职员望著我们这两位不速之客，显得又警又喜，他们友善，热情地招待我们，还要我们在栏杆旁留影。

听罢我的叙述，小秦竖起大姆指，连声赞叹。

我说："年轻人嘛！应该充满朝气。很多事情，若在十几二十时不尝试，以后便难有机会了！年纪愈大，顾虑愈多，也缺乏冲劲和兴致。"

小秦说："话是不错，但若果仗著年轻四处乱闯，难免不闯下大祸。"

"当然！"闯"的路线很繁杂，怕的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所以我们要加以选择。最重要是择友而为，与好人为伍，去任何地方都不惧。"

谈起人之好坏，又是另一套哲学。认真地说，少女时代的我，的确太纯真，那些经历，若是人心险恶，可谓危机四伏。所幸他们均是正人君子，给我留下的尽是"美"的回忆。

一九九二年

心　语

一个纯真活泼的小女孩，蹦跳著在游伴间。她正和大伙儿在追逐萤火虫。

「光闪闪，亮晶晶，可爱的小星星。……」

她和他们在月下歌唱，然后又相互以嫩稚的童音讲述听来的有关月亮的故事，再围坐在草地上吃著分别带来的花生、糖果、香蕉和红毛丹。小女孩欢欣得手舞足蹈，她是多么快乐、逍遥！

小女孩逐渐长成大女孩，她的学生与少女时代依然充满欢笑。达观、大方、爽朗、坚强、勇敢、乐天、知足，是她的标志及留给每个人的印象。直至有一天，她走进了寻梦园。她给自己编织一个绮丽的梦。年青热情的她，沉醉在自制的虚幻梦里，于是，一张无形的网自顶至踵地将她罩住。这张网，网住她的青春岁月，网住她的理想，也网住她真正的需求和所爱。

无数个日子过去，她似是而非的幻梦早已破灭。柴米油盐取代琴棋书画，理想抱负变成多愁善感。她试图自网中解脱，重拾自由。偏偏此网已结得根深蒂固，她已无法自拔。她不是懦弱，更不是无能，只是，她拿不起，放不下。有太多的顾忌和包袱，她剪不断，理还乱。斯时，生命的真谛是什么？她早已惘然！她活著，丝毫不是为了自己。「适

应环境、服务社会、牺牲自我」，仿佛成了教条。曾几何时？真正的她已被冰封冷藏。

那是一个意义深长的相聚，滚滚的热流配合温暖的春阳，冰封终于被解冻。久处冬眠状态的她，再度活跃复苏。如一只幼虫蜕变成蛹，终而化为一只美丽的蝴蝶。她始惊觉，浑浑沌沌地，竟然虚度了七千多个朝夕，不禁长叹三声：惭愧！惭愧！惭愧！

或许是近日心绪紊乱所致。一种现实与理想的冲突，一种停滞与追寻的对峙，一种静与动的矛盾！她一时难以适从。即庆幸找回了「自我」，又不忍置眼前一切予不顾。人生在世，本就有卸不下的责任和义务，不是么，她唯有默然，拥著三分无奈，三分容忍，三分迁就以及一分希望，期待著 ..... 。

随意翻阅一本华文作家杂志。在诗页里，有那么一首诗，深深震撼著她。她惊叹于它的作者，在另一个国度里，竟写出了她的心声！刹时她只觉它在牵动著她每一根神经，痴痴的脑海里就仅剩下那一首诗句：

我原已把它
随著岁月埋葬　　留待我
白发苍苍时去追忆
以安慰我的孤寂
而你却把它
掇拾镶成心链　　不在乎
血泪斑斑的伤痕
吻掉它昨日的哀愁
我不敢苛求

你将对它付出永恒　　到底你
已为它谱成引人音符
且为它编织美丽的诗环
愿共醉不醒
若这杯是忘忧酒　　因你我
捆住的毕竟只是梦
一个没有结局的故事

好一个没有结局的故事！好一个令人幽怨难圆的美梦。她联想到，蛹虽蜕化成蝴蝶，却不知前程如何？依然是梦般迷离！明知是梦，却永不息怀，更期盼共醉不醒！此情此景！局外人又岂能明了！？

因为这首诗，她对它的作者神交至深。后来，竟在亚洲华人作家会议的国家代表群中发现作者的芳名，更得悉她乃是位极为年青的佼佼者。于此同时，更自愧不如。

其实，世间上的事，她自个儿常自嘲自慰，感情也罢，事业亦然。成败盈亏，是非得失，均不过数十载光景，有如云烟飘散，转瞬即逝。若能宽宏大量，虚怀若谷，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则必能心旷神怡，随遇而安，且得胜不骄，失败不馁。唯求真正之快乐，愉悦。……

然而，人非木石，当你碰著一些取舍不决的难题或遇到进退维谷的困境，你岂能不觉得忧郁、苦脑！又如在坎坷遭遇途中、重重挫折之后，又岂能不心灰意冷，感伤泪垂！？人，始终是人！除非不做人，才能一了百了。

即如台湾名女作家三毛，她死了！死于上吊！报章上大都肯定的说，三毛是受到各方面的困扰才去意坚决，目的是寻求真正的解脱。

死者已矣！活著的人如她的亲友，却一直耿耿于怀，悲恸莫名。

对三毛的死，虽然很多人不予赞同，认为三毛以自杀了结自己是懦弱、不负责任的逃避表现，又批评她是病魔缠身及消极失意而看破红尘。她不否认三毛虽异于常「人」，却依然是「人」。是「人」就不能摆脱人的各种束缚，所以她最后干脆不做「人」。

三毛的死，她还有一个不同的看法，她觉得三毛选择自缢，也是极其自然的事。既已视死如归，任何一种死法都是一样。何况，她的死尚有来生，来生是个未知数，届时自有另一种生活方式。因此，此生若觉得足够，再活下去纯属多余！那么，早些了却残生又如何不可？三毛其实并非逃避现实，而是真正敢于面对现实！三毛对人生看得太透彻，她不想，累己累人。苟且偷生的人生，她觉得毫无意义！

能够自由自在地活著，又能够坦坦荡荡地离去。试问，这五花八门的世界，又有几许人能做到。

一九九二年

小 妮 子

一日午后，我的车子脚掣失灵，弟弟代为送去修理。

他一发动引擎，小妮子闻声冲出，争著也要上车。

我一把将她抱起，怕她撒赖，哄说替她换新衣，直往屋里走。

灵精的她，唯恐有诈，一脸紧急催促我，“快！快！爸爸走了！”

我故意在橱里东寻西觅，小妮子急得欲哭，她慌忙抓了一套衣裙，双手捧著，瞬即旋身向外飞奔，速度快得惊人。

她终是迟了一步，眼见其父已走，气得大喊大叫，非要把肚里的食物挤出来不可，弟妇与我采用各种骗术，偏是斗她不过。最后还得靠她表姐——妹妹——我小女，拉了她去“抓”鱼缸里的金鱼。

小妮子是家中最小成员，年纪虽然仅两岁余，却是聪慧过人，不但能观言察色，耳听八方，而且人小鬼大，诡计多端。她常爱动她大表哥的东西，一见他来赶紧又放回原处，机灵地道：“不可动的，哥哥骂呵！”

记得昨日我甫抵家门，她明瞧见我回来，却故意不理睬我，但见她斜睨含睥，鼻翼扇动，似笑非笑的背我而走。过后我才知晓，她是因为我前一回不让她跟随，她紧记在

心，当是报复了！

其实小妮子一向最爱与我亲近，由喊“姑”“姑姑”，直至“二姑”，她一天可以喊千百遍。我平日在外工作，一月返家一趟，她仍旧对我不陌生，那种亲切，不减于我自己的儿女。有时她对我的亲热，使我十岁大的小女都吃醋。是缘分吧！小妮子出世时，弟妇在休息，我第一个自护士手中接过她，抱去让母亲和弟妇看。

小妮子长相和性格酷似其父。弟弟自幼爱打篮球，爱唱歌，迄今依然如故。他浴室里大展歌喉，球场上大显雄风。小妮子完全受到感染，未满周岁已成了歌迷，收音机前边唱边扭，节拍准确。稍大时，她静坐在电视前，观看歌舞片，连续剧，看多了，她可以和著唱，先声夺人，咬字虽不清，韵味却无穷，最有趣是每天傍晚，其父去练球，她随后亦坐在楼梯口，拿了其父另一双鞋袜穿上，再抱一粒篮球，似模似样地跟著。

爱玩好动是小妮子的专长，她调皮起来，也会令你吃不消。浑身是劲的她，可以满屋子兜著跑，可以在你身上胡乱跳，更可以把你紧拥著，送你十几个香吻，甚至与你亲嘴，口里嘻笑说：“哦！好香！好香！”或者先亲后嚷：“哼，臭臭的哼！”不屑地别过脸，用小手在鼻端扇个不停。她和堂兄表姐们一玩，可以足足十六、七个时辰不眠不休。往往在祖母房里闹到三更半夜，大人们想尽法宝，弄她出去再锁上房门，她才作罢。

或许是在母体时营养充足，小妮子的体格健硕，食量非常好，她不选吃，鸡鸭猪肉，青菜瓜豆，她都喜欢。饿时，大半碗饭配菜汤，自己一大匙一大匙的送上口，三两下子便“搞掂”，瞧她那副健美结实，人人见了忍不住要在她

臂上捏一把。

小妮子是快乐的小天使，或许她的智商一生下来就高人一等，她说话不仅流利，而且风趣，表情十足，她很小即懂得把鸡骨、鱼骨等从肉里挑出来，吃香口胶更是一流，咀嚼得比大人还久，然后取出对你说："这个不能吞的呵！肠会黏住呵！"一副警惕之口吻。妹妹一提她就翘起大拇指，假期回去总疼得什么似的，还多次问我，她小时候有否似小妮子那般可爱淘气。

一岁多与两岁多的小妮子已有所分别，她一岁多时，尚未明白我这"二姑"为何定期性的来来去去。每次来时，她有几分钟的陌生，然后便亲如生母，每次走时，她爱得如胶似漆，穷追不舍。有次，她随其父驱车送我至车站，我一下车即将门上锁。她出不来，双手抓住门的扶手，整个人挂起来双脚乱踢，喊得歇斯底里，不由我感到一阵歉疚。往后我走时，总是不让她发现，偷偷地开溜。

去年岁暮，小妮子渡过两周岁生日。她忽然间大了，不单是个子，头脑也更发达了。她见我们唱"祝你生日快乐"，高兴得羞人答答，吹蜡烛时，也跟著拍手。叫她拍照，她还会摆姿势！自那时起，她只要一见著蜡烛，她便一脸神气地"HAPPY BIRTHDAY TO YOU"对长辈们，她更加尊敬有礼。何时何地一遇著家人或熟人，她自动先打个招呼。近两趟我回去，她会问："二姑去做工吗？"我走时，她会说："二姑去教书了，拜拜！"也居然已明理懂事，没有纠缠不清。

母亲在后园有块空地，她为了劳动健身，每天上午去种些菜蔬，一做两三个小时。小妮子每见祖母满身汗湿回来，立刻拿鞋敬茶，拉她到风扇下纳凉。那瓷制的茶壶及茶

杯，捧在她小手上颤巍巍的，却是不曾失手，令母亲赞不绝口。母亲有张属于她自个儿的大藤椅，小妮子喜欢趴在其上，但她任何时候一见母亲，便立即让位。若有那个大意霸占了它，她会不客气地下逐客令。

绝大多数的时候，小妮子是个乖乖女，许多轻便的事，她成了好帮手。如：端椅抹桌拿东西，她都心灵手巧，少有差错。她也胆大心细，蚂蚁毒虫她也不怕，过水沟她小心得紧，步步为营。

她最大的克星只有一个：吃药，重重摔一交，她不哭；提起吃药，她恐惧得发抖，立刻全面戒备，使出浑身解数，顽抗到底！所幸药物与她无缘，偶然一两次伤风咳嗽，必须劳师动众，倒药水者、抱紧她的、捉手脚者、捏她鼻子的，再一个硬撑开她嘴巴，搞得她脸青唇白，声嘶力竭，最后才唏里呼噜的大功告成。有时她硬是哽在喉间不吞，有时一吞下又惊天动地的呕出来，致使大人们更加手忙脚乱。

小妮子就是这么一个“呼风唤雨”的小叮当，何处有她，何处有欢乐。每每对著她，我的心也一片清澈开朗。

一九九二年

致先父

写在父亲逝世廿一周年

父亲：

您好！当您接获我这篇迟到的纪念文，不知您会否怪我愈来愈懒散？您的忌日过了，清明节也过了，再写这些东西似乎有嫌多余，是吗？知其不可而为之，真是罪过！可是，如果我不写好，如果我没有留下字迹，我这一年就会在歉疚遗憾中渡过，我会觉得自己对不起您，虽然，或许您并不抱怨，但我已经习惯了。我想，我迟写或早写，总比没有写好，所幸，我在您的忌日及清明节奠祭时，已将心里话禀告您了。

在此，我依然要再细诉一番，目的只盼所有在世之亲友们能永远地记著您，让您的勇敢，您的豪爽，您的耿直真挚，以及一切的一切，永恒地活在每个人的心底。

有关您的生平轶事，我在过去十多篇纪念文里已断断续续地提了不少，为了避免重复，我这里暂且不写，请恕我无暇将留稿翻出来参阅，明年开始，我会尽我所能陆续把您的一切锁事叙述出来，聊表对您的敬爱和怀念。

父亲，我说不出心里的感受，我只想问您，这一年来您是否很忙很好？据大姐说您曾托梦予她表示您在地府任高官职，生活不错，此事可当真？您为何没告诉我们？母亲还说今年的清明节前夕您破例没到她梦中来，难道您是出差公

千了？以您的英明才干，我也相信您会受到阎王重用，我们恭喜您！不过，您在百忙中，可千万要抽空前来看看我们，尤其是母亲，她无时无刻不在深切思念您，而她为我们子女也实在付出太大的代价。大半生的劳碌，她的身体已一年比一年虚弱，可恨的风湿病又阴魂不散般跟著她，害得她不时四肢酸痛无力，浑身不对劲，高明的医生，赐予不少针药，依然无法使它断根，真是令人伤透脑筋。更遗憾的是，我们几姐妹平日都不在她身边，四妹虽未出嫁，但她出国深造去了，两个弟弟又未娶媳妇，而他们俩一忙店务，一忙农场，况且年青人有自己的世界，根本少有时间去过问母亲的事情，可以说，她的心境是苦闷的！近些日子来，我与母亲接触最多，也最了解母亲的情怀，有时看她忙里忙外，独自一人肩挑大梁，我心里会感难过，我不禁暗忖：嫁出去的女儿，真有如泼出去的水么？既使不是，又能帮上多少忙？她们在夫家已担上一个放不下的担子，就是有心，力也不足了，您说多可悲？您在我们小时曾劝解母亲说您的女儿胜过别人的男儿，唉！如果我们是男儿汉，该有多好！我如今唯有替母亲祈祷，但愿上苍保佑，加上父亲您泉下有灵，祝福弟弟们将来娶个好太太，能体谅母亲一片苦心，与她和谐共处，大家同欢共乐，让她安享晚年，那么，我们做女儿的也就心安理得了。

今年的清明扫墓，我们除了给父亲祭品，小弟与我还亲自制作了几样东西赠送给父亲，祖母也有，请您们笑纳！不过，我要奉告您一声，我们都不内行，手工很是粗劣，那辆大房车，那个小茶具，都要麻烦您再加修饰；即如婶婶所言：你那个茶壶，恐怕会漏水，千万别叫祖母给烧水熨著了；又如您女婿所言：这车子轮胎装制不稳，车身也不滑，

可要害父亲大修理一场了，还有，小弟制的那架协和喷射机，我那间云山别墅，都做得不够现代化，鞋子也不是皮鞋，总之，可能全不如您的理想，希望您不嫌弃，找个高级机械工程师给它们装修吧！您知道，无论如何，那是代表我们一片孝心和敬意，母亲说，买的虽然好，怎比得上自己做的尽心尽力！我看得出，母亲心里是蛮高兴的。有些人见到我们在忙碌，还以为是要参加提灯游行，也有些亲友知道我们做给您，笑说别忘了给您弄一张国际护照及通行海陆空驾驶执照。哈！父亲，这一切对您来说，应该是一个大好消息，不是吗？人家不但没有取笑，反而大加赞赏一番。回忆那天我们每个人捧著一件赠品叩拜，然后焚化，物轻义重，冥冥中似乎看见您兴奋地高声朗笑，我不禁默然，儿时的欢聚，何时能再？何时能再？如今，您与咱们是阴阳相隔，我们相见，只在梦中了！梦，梦，来吧！父亲，我祈望您到我梦中来，还有伯父，祖母，您约他们一道来吧！我好想见见慈祥的伯父及从未谋面的祖母。您们来时我要详细地介绍每个外甥男女及您的大长孙给您认识，他（她）们加起来共有十位了，女的亭亭玉立，活泼可爱，男的健康强壮，淘气聪敏，除了我和三妹的小女及哥哥的儿子，另外七位都已入学，最大念六年级，最小念幼稚班，他们的成绩，大部份都相当不错，看来将来还有可能出人头地呢！

好了，外面下著雨，风很凉，夜已深，我谨此搁笔，愿父亲庇护我们合家平安，让您的儿女，女婿们事业蒸蒸日上，生意兴隆。再见！

一九八三年四月十二日

二女儿叩下

梦断天涯

今夜，我又回来了，我特地回来看你，以及孩子们。因为近几晚总下起倾盆大雨，我担心你们会受冻，你们都不习惯盖被的！

果然，你又衣著单薄，卷缩著身子，小女儿紧靠著你，显得有些凄凉。我很想上前替你把被盖好，或用自己的体温给你暖一暖，但我又怕弄醒了你，而且，我已无能为力了。

我唯有轻悄地站立在房的一角，静静地注视你。虽然我知道你是看不见我的，可我仍然怕会吓著你。我很清楚你为了我，一直忧伤悲戚，你难得一次熟睡，我又怎狠心吵醒你？你已经够可怜了！我把肩上的担子全给你去挑，令你不得不咬紧牙根苦撑下去。我知道，你在他人面前虽强颜欢笑，但你一忆及我，你就热泪盈眶。你每在夜深人寂时，独坐窗前或紧拥抱枕，暗自饮泣。……唉！是我累著你！可我又能怎么办？我何尝不是苦不堪言？我多舍不得你们！我的离开完全是无可奈何！我迄今亦不明白，为什么上苍要我突然放弃一切？！还使我痛苦而终！

你也许不了解，那最后的两星期，我的内心其实苦极了！病魔缠得我心力交瘁，我知道我已不久人世，只是，我不忍心告诉你。你尽一切努力来挽救我，无论多忙多累，你

依然风雨不改的来照顾我，安慰我；你对我的病满怀信心，你认为我一定可以战胜病魔。……既然你丝毫没有怀疑，我又怎敢向你吐露实情！下意识里，我也希望有奇迹出现，所以在留院时，我最重视的两件事情，便是吃药和喝灵符水。药是治病，符水是驱邪！神明说我不但有肺炎，还中了邪！我也有同感，然我实在不明所以。记得在我离开你们的半个月前，我不是还挺健硕的吗？我只觉些微感冒，此乃凡人都有的小疾，毫无大碍呀！但为什么？为什么一星期后，我就大病不起，食不下咽！我发烧发冷，我精疲力竭。最糟是我的双瞳，简直无法睁开，犹如我的三魂七魄确已脱离我的躯壳，而我但感心肺疼痛欲裂。你见我用手掌轻抚胸口，你更无微不至地照料我。你日夜为我奔走，日夜服待我，我从不曾见你如此低声下气过。

曾有一晚，你为我彻夜不眠，女儿醒来要你休息一阵，你说不累，我取笑你是铁人。你似乎很欣喜我居然还会开玩笑，你又怎晓得我的心在滴血！我见你们母子几人，常为我挨饿受冻，我的心又怎么过意得去？尤其是大儿子，才十五岁的年纪，竟在医院里陪足我两星期，可惜我又不能和他好好相聚！他是个孝顺儿，他虽明显地消瘦下去，我却没听到他一句怨言。这孩子，我一直惦念他不在身边，好不容易待到他学年放假，岂料我又病入膏盲。……某日下午，我暗示他，我这一生也许就此完了！我教他日后做人千万要谨慎，不可行差踏错，不可贪财，和弟妹要和气。……我不知他听懂没有，但我看得出他和你及母亲一样认为我不久将可复原。

是天意吧？！有云："閻王要你三更死，不会等到四更时！你与我妹妹在我病后替我问神，不正表示我将有大

劫？在十天内能跳过则过，跳不过便完了。结果，就在第九天夜里，我忽然胸口异常发闷，五脏六腑均感不适。我的血压下降，心脉微弱，腰部肿胀。……至第十天清晨，我嘱咐你去为孩子们做学生准证；我告诉你我今天这一关可能过不了；我要求用轮椅推我到外面去看看走走。……那是我的直觉，我知道我即将离开你们了，而你，依然是抱著希望，细声叮咛我要坚强，不可灰心，病迟早会好。……我唯有点点头，我心中再度燃起一线生机，盼老天爷网开一面，额外开恩！让我渡过这第十天！可是，可是，就在我们谈话之后，医生来了！这位已经辞职未走的医生，他竟然认为我必死无疑。他杀那间成了刽子手，使我原已呼吸困难的器官，几分钟内停止了操作！当时，你和母亲及孩子们全守在病房窗外，我欲呼唤已来不及！我未有一句遗言，即遗憾地走了。……”

在你和孩子们被通知进来见我最后一面时，我仍是有感觉的！医生一句“SORRY”，你才大惊失色，狂呼为何不叫你，你有话要对我说。你失声恸哭的同时，又骂医生及全体护士害死了我，你冲动地要踢掉那个盛著从我肺部抽出液体的瓶子，又指著那些值日护士骂她们失责及缺德，还质问医生为什么明知晓我不能躺下却偏偏要我躺下而造成呼吸阻塞致死！……你那凄厉沙哑的哭喊，令我听了也不禁惨然泪下。是的！这第十天，若是医生不令我躺著，若果我能平安渡过，或许我就逃过了劫数！是命！命中注定！我只有认命！你闹了一会，冷静一些了，你拥著我依然温热的身躯，伏在我的脸上，哀哀哭泣，一边念念有词，要我放心地走，你无论如何会把孩子带大。……我稍为安心了些。

如今，我真的走了！走出你的生活圈子，走出你的生

命！我不晓得我能否常回来看你们，我已在另一空间，和你们背道而驰。.....所以，你千万别太折磨自己，家里一切全靠你了！你一定要好好保重！三个孩子算起来都很懂事。大儿子外表看来是较柔弱，我希望你多鼓励和扶持他，开导他，他是很聪明而肯动脑筋的。二儿子资质也不错，做事勇敢快捷。性格虽粗野和固执了点，但他吃软不吃硬，你也不要太指责他，有事慢慢教，他会明理的。小女儿这刁蛮妹，她是三个中叫我最放心不下的！她聪明绝顶，人小鬼大，往往想得太多。近来因为你常感伤，她竟也不时偷偷拭泪，真担心她会心理不平衡。另一方面，她又爱管别人，且对任何事物都诸多不满，如果没有好好教导，怕她长大后盛气凌人，自鸣清高，那她将来就烦恼多多了，而且，她很好胜，感情又丰富，发展下去亦可能对自己不利，所幸，她的人也凡事讲道理的，小小年纪倒有“同理不同亲”的倾向。但愿你时时督导她，让她及两个哥哥健康地成长吧！.....

我始终觉得，你和孩子是我的最爱。我们认识，前后二十载，虽尝尽酸甜苦辣。也练就一身斗志。最难忘是在婚前婚后的两人世界，多少个晨昏，我们共谱恋曲，同唱生命之歌，甜中有甘。即使吵架，也颇值得回味！我们也预定了几个“五年计划”，间中虽遭受不少风风雨雨，我们仍然同心合力，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和经验，共谋对策。无形中，你成了我精神上的支柱，你使我一直屹立不倒。

忘不了在七年前，我只身离乡背井，初时仅为了区区数百元，我勤奋地干。三个月后，你也带著孩子们来了，我们一家人在异乡落足，一切重新开始。岁月匆匆幌过，二千多个日子逝去，在我们克勤克俭的努力下，总算有了成果。我的债务已偿还七七八八，孩子们均开始长大。我们正计划

著三两年后再返乡造一栋房子，安居乐业。——记否？在那最后的一聚，我和你还在讨论有关建屋或购屋之事，更订好机票准备合家回K城欢渡新春……

罢了罢了！曲未成而弦已断，歌未完而声先绝！请原谅我，人算总不如天算！再见了！天之涯，海之角，祈盼后会仍有期。

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八日稿

初　试

萍：

近佳！难得你在「坐月」还致函予我，虽然只写了一张信笺，但你这份心意，太够了！其实，你不回音我也万万不会见怪。

接到你来鸿的那一刹，我亦深深感染了那份欣喜。你说你这胎如果不是男的，你可能不会有那份「骄傲」、那份「威风」，你甚至怀疑自己重男轻女。其实，此乃正常现象，天下父母心，有女必有子，有子亦必有女。君不见「女」与「子」合在一起才是「好」，有子无女或有女无子皆非「好」也！你有了两女，不盼个「子」方为不正常，对不？

我一直认为，以你的才华，若能真正执起笔杆搞文学，绝非一般写作人可比。可记得十年前你我参加征文比赛，你一篇散文，(还是处女作)得了个首奖，我的小说(当时已涂写了好几年）却只得次奖。由此而知，若是环境允许，你的文学成就是足以预见的。你曾说你平日懒得动笔，更不愿深入思考任何问题。当你欣赏了一些优美且较有深度的作品后，你偶尔也有下笔的冲动，但你始终不敢一试，你唯恐一有了开始，你会太投入而走火入魔，或许就不顾一切了.....以一个作家而言，似你所说此种忘我境界，正是成功的要素！能够写得废寝忘食，正表示你与作品已融化合一。

我倒还盼望你能参予我们的文艺组织。我想，你的担忧我是可以理解的。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社会仍不能完全男女平等。男人的优越感使到很多原则依然以男性为中心，而男人在「大男人主义」的支配下，总是无法迁就自己的妻子有她自己的世界与理想。在他们的心目中，女人不做自己的贤内助而发展她们的事业是很不光彩和失体面的。你或者该设法和另一半先行沟通，你们之间如有默契，自然可拉近距离。我认为既然你有如此优厚的条件，舍弃了的确可惜。

你问我「函授」念得如何了，不瞒你说，我的进度缓慢，三个月才缴了两次「作业」。首个月我未收到资料，第二个月前十多天适逢学生期考，后两星期不巧二儿子又动手术。直至第三个月不得不下点工夫，则每天利用晚间的一个半个小时。十多天前，我总算首次交了卷，心也宽了些。此种「文学创作研习班」是著重培养文学创作人才，通过「文学创作」、「现代文学」、「古典文学」及「现代汉语知识」等四门课程，使学生获得文学基本知识，掌握文学创作要领等。课程安排分三年进修，每年须完成三篇习作，总共九篇、三篇小说、两篇散文、两篇诗，一篇戏剧剧本及一篇创作体会。我不敢肯定我能否念完，尽力而为则已。

有关投外稿，我是希望能尽量尝试。自从去年十月参加了「台湾作协」于台北主办之「世华作协」首届大会回来，一颗心便开始兴奋激动，不敢说能跃上文坛，却直接刺激了我的求知欲；尤其今年来「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副会长戴小华寄来表格，嘱我加入为会员：「砂罗越华文作协」会长吴岸表示我已成为作协正式会员；「美里笔会」主席劭安先生亦于上个月宣布已获得政府注册成立；「汶留台写作组」更积极主办各种活动如：「文艺营、「征文比赛」等。正所

谓「喜事重重」，我顿感海阔天空，任我翔。况且，「台湾女作协」会长还热忱介绍了该地的几个报社副刊让我投稿：「新加坡作协」会长黄孟文博士按期寄来他的双月刊「新加坡作家」供我阅读；南加州有位大剧作家也千里迢迢寄赠一本他的巨著予我；另一位女硕士作家亦不断鼓励我多写稿，交换作品互勉！.....相比之下，我岂不自惭形秽？暗下决心非提高水平不可，至少也不输人太多。我的「函授」意念即是那时兴起的。遗憾的是我的生活总是太紧张忙碌，担子又卸不下，往往写了稿连重修都没机会，寄一篇外稿更得费一番工夫.....。或者，这一切多少出自我的心态问题，我未能做到专心一志吧？！

总之，阅读，写作已成了我生活的一部份，只盼自己真能似吴岸学长所说：扩大生活圈子，提升对事物的分析力，从美学上接受更多新的观念，在写作技巧上吸取别人特长，勇敢地自我突破。

好了，话长纸短，最后尚得告知你，「减产」好过「难产」。如是「精英分子」一年仅「生产」三两篇已足够。

顺颂

合家安康

煜煜

一九九三年

发挥文艺力量
涤清功利社会污染

作为一个作家，主要的工作就是利用我们的笔，写出好的文学作品，制造文艺天地，让人们享受物质以外的精神食粮，给人们提供紧张生活以外的心灵慰藉。

无论任何地区，作家均负有重大的使命。作家对一个国家的影响力举足轻重。一个伟大的作家必能本著自己的良心，为人性、为道义、为建设、为理想而奋斗、而奉献。他们不求功利、不畏权威、不惧艰苦，更不气馁地持续他们的工作，直至最后一分钟。然而，在这科技发达的太空世界，人们为追求物质文明，追求名利地位，往往低估了作家的价值。他们认为作家是无能的，文学作品更是无聊的！许多时候，作家被视为最低等的爬格子动物，他们得不到好的待遇，他们仅仅受一小部份人重视，他们的生活清淡而孤寂，他们的作品少人问津甚至不屑一顾。除了写消闲小说和低级趣味作品或黄色书籍较受欢迎外，真正搞文艺活动，写文艺书刊的作家们多被排挤与冷落。

但是，尽管文艺作家与书籍被孤立与拒绝，这并不代表文艺力量薄弱。文艺工作乃千秋大事，文艺工作者自始至终在默默地耕耘。他们正如潜伏在山腹中的清泉，耐心、坚毅的，缓缓择地而流。有朝一日被掘井者发现了，便立即掌

握时机，尽量发挥其功能。虽则我们的社会是个功利社会，一般人都有「头可破，血可流，功利不可不追求」的倾向。他们被功名利禄冲昏了头，一口咬定除了钱财名利，其余一切均是多余的。他们似乎患上精神贫乏症，表面上他们非常满足，实际上却感到寂寞空虚。幸亏相对的尚有不少的文艺爱好者，他们特别热爱文学，他们不会为了酒色财气而放下书笔，他们反而写了好多文章，借著文艺的力量改变人们腐朽、固执的思想。

文艺的力量是无形的，要如何去发挥，使之可以改变满脑子铜臭的人们，并且涤清已受功利污染的社会，这并不是个简单的问题。尤其功利主义在我们所处的环境早已根深蒂固，欲彻底拔除实非一年半载之事。按理，我们首先要了解功利思想对他们影响的程度以及利弊，然后按部就班，潜移默化，适当地提高文艺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学生是国家栋梁，正处于学习与萌芽的阶段，他们性本善良，思想还很单纯，他们有敏锐的思考力和丰富的想像力，只要我们不断地开导与启发，灌输优良的文学思想，再引发他们对阅读及写作的热忱，使他们明白文艺可以培养高尚的情操、陶治心性、创造快乐的精神生活等。一旦他们对文艺产生浓厚的兴趣，他们便会对文艺执著，进一步壮大文艺的力量。当学生时代打好了文学的基础，踏出社会后便可以继续向文艺进军。即使有些没有走上文坛，至少他们对文艺已有一定的认识。在这同时，有赖于文坛前辈多举办学术性的健康文艺活动。除了纯文艺性质的文艺营、研讨会、讲座会、征文比赛、组织文艺团体、出版刊物外，我们还可以举行联谊会、郊游会或文娱晚会。节目尽可能多样化，举凡音乐、歌舞、戏剧，甚至游戏、运动等均可，让各阶层人士有机会参予，

以广集人力，达至「文艺有我，我有文艺」，遂使文艺成为一支社会主流及原动力。

我说过，现今的社会是一个功利社会，为了达到目的，人可以不择手段。举个最普遍的例子：张三有困难向你借一笔钱，一个月后还你，你要加收他若干利息；李四是个富商，你千方百计要与他为友，用意是要他协助你建屋筑路或申请某某执照；又如某小姐为了要升任总经理，不惜牺牲色相；某先生为了优厚佣金，不惜降低人格，心狠手辣；某女士为了「出人头地」，更不惜抛夫弃子，嫁作黑市夫人。诸如此类，均是为了功与利。一个人为了功利，可以埋没良知，可以为所不为，他们似迷失方向的舵手，只晓得向前进，盲目地奋斗，盲目地寻觅。此时，若果没有真正打著文艺旗帜的有识之士，勇敢地向他们游说、劝解，他们将永远执迷不悟。

文艺的路途虽崎岖，前景却是一片光明。所以，为了不使功利思想腐蚀了人们的心志，我们每个文艺工作者都有责任尽量发挥文艺的力量，整肃社会风气，使环境不受功利的病毒所侵害，进而维护社会的健康和平。

一九九三年

顾城之死

近日，文坛上传出了两件大事，一喜一丧。

喜事是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为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她得奖的评价是：她能够深人到自己文字的深层，这种文字能力企图静脱种族所造成的束缚，然后以一种具有感染力的诗化文字表现出来。

她的小说具有很强的洞察力与美好的诗化语言。她的成果是黑人的光荣，也是我们每个人的明镜。

丧事是中国诗人顾城于十月八日，在其隐居的纽西兰激流岛上，杀妻后再自缢身亡，夺走了两条宝贵的性命。

由于一连读了好几篇有关顾城的追掉文字，脑海里便一直萦绕著顾城的一切。除了婉惜他及其妻谢烨的英年早逝，更希望能通过那些文章了解他的身世。

顾城今年才三十七岁，小时曾随父亲被下放到山东放猪。后重回北京。

十年前与谢烨结婚。婚后四车申请出国获准。

他们先到香港，第二年赴纽西兰定居，育有一子，名木耳。他曾被聘为奥克兰大学亚语系研究员，后辞职不干，一家三口隐居在纽西兰一个荒凉的海岛上，养鸡种菜，过著原始的生活。

他们没有别的职业，几年来，谢烨帮他料理一切俗

务，他则埋首写诗，偶而，美国、德国、纽西兰的大学会请他去主讲文学课题。

顾城是一个很有才华的朦胧诗人，他真正的学历只有小学程度，二十岁开始发表诗作。他与中国著名诗人北岛、杨炼、舒婷、江河等成为朦胧派诗人代表。

他的作品有《黑眼睛》、《城》、《水银》、《顾城诗集》、《雷米》、《顾城寓言童话集》等，大部分已被译成英、法、德、西班牙等国文字。他在今年初还获得德国伯尔创作基金，在德国完成了一部十七万字的长篇小说《英几》。他的文学成就可谓相当非凡。

以一个有如此卓越表现、才华洋溢的年轻诗人，却会采用毁人自毁的暴戾手段，实在令人怀疑和不敢恭维。据他父亲顾工说，他之所以出此下策，有以下三个因素：

第一，他深爱妻子，没有谢烨他活不下去。

第二，他小时曾跌倒，大脑受过重创，有间歇性的精神病倾向。

第三，他对现实生活非常不满，内心压抑太重造成心理不平衡。……知子莫若父，想必他的说法可以给顾城的死下一注解。

另一种说法是：顾城常有光怪陆离的念头，他从少年时便幻想著如何自杀。

顾城的偏激，自他与人的一次对话中可以见证："我是一个偏执的人，喜欢绝对，朋友给我做过心理测验后告诫我：要小心发疯。

朋友说，我有种唐，吉诃式的意念，老向著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高喊前进。我想他是有道理的。

我一直在走极端，一直在裁判自己，在我生命里总有

锋利的剑，有变幻的长披风，有黑鸽子和圣女崇拜，我生怕学会宽恕自己。”

我想，再没有一种解释比他自己的这段剖白更了然。他的所作所为，如离群独居，与世隔绝，同时爱两个女人，都是莫名其妙，走极端的行为。

如果他的内心不是太过困惑与迷茫，他便是有心理变态或走火入魔，否则，就是再冲动，可能也下不了手，更不甘就此了结。

他的姐姐顾湘形容这次悲剧是他们俩在德国时，谢烨被一陈姓华裔男子狂热追求，并到荒岛向谢烨求婚。谢烨亦有意离开顾城，他一时冲动便酿成大错。……

无论如何，死者已矣！虽然很多人认为他死不足惜，他的死，得不到人们的同情，他的杀妻，还被指是“犯罪”！

但，原谅他吧！他死之前，内心一定也很痛苦。可怜他一个海外飘零的诗人，这个时代不利于他的因素太多了！就当他是小时候脑震荡，引致精神分裂所使然吧！

一九九三年

文教学、康乐活动等为主，每科有不同的担任导师。

教学，其实最重要的一点是：教师在上课时能否引起学生听课的兴趣。此点，这次给我们辅导的每位教师皆可得满分，相信他们在本质上原已相当优秀，加上尽忠职守努力负责，因此效果十分不错。如陈正治教授主讲“活泼教学法”。他表示教学主要是培养学生语文能力，说话技巧。语文教学非常重要，真正的教学法并非只教认字和造句，应分三部分著手：语言层次、文学层次及文化层次。语言层次是单一的认字、念书、构词、造句：文学层次研究作文，结构和技巧，并注意文章的美与动感：文化层次则教我们运用头脑，发挥想像力，提出问题并利用机智处理问题，还要理解课文大意主旨。好的文章应效法。

陈教授总结说，教学的目标是语言、文学、文字。还要认知儿童心理学、利用儿童语言。以学童为主，多用有趣方法，少抄写，由静态到动态，尽量把儿童带到生活里去。想办法生动活泼化，才是先进教学法。

另外，洪美慧主任主讲时，也强调说话教学的重要。要让学生多发表，如轮流报告大意，由最差的先发言，好的加以更正，接著才深究内容、朗读指导，模仿作文，引导思路等，她认为现代的数学，老师要装傻，少说多问，最后再以会话达到生活教育的目的，时间方面可由老师自行分配。

作文教学是由李春霞主任主讲。(她也是女作家)她解释作文乃是用图画、文字、语言、符号来表达思想的一种方式。华语的教学以说话、读书、作文、写字四种配合，而说话是培养作文能力的前奏。通常一年级的学生就开始作文。学习作文应从看图作文开始。看图作文的优点是能帮助小朋友选择材料，指引思考，诱发想像力。对程度较差，思路欠

通，想像力较弱的儿童，也能从相互关联的图画中，凭视觉的认识，把一个完整的故事，简单扼要地叙述出来。除了看图作文，有兴趣的同学，还可进一步写儿童诗，看图填词及看图写剧本。有了一定程度才拟题让他们习写作文。

李主任又说，在教学中，对低智能、领悟力差的同学，应加倍付出爱心及像对待客人般招呼他。

“拼音”这门课，在我想像中以为一定枯燥无味，理由是主办当局选用的教材依旧是注音符号教学，而我早在数年前已改用汉语拼音读本。但事实则不然，负责老师苏兰小姐有她另一套教学法。她把所举例子全部用电影机反映在黑板上，每字每句教我们发音。然后点名令我们个别朗读。这无形中制造了很多笑料，我们这些海外长大的“半桶”水（除了曾留学台湾的几位），大部分发音都不准，一试再试之后，部分同事紧张加上害羞，朗读时急得嘴巴两颊直发抖，有者愈是想念好，愈是念得糟，惹得哄堂大笑，气氛亦随著轻松不少。

上“民俗技艺”一课时，场面也颇轻松。记得那天下午不巧停电，课室里暗沉沉的，周凤华老师写在黑板上的字无法看清，我们唯有四处调动位置，最后全挤在窗口下或围在老师身边。周老师对每位同事不嫌昏黑，分秒必争的行为大为表扬，也更落力而为。我们这堂课所学的是制作耳环及双联结项链，很遗憾因光线不足而影响进度。

另一堂与手工有关的课程是“纸艺制作”。这节课一开始，吴志芬老师熟练的剪纸法就将所有学员深深吸住。她先教我们剪各类花形状如桃花、梅花、樱花等，然后剪字形，她以‘春’及‘寿’字为例，剪出平面的、立体的、正方的、长方的、圆的、也有字在花瓣中的，如梅花春、桃花寿、每

个花瓣一个字，充满艺术和美感。除了剪花瓣，剪字，我们亦学剪图案。按照吴老师教的方法与步骤，剪来可说轻而易举，首先剪成的还即刻受到赞美。但见同道们个个兴致高昂，速度快的剪制一种又一种，较迟缓的只好拿她们的作参考而悄悄埋怨时间不足。三个小时就在指缝间不知不觉地溜走了。下课后，大家忙著收集自己的珍贵产品，以备带回汶莱当样本。

在整个研习课程中，节数占最多的是唱游。担任唱游课的导师是一位小学校长辛玉蓉小姐，她不单歌唱得好，舞跳得妙。而且很有音乐天份，据她自己说，她虽校务繁忙，却特别酷爱音乐。此次为了要给我们授课，她在百忙中仍自编了一本完整而设计美观的歌书分赠予我们，内里还附录舞蹈说明，其重视及认真程度，可想而知。

“唱游”，顾名思义，既要唱，又要四处游动，必须歌舞相配。这对一般年岁较大或少运动者也许不太适合，对一般没有唱歌或跳舞细胞的人亦无法跟随。于是，同道中有些手忙脚乱，错误百出，有些东奔西闯，汗流浃背，闹了不少笑话。但之中也不乏歌声甜美，舞姿轻盈的，瞧她们细腰款摆，体态袅娜，我心也不禁飘飘然。不过，跳和唱得好不好或会不会还不太重要，只要我们用心，掌握一些基本舞步与唱法，其他可随心所欲，灵巧变通。

研习的最后一课是欧用生主任主讲的“潜在课程及其启示”。他说明课程结构可分为正式显著课程，理想课程及潜在课程。在教学中，老师要教的是显著课程，但其中有潜在课程也同时让学生们学到了。他以“狼来了”一文为例。（这是讲述一个连续说谎的牧羊小孩，最后他的羊被狼吃掉的故事。）“狼来了”的主题是教学生要诚实，诚实是显著

课程，但学生无形中学到了说谎，而且可以说两次。说谎即是其潜在课程。这说明教师教什么，不等于学生学什么。

欧主任又说，潜在课程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它的特性是概念分歧，无所不在，有一定的影响力，它给我们的启示是：发展人文精神，发挥境教功能，重视典礼仪式的教育价值。善用青少年次级文化。慎用辅导技巧。对教师有反省与批判作用。是觉知教育革新的陷阱，可加强质的研究，所以，教师在面对潜在课程时，要敏感，反省，接受不同的意见，不断思考进修，订下计划逐渐进步。

除了上课，康乐活动亦是研习中的高潮，大家可借此松弛一下疲累的脑神经和做一些健身运动，往往是充满青春活力的吴主任带领我们跳一些活泼的舞和玩一些趣味横生的游戏，其时我们的穿著可尽量轻便，无拘无束，又笑又跳，仿如刹那间回复了童年。

了解了我们研习情形，请再看看我们两天的教育观光。

其中一天，我们参观石门水库和小人国。石门水库位于大溪，建设工程宏伟，气势壮观，风景宜人。我们沿著石级，登高远眺，心胸一片开朗。

小人国位于关西龙潭六福村，是桃园县与新竹县交界处。沿途经过许多茶园，有茶艺中心，盛产各种名茶如龙泉茶、乌龙茶等。有个龙潭观光大池亦属风景区之一，景色更美。

对台湾小人国，我闻名已久，今次得以一睹风采，更觉不虚此行，该再次感谢侨委会对我们的照顾，不但入门票不必我们买，连吃的喝的都一律替我们包办，使我们有宾至如归之感。

抵达不久，正好赶上观赏精彩的民俗表演。节目计有土风舞、民族舞蹈、杂技、采青、叠罗汉等，表演结束后，我们齐集在场内享用丰富的饭盒。渐渐地，游人有如过江鲫，大家开始跨进小人国的世界乐园了。我走马看花，欣赏著各个风景建设，还摄下倩影留念，这是真正地将世界浓缩，把文化凝聚，让欢乐留住的地方，它有东南亚最具规模的游乐设施如浑圆宇宙、狂刮幽浮、星际大奇航等，在迷你王国，可总览世界各大洲的奇景奇观，眼界为之大开。迷你中国、台湾则汇集了中、台建筑景观精华。我们目不暇给，边走边看已花了四个多小时。

参观阳明山及故宫博物馆是安排在另一天。那天天朗气清，吴柚主任一路介绍国中，国小的近况，她说目前台湾的教育水准相当高，几乎在全国各地，每间学校皆有传真机，电脑设备，每个教室有电视、录音机、冷气装置，学生上课非常舒适。每年，政府还给每班拨款十万元（台币），充作教育经费。

车子走了一小时二十分，终于来到阳明公园。山上的空气更清爽，可惜花季早过，除了满山枝叶，瀑布喷泉尚可称美景。

去到故宫恰是正午，大伙儿先在大门前集合，等候餐馆负责人送饭来。分配妥当，各人自组一团到园亭里用餐。休息时，我与九汀及都东几位老师和吴主任聊得颇愉快，之后又在花园里四下拍照。此地景色更幽美，小径旁枝叶繁茂，大树下绿荫蔽日，池畔杨柳低垂，池里鹅鱼争宠，我瞧呀瞧的，竟无故醉了，醉在如诗如画的环境中。

参观故宫博物院时，我们分成两组由事先安排好的专人带领并加以讲解。我们欣赏全中国最值钱的玉器古董，雕

刻画屏以及其他珍贵的东西，获益不浅。

十多天的研习生涯中。另有两件事可值得一提。一是辅导主任及全体辅导员特地安排一晚为我们举行庆生活动晚会，其性质有如结业典礼。除购买一粒大型蛋糕与大家分享，还准备余兴节目助兴。最难忘那晚汶中与奕中教师演出一出“戏凤”，他们的造型及演技，赢得全场热烈掌声。间中又有各校代表唱歌或舞蹈留下美好回忆。另一是在九月一日那天，我们原定计划是到大观国小去观摩教学，后因前一晚台风来袭而取消。据报告台风是在子夜时光临，所幸是小级台风，造成的损失不大，但因恐还会继续吹袭，便宣布受影响地区停课一天。我们这群海外华裔，躲在板桥大观路的研习会所宿舍里，竟是毫不知情，这天清早见满地落叶，有些断枝掉在地上，再听气象台报告，方知一切。

国小去不成，我们有些遗憾；听说有台风，我们反有些兴奋。兴奋本不该有的，但我们大多数从未体验过台风的滋味，难免跃跃欲试。因此，当我们在室内做康乐活动时，总不时注意窗外。不久，在台北市观摩教学的汶莱校长主任团抵访，他们表示他们那一带所受的破坏稍大，听说有一辆车翻了，一棵树倒了，马路上堆满破损的两伞。

大约十一时许，风势又开始转急，一阵阵的暴风雨吹扫得树儿东倒西歪。我们站在饭厅前观望，目睹狂风骤雨不断地横扫肆虐，我们变得担忧起来，若果风势一直加剧，可能就要变成大台风了。届时，飞机、火车一切交通工具可能都被迫暂停，我们三天后的班机说不定也要延期呢，别说过几天，我们其时欲自饭厅回返宿舍，间中只有一小段距离，却也成了问题，猛烈的风使我们撑不住伞，有两位同事才起步即被吹断了伞骨，结果我们宁可冒雨飞奔回去。台风可真

不是玩的，幸好下午台风又过去了。

汶莱教师研习课程终于圆满结束了，在颁发证书和纪念品后，声声再见和声声祝福中，我们回抵汶莱。第二天，我随即上课，可脑海里充塞的，仍是一幕幕鲜活的，可贵的研习情景。

一九九三年

一千零九十五个晨昏

毕德：

近来可好？这已是第三次为你执笔，不知是否工作及一些其他事情太过忙碌，或是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绪化作祟，脑子里像是塞得满满，又似乎空空如也！

昨日老大方考完S.P.M.文凭试，今早便大包小包从美里乘德士赶上来。老二借偷一天懒，提前到路口等他。我佇立在门前向下望，但见他两兄弟奉著包裹并排走上斜坡，稳健持重的，刹那间，一股既安慰又感慨的情怀涌上心田。难得老大那么细心，交待他买的祭品非但齐全；份量还很不少。另外，他还带来家母准备的鸡鸭，说是自家饲养的可省些钱……。三年了，母亲对我等的关怀，仍是无微不至。

常惊叹岁月的流逝太过匆匆，如今，一千零九十五个晨昏，也这么样悄悄地过去了！很难说这是一段如何的日子，得失取舍间，我也不想解释什么，更不想像过去两年那样挖揭创伤。请别怪我没任何交待，你想知道的，你自有办法获悉，你不想知道的，我说了亦多余。经历了这些年，不超凡脱俗也世故了，许多事情已能看淡看透。孩子们在逐渐成长，我的责任是对他们奉献爱心，让他们完成学业。以他们目前的表现，肯定会超越你我，而且超越很多。对这点，你应该感到自豪。我不介意要付出多少代价，也不要求回

报，只要环境许可，尽我所能栽培他们，将是我最大心愿。虽则现在的社会非常注重科技，工商业逐渐电脑化，我们固有的知识，已然显得落后，将来能否适应他们的新天地我不晓得，但我不会杞人忧天，最起码，我还有自己的嗜好和兴趣，我也学著吸收新知识。

请别误会孩子们排挤我，我们相亲相爱，他们甚至认为母亲至上。我这是就事论事，我们的社会似乎只著重科技发展而忽略道德教育。大部分年轻人都不理伦理道德这一套，何谓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礼仪廉耻，何谓尊师重道、敬老扶幼、谦恭有礼.....他们一律不为。有者认为太老土，有者觉得太婆妈，更有者说多此一举——幸亏现在流行中文热，中国大陆开放，导致人人学中文，东方文化在不久的将来或可通行全球。如此一来，融汇在中文内的道德伦理，应能打动一些青年的心。

抱歉扯远了，写此文之意，除纪念外，原是欲告知你，明年今日，我不打算再写此类悼文（包括写给先父）。如此做法，并非企图淡忘，而是觉得有心并不一定靠形式表达。

常怀疑你存在的真实性，也仍然不明了灵魂何所在。我能做的，仅依照传统习俗，逢年过节至诚地给你献上祭品，让孩子们恭敬地向你叩头，祈求你庇佑合家大小快乐、平安。（即如我们兄弟姐妹每年奠祭先父那样）

再见！正值你的忌日之际，寥寥数语，略抒思念之情。

祝　安息

云山女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清幽伴我

晨起，拉开门户，冷冷的清风迎面送来，惺松睡意刹时变得精神舒泰，困意全消。倚栏远眺那一片翠绿，以及那翠绿前方的深蓝，心中顿觉爽快惬意。

自小就喜欢那丛林的青绿，喜爱那大海的浩瀚，常想若能化成一只鸟儿，我宁可栖身树梢或翱翔海面，无拘无束地，悠游自在的，俯视人间冷暖，洞悉世事沧桑，任我自由往返，或作客白云深处，或探探溪中小鱼，或沾沾叶尖露珠，或点点海上浪花。那份怡然自得，何等美妙，何等逍遥！

该感激上苍安排了一个幽美环境予我，不但靠山面海，绿林环抱，且甘泉不绝，空气清新。平日里朗朗书声一歇，即闻虫鸣鸟语，娱人悦耳。我偶而亦仿古时书儒，偷得半日闲，平躺于如茵绿草地，仰视浮云在碧空游移，静观蜂蝶在喃喃私语，欣赏花树在风中摇曳，享受高度之静穆和谐。

中午骄阳肆虐，于我反觉亮丽可喜，只因它令大地光明剔透，而习习凉风总与它为伍。

傍晚时分，景色最是迷人，夕阳红艳艳地斜挂在海面，映照得天边七彩缤纷。我毋须登高，仅举目望去，引人遐思的画面便展览无遗。如有那分闲情逸致，尽可坐在梯

口，观看那一轮火球，缓缓缓缓地隐没海里。

在风雨交加的当儿，凝望那被风雨洗礼后的大自然，那分晶莹、飘逸、脱俗，那股苍翠劲拔、俊秀，皆是笔墨难以描绘之美！

即使在停电的夜晚，我依然自得其乐。摇摆的烛光，一室的柔和，那又是如何的有气氛，有情调。倘若不耽在室内，就到外边领略一下星夜或黑夜之朦胧吧！夜，总有一分神秘之美。换了月夜，神秘的色彩虽由浓转淡，则又是吟诗作赋，对酒当歌，莫使金樽空对月的绝妙佳境了。

一九九四年

船

几番努力，我终于登上了船。

多年的漂泊，总算填上休止符。

今后，那属于不幸的哀伤、忧郁、烦愁、挣扎.....都已化为轻烟，乘风而去。

回忆那在危机四伏的茫茫大海，孤军奋斗历尽风险，我迷失、彷徨、无主。恐惧包围著我，悲凄咀蚀著我，若非有著顽强的坚韧意志，抵抗来自四方八面的狂浪巨涛，或许，早在泅得精疲力尽时，索性就伸直两腿葬身海底了！何曾料著有天能踏上满载希望和爱，既安适又温馨的理想之船！

初以为自己紧紧抓住的，只不过是一块浮木，或者仅是可供暂避风雨的小舟。当时的潜意识里，只要有一线生机，祇要能脱离苦海、绝不放弃，必得争取。于是，面对浩瀚的汪洋，仰视变幻的浮云，我提醒自己继续努力，继续奋斗，曾有一位女作家说过：只要心里的希望之灯不灭，我们就能活出快乐，我深信此话不假，也让希望活在心中。

无数个晦暗的日子过后，风息了，浪静了。四周逐渐变得一片美丽祥和。蓝天下海鸟在任意飞翔，似乎向我低语：「祝福你。」我的信念加强，我准备重新再出发。

就在那个微风细雨的夜晚，那艘我期盼已久的希望之

船，由远渐近，渐近。它安稳地停泊在我身旁，让我放心地缓步而上，内心充满了感激和欢喜。

曾几何时，这艘船已成了我的支柱，我把一切寄托在它身上。爱它那乘风破浪的雄姿，爱它那稳健持重的儒雅。置身其中，我感到舒畅、幸福、美满。

曾经祈盼能遇到一艘驶向避风港的小船，让它载著我平安靠岸，从此过著与世无争的平庸生活。而后竟发觉：船，如果永远停泊在避风港，岂不失去作用？它不航行在大海中何能显出其生命力与价值？而日夜如白开水之生活又岂是我所愿？

我庆幸我依附的这艘船不但活力充沛，而且满怀大志，英勇的舵手已准备随时迎向挑战。我清楚地知道，无论航向何方，我的船终将抵达我理想中的人间乐土，呈现在我眼前的，将是花树果林，满地青葱，一片欣欣向荣。至美的境界，原是我梦寝所寻，我夫复何求？！

一九九五年

乐得逍遥

平日里，常觉得生活太过紧张，总希望能抽空出外透透气，无忧无虑地玩它几天。以往孩子尚小，出门左拉右拖的，毫无情趣。如今他们逐渐成长，自己想开溜一个短时间已不成问题。偶而，我也携家带眷，把臂同游，乐得逍遥一番。当然，旅游最不可缺的是经济条件，财源不足或过份奢侈皆会造成不愉快的局面。是以我在出发前都得精打细算一番。所幸，我对出外购物毫无兴趣，认为即破费又累赘。我旅游的目的也不纯粹是游山玩水，很常是参加作协会议附带游玩，故花费一般均不高。

回忆这几年所到之处，计有中国广东、泰国、台湾、香港、新马、汶莱、纳闽及本州各省。沦游历之广，该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我这人，一生无大理想，最希望在无牵无挂之后，云游四海，让足迹踩遍全球，领略各地各族各阶层人士的生活习俗，看尽天下美景，尝尽天下美食，然后写一部美好回忆录，或一部长篇小说，此生无憾矣！

或许因为对旅游的偏好，静下来时，脑海里遂浮现一幕幕欢乐畅游之情景。最难忘怀的，除了泼水节时在曼谷水上市场游船河与其他船民互相泼水作乐外，该推在香港海洋公园，台湾小人国及新马九日游的“历险奇遇”了。

二

想及前年底在香港海洋公园的一日游，心里仍激奋无比。说是返老还童亦不为过。其时，与我同游的是家母及住在香港元朗的表兄嫂。表兄在中国深圳做生意，得悉我们到访，特地回港相陪。表嫂也因陪我等去海洋公园而在她的私人诊所大门挂上休假牌子。

久闻香港海洋公园的宏伟建设，亲历其境时仍不禁高叹名不虚传。我们乘自动电梯登高远眺，全香港尽收眼底，心中一片清爽。我们参观海豚表演，欣赏海底世界。之后，我与表兄嫂去享受各种娱乐！(母亲除了坐滑浪船，其余不敢尝试。我因早几年去泰国已有了经验，乘机在海洋公园重温旧梦。)冲天摇摆船(海盗船)，太空摩天轮，星际飞碟，过山火车、云宵飞车……。几乎每一种都不错过。感觉中，最令我消魂者要数“太空摩天轮”。太空摩天轮顾名思议，乃是在空中旋转的玩艺，其座位仿如舢舨船，每位一人。刚旋转时，与地平行，渐渐速率加快，且愈旋愈高，斜度愈大，整个人有如飞离座位，轻飘飘地不著边际，一颗心似要跳出胸腔，那种剧烈紧张的程度，我竟不知如何适应。我本能地紧闭双眼，抓牢扶手，双脚著力，同时拼命深呼吸，祈盼借此平静自己！当时的想法只有一个，快停吧！再不停，我可要窒息了！还好，在我魂飞魄散之前，摩天轮越转越慢，终于停止。我与表兄嫂分别跨下地来，表兄若无其事，我同表嫂则站立不稳，兴奋得哇哇大叫。

冲天摇摆船也是一种颇刺激的玩艺，它与汶莱遮鲁东公园的海盗船完全相似。对于它的摇荡，小孩们也许不觉得异样，但大人们许多下船后皆喊怕怕，原因是它的一上一

下，给我们一股无形压力，此种压力上升时不大，下降时往往令人抵受不住，不少乘客情不自已地大声呼叫，我但感肠胃阵阵收缩，也不禁喊将出来。表兄在身旁一叠连声地说："别怕！没事没事。"我心里可在想，再不停就大事了。（注：海盗船在八打灵再也的双威乐园——SUNWAY LAGOON一是两艘同时来回升降，形成三百六十度的圆，更加刺激）。

其实，在大型娱乐场里，很多玩艺都令人又爱又怕。如云宵飞车，那种惊人速度及三百六十度急转弯；过山火车，那不断往上爬而后在两旁县空的高处急往下冲，左弯右转的猛劲，胆小者随时会吓晕，有心脏病者准死无疑。

二

游罢海洋公园，我告诉自己，够了！几十岁的人，改次可别再与孩童们凑热闹！然而，于去年到台湾参加教师研习班，参观小人国时，无意间又坐了一趟云宵飞车。那是外观似一大地球之建筑物，里面冷气设备。当时，只见进门处排满游客，济得水泄不通。我抬首张望，"星际大奇航"五个大字映入眼廉。我暗忖：准是带我们游太空，观星球去罢。同伴们早涌了前去，我忙随著人潮往前移。足足排了四十分钟之久，总算轮到了。乍看之下，一大群人从车箱的座位鱼贯走出。我恍然大悟，竟是啼笑皆非！不得不爬了上去，绑好安全带，我准备接受另一次的高空历险。这所谓星际大奇航的确奇得可以，它不但始终奔驰在一片黑暗间，同时发出轰隆轰隆巨响，我只觉天旋地转，山崩地裂般恐怖之极！在一阵昏乱中，我偶一睁眼，车子似要翻转过来，骇得

我即刻又把眼紧紧闭上，双手使劲地抓住胸前的杠杆，一切但凭感觉。身旁的同事显然比我更胆怯，她把身子倾向我，喊得惊天动地。我惶恐之余，还得权充护花使者，声声别怕别怕说得好响亮。

火车跑了大约五分钟，才心甘情愿地静止下来。大家阵阵哗然，我一脚高一脚低地踩到地面，见有几位拍著胸脯，脸上犹有余悸，像一群经历浩劫而庆幸生还者。我虽然有些失望，可也因又一次为自己的良好心脏作见证而高兴。

四

台湾回来后半年，由于大儿子到了吉隆坡升学，又引起我重游新马的兴致。此次是全家总动员。且除了我一家子。尚有好友蓁一家大小。我们同游云顶，吉隆坡国家动物园，绿野仙踪，双威乐园，槟城极乐寺，蝴蝶园，亚罗士打北方大学，渡假村，柔佛新山，新加坡虎豹别墅，裕华园，星和园，圣淘沙岛，乌节路等等。在云顶，双威乐园，新加坡圣淘沙，皆有上述娱乐设备，为了节省时间，我们为孩子们选择了云顶游乐场。去圣淘沙岛乃专程观赏其名胜。如：海底世界，珊瑚馆，音乐喷泉，火山岛，蜡像馆，博物馆等。在双威乐园则偏重其水上乐园，那儿有各种各样的戏水设备，滑水，人造海浪……玩足一天仍嫌不过瘾。

吉隆坡的绿野仙踪也颇引人入胜，它是一个综合科学、瀑布、十二生肖之塑像，逼真动人，湖里有独一无二的热气球之旅，湖边有人造沙滩和设备一流的水上活动俱乐部，另外，尚有充满艺术结晶之彩色立体音乐喷泉——水舞，使人流连忘返，而最给我等留下深刻印象者，还是它的

“冰雪宫”。

冰雪游乐宫可让我们亲身体验在零下二十度气温的冰冷，欣赏雪花纷飞之美景，一睹北国风光。记得在进入冰雪宫前，我们每人穿上预备好之暖衣，手上捧著一个热水袋，兴致勃勃地去寻幽探密。首次接触到冰天雪地的寒意，大家都乐坏了，东看看西走走，抓一把雪，抛向空中，迎著雪花，笑呀闹呀！那一座座充满艺术的生动冰雕，令我爱不释手。有美女、有骏马、有飞鸟，还有各式各样的器具，屋宇，全是美的象征，太可爱了！美景当前，谁不想留下美的回忆？摆好姿态，由内袋匆匆取出相机，卡嗦一声，摄入镜头，忙又把相机藏起，怕的是底片也冻僵了呀！过了不久，我们到外边热热身，又往内里钻。儿子打算体验溜冰之乐趣，无奈冰鞋不适合而作罢。直至感觉手脚有些麻痹，才陆续走出。到了外面，热气袭来，摸摸耳朵，手里湿湿的，才知晓这个完全没有遮掩的部位，竟快被冰封住。蓁哈哈地笑！我们的耳朵结冰了，开始溶化啦！”

新马之游，我们由南部柔佛到北部吉打州，再南下新加坡，可说想去之处皆去了。虽然风尘仆仆，有些地方纯属走马看花，但仅花九天时间，费用亦不多，却拥有一个愉快的旅程，且得有机会与当地亲友一聚，何乐不为！

一九九五年

噩　耗

永辉兄妹死了！

噩耗传来，我感伤震惊的程度不亚于获悉，云顶土崩及汉城三丰百货公司倒塌。

一家四兄妹，三个竟在一场车祸中共赴黄泉！

我不敢想像身为母亲的苏琼如何去面对这残酷的事实！

死者何辜？苍天何忍？

我跌坐在办公室自己的座椅上，热泪不禁夺眶而出。尽管过去曾经沧桑，这实如其来的冲击，一时亦令我难以招架。

我匆匆赶到苏琼家。

屋外，临时架起的帆布篷下，十几位男士正在忙著，一张张神色凝重的脸孔，瞧得我更为心酸。

交过“帛金”，我默然进入屋内。

客厅里挤满苏琼夫家的亲戚及前来慰问的友好。可怜苏琼瘫坐在一张矮沙发椅上，哭得声嘶力竭。身旁有几位妇女在不断安抚她。

我紧紧握住苏琼的臂膀，除了劝她看开点实不晓得该说什么，唯有陪她落泪。

永强与其父坐在一侧，他们虽不号啕大哭，但那股悲

恸的神情，比大哭更令人受不了。

整个客厅笼罩著一片愁云惨雾。

我仿佛看到永辉驱车抵达校门口，他领先下车，后面跟著雅芝，雅丽及永强。他们各持一拍在手，准备在乒乓桌前较量。

“大哥，我和你先打。”雅芝向永辉说：“我的球艺已进步很多，你一定打不过我的。”

“我才不怕你，虽然不比老二年年拿冠军，可是也不差嘛！”

“姐姐很厉害的。”雅丽不以为然地：“她有代表我们学校，你从来就不曾。”

“是罗！以前校长说二哥是乒乓王子，我要做乒乓公主！”

“你还得多练两年。”永强实话实说。

我笑著看他们兄妹边打乒乓边议论。

“老师，我待会和你比比看。”雅芝忽然对我说。她的长发束成一条马尾，俏脸显得更俊秀。

“好呀！”我见他们四兄妹亲爱和气，也兴奋起来：“你们念小学时，我曾说谁能胜我就可参加比赛，永强没多久便超越我，你则和我不相上下。经过了这几年，我相信我是你手下败将了。”

“不会啦！老师。”雅芝笑得似一朵盛开的花朵，娇嫩而艳丽。

我似乎又见到雅芝，雅丽出现在永辉任职的咖啡店前，那是农历新年年初二清晨，她俩衣著光鲜，打扮得花枝招展，正等著与我们一起去郊区为学校筹款。

“老师，新年快乐。”她们向我伸出手。

“新年进步！难得你们都来帮忙。”我说。

“姐姐要我来的，她到哪里都要我一块去。”

“为我们的母校出点力，应该嘛！”

“是呀！”我附和：“就当著去向人家拜年，说不定你们还有红包拿呢！”

“我大概没有。妹妹还小，人又不高，一定有人给的。”

苏琼与其夫婿此时也走过来与我握手贺年。

“我们绕了个大圈才找到泊车位。来，我们唱杯茶。”苏琼说著拉我坐下。

“谢谢。我们要起程了，太迟恐怕一天筹不完。”

“老师们辛苦了。”苏琼打开手袋取出三个红包，塞在我手上，说是给我孩子。

我谢了她。礼尚往来，我立即也从袋子里掏出两个红包分给雅芝姐妹。

雅芝笑著推辞：“我不用啦！今年念完我就要出来工作，我是大人了！”

我说：“未结婚都是小孩。”

苏琼表示雅芝打算明年去美里学电脑，然后回汶就业。对这位美丽聪慧的女儿，为母者掩饰不住那份喜悦与爱惜。

我猛力把头一掷，令自己从回忆拉回现实中来。

“你说我这是什么命！？”苏琼哀哀泣诉：“他们三个就这样突然走了！两个女儿，给我留一个也好，现在……”

什么命？造化弄人，谁能解释？一个孩子自呱呱堕地开始，哺乳养育，一年两年，然后进校园，小学中学，直至十几二十岁。这之间，花费了父母多少心血？失去一个孩

子，已够撕心裂肺，她却一刹那失去三个！到底什么命？我亦想问个清楚。

我渐渐有一种窒息感，便想走出屋外透透气。

屋外，几个人针对此宗惨祸感慨万分。

“我乍听之下，简直无法相信。”

“我也吓了一大跳，还以为他们在开玩笑。”

“撞得实在太厉害。据说那棵断树从车后穿过车前，整辆车碰得稀烂。车里四人都肢残骨断。雅芝整张脸毁不成形，雅丽更惨不忍睹颈折眼突，体无完肤，永辉还好一点，但脑浆溢出，死状可怖。总之，唉！太可悲了！”

“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全车人都死了，谁能作证？遇难时间也说不准，有的说是十一时，有的说是十二时及一时。”

“苏琼说她凌晨二时才接获院方通知。”

“或许是夜里发现得迟，也可能忙于急救，未先查明身分，因此迟了通报。”

“另一位男子也够倒霉，他是从加拿大回来渡假的，听说还是独生子。试想，他父母如何去承受这重大的打击！”

“唉！若是想不开，真会发疯的！”

我重又走进屋里。然而，我有如被一张悲哀的大网罩住。无论我如何挣扎，无论我走到那里，那重重叠叠的悲哀，一直从四方八面向我袭来，把我层层包围，压得我喘不过气。

我变成一具僵尸般走了出来。踩著苍茫的暮色，我走向回家的路。在迷糊的意识里，我知道若果再不离开，我很快也会崩溃的。

一九九五年八月廿二日

美的回忆

人到中年，无论你是如何活过来的，当你在万籁俱寂的暗夜里，对著孤灯独坐沉思，或在风和日丽的午后，与一两知友促膝深谈，闪现在你脑际的，总难免是一些难以忘怀的事或人，地方或物件。这些属于过去的东西，遂逐件逐件地串连在一起，霸占了你的思维，驾取著你的情感，使你浑然忘我，恨不能时光流转。

说起来，我的人生阅历并不丰富，我的家建在东马砂州美里省的一个市郊，自小在乡间长大，生活单调，接触层面不广。高中毕业后即投身教育界，误人子弟迄今，几近二十载。前后共服务过四间学校，所到之处，均为郊区小镇，四周环山，举目皆绿。镇上居民忠厚纯朴，学子天真无邪。而就在这简朴的环境里，我渡过了一生中最璀灿的岁月，也留下几许美丽诗篇。

人生际遇，往往出乎意料。记得刚毕业不久，我原打算应一报社经理之邀当记者。岂知，一日陪一位同学到教育部询问有关报到之事，结果年轻的督学反问我想不想执教鞭，谓尚有空缺。于是，我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走马上任，其时还未满十八岁。那是位于砂州巴南县之丹绒里望镇，校名桥南学校，学生几乎清一色是福州籍，他们教我福州方言，与我似姐弟妹般相处。教了两个学期，我申请调往

距我家乡一百公里外的石山村镇任职。

石山镇有两间华小，一为中华学校，位于石山中村，学生不多；一为启蒙学校，建于石山市区内，学生约有两三百人。

我在“启蒙”一教四年。四年里，不但与学生们打成一片，亦与镇内村民建立深厚情谊。离开时那份失落感与不舍，经久无法排除。

已是二十年前的旧事了，回忆起来，那成一字型兴建的双层校舍，前面的球场，校道，校门，商店，后面的宿舍，水池，厨房，芒果树，左旁的跷跷板，洗手间，尼亚河，右侧的秋千，草坪，农家及延伸出去的长木桥，还有那琐琐碎碎的生活片断，那充满温馨的日夜相聚，一切的一切，依然印象深刻，历久犹新。

当时的石山与九十年代的今日相比，设备各方面还差了一大截。商店仅数十间，多以木板造成，大部份依尼亚河而建。街道以碎石铺成，贯穿前后左右。所卖货品除杂货兼本地水果，土产外，也有专营电器，五金或布匹者，间中亦有几间饮食店和餐馆，戏院及加油站分别被孤立在一角。此处居民，华族土著参半，大多数务农，栽种各种菜蔬，胡椒及果类换取生活所需。我在课余之暇，常与同事相约往村内跑，体验农村的生活，享受清新的自然界风光。有时，我们还带回大量柚子，柑橘，红毛丹，豆瓜，青菜之类，大饱口福。

石山，顾名思义，可知此地必有石壁山岩。的确，如你沿著美民公路弯进石山岔路，不久即可望见连绵不断的锦秀山峦，起伏在蓝天白云间。砂州的国家公园之一——尼亚石洞，便矗立于其中一座石山中。

尼亚石洞又名尼亚燕洞，乃东南亚最古老的石洞，从洞内的壁画，骨骸等，证实了在四千多年前，已有人类居住在洞内，颇具考古价值。我前后到过尼亚石洞不下十次，最初由一两位本地响导带路，后来我自己已可当导游。每逢亲友来访，我毛遂自荐，约同镇上友人，领他们去参观。其时，此石洞未被列入国家公园，未有人工修饰，亦无公路通往其对岸。我们前往必须由石山镇乘小舟顺流而下，大约四十分钟可抵达石洞入口处。由入口处，有一座三尺高之独木桥直通大洞口，步行约一小时。独木桥由一块块十寸宽，两寸厚的硬木板连接而成，计有五百多块，走在其上需格外小心，以免滑跌。经过沼泽地后，再往石壁间走。沿途到处可见经雨水长期侵蚀形成的嶙峋怪石，形状各异，巧妙天成。尤其大洞口那自成一格的钟乳石天然奇景，令人叹为观止。

游客来到大洞口，早有工作人员恭候光临。每人签下大名始进入洞内，一般只去几个较闻名之处，如壁画洞和骨骼洞等，当天既往返。如欲参观整个尼亚石洞，则需数日。

尼亚石洞以出产燕窝著名。如今燕窝的开采已受到管制。

除了尼亚石洞，尼亚河亦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回忆。

尼亚河虽为砂劳越第四大河，但除了雨季河水上涨，平日河面不宽，水流不急。我们每天傍晚，便挽了个水桶，换上沙笼，带著肥皂，刷子等，结伴到河边洗涤去。初到的整个月，我总不能适应，生平从未在河边沐浴的我，围著沙笼，站在光秃秃的码头上，冲呀洗的，老觉不是味儿。有时船来船往，偶而脏物漂浮，一不小心，沙笼又下堕！搞不好还会让他人偷拍写真集.....确是麻烦多多。因此，我常独个儿兜到附近的商店去借助店主的浴室。虽然冲的同样是河

浪漫的缘分

今年八月下旬至九月初，乘著第二学期假期之便，全汶华校的小学部华文教师集体到台湾参加侨务委员会主办的汶莱教师研习班，人数计有三十八位，为期十二天。由于时间短促，课程排得相当紧密，间中只安排两天出外教育观光。我有幸参与，吸收不少新的教学法，过著充满欢笑的团体生活，感觉上很是充实与快慰。有位受邀为我们主讲的老师，认为彼此有机会愉悦地相聚一堂，可谓是一种浪漫的缘份。我对她的说法颇为赞同。人生在世，其实很多时候都得有机缘，才能凑合在一起。短短的十多天中。各科老师皆尽可能浓缩他们所有的经验传授给我们。在日常生活里，尚有两位日夜陪伴我们的生活辅导员，他们一位是青春美丽的吴柚主任，一位是在侨委会服务三十多年的高主任。他们不但参与我们的每个课程，而且一有空闲便亲自讲解授课。他俩对我们的起居饮食以及课外活动，都照顾得无微不至。吴主任个人相当喜欢唱游，教了我们不少生动活泼的歌舞。她有时为了要陪伴我们出外，连回家的时间也牺牲掉。此种服务精神，只有付出而不计酬劳的表现，在现今社会，实在已不多见，令我们非常感动。

回忆研习班的种种，不禁叫我回味无穷，我们所上的科目，以作文、拼音、唱游、民俗技艺、纸艺制作、生动语

水，感觉上可安全省事多了。后来，有位朋友批评“人人能为，独你不能，真是自鸣清高。”想想也对，才渐渐地习惯下来。天气闷热时，我索性跳下河里，浸它一半个小时，顺便学游泳，其乐也无穷。记得有次，久旱不雨，河水退得很低，我与两位高年级的女同学，乘兴游向对岸去，我们泳术皆不精，累了躺在水面慢慢划著，终于，我们抵达目的地了。当我们兴奋地高举双手，向对岸的同事拚命挥动时，一位男同事忽然紧张兮兮地向河岸冲下来，但见他随即解下系在码头旁的舢舨，向我们急划过来，口里不知在嚷些什么。舢舨划至河中央，始听清楚他在埋怨我们不该轻举妄动，大有责怪我这为人师者不知天高地厚。我耸耸肩，还打算再游回去，他说什么也不依，问我晓不晓得这河里丢了多少性命？我一笑置之，暗忖他大我整二十岁，足够教训我的。

常听人说欺山莫欺水，可我对水竟毫无恐惧感，也许我们学校的老师包括校长，常在空闲时划船去捕鱼或捡拾榴梿，更在河水汜滥时划船去洗澡，使得我们心痒痒，便想也学会划船。事实上，我与几位年轻的同事及朋友确曾几度在月明之夜，分乘两艘小舟，沿河划行作乐。也曾大夥儿带同学生乘渔船，浩浩荡荡的到海口去野餐，还曾跟随友人的拖木船兴致勃勃地出海去，然后踩著漂浮不定的木桐爬上前来购木的台湾轮船。水，自那几年开始，已与我结下不解之缘。

或许我生性好动，一有闲暇便四处游山玩水。其时，石山镇的附近有许多新开伐的木山，木山营地里常有我们认识的朋友，于是，乘假日之便，他们会来载我们去参观山场，看他们量木，并了解山中伐木，拉木之情形。

总而言之，在石山的那段日子，是一连串欢乐的组

合，无论校内，校外，市区乡野，或其他任何娱乐场所，都有我们的笑声和足迹。既使与学童到河边采野菜，教他们练歌舞，或与同伴们引吭高歌，挑灯夜谈，无一不是充满乐趣的。

一九九五年

旅行情怀录

如果有人问我人生最快乐之事为何，我必不假思索地告诉他：旅行！

我爱旅行，只因我认为唯独旅行可把一切繁琐杂务抛至九宵云外，去享受那神仙般无忧无虑的逍遥日子，同时又可借此增广知识，开拓视野，使人精神焕发，生活充实，而若有一两知己同行，则更是一大乐事。

去年岁暮，乘赴新加坡参加“世华作家大会”之便，我与C提前数日相偕前往古晋、吉隆坡、柔佛，走访一些学术界及文艺界的朋友，并到八打灵再也探望在双威学院(SUNWAY COLLEGE)就读的儿子，彼此相见甚欢。

十二月的天空，总是哭丧著脸，记得我们启程前整个星期，几乎无日不是大雨滂沱，有时甚至日以继夜下个不休不止，就像一个患上歇斯底里症的大汉，疯狂地呼喝吼叫，很令我担忧此次旅行会差强人意。所幸自十号至二十号之间，老天特别照顾，气候反出奇得好，虽是“晴时多云偶阵雨”却未有氾滥成灾，亦丝毫不影响我们外出。

于古晋之短短两天旅程，我抽空与我的儿时知己相聚了一个下午。我们每次相见老谈得没完没了，任何秘密都保不住，她夫妇俩还必得破费一番才觉心安理得，我离开时她更坚持亲自送我上机，乘的是她新买的普腾威拉。她热情不

减当年，我由衷感激。C则联络其老友吴、王、杨及俞等，乘此闲暇浏览猫城市容，重温旧梦，之后大家把酒言欢，乐也融融。

次日，我们大夥又一块到英迪学院拜访该院行政主任林博士，英迪学院乃砂州最负盛名的私立专校，专办各种与外国双联之课程供学子选读。据林说，该校近年来学生人数剧增，目前扩建课室以备急需。林与C相交数十载，他因学校刚开课忙著校务分身乏术而大表歉意，我们一笑置之，并非事先约定，何怪之有？

朋友中，唯一令我们耿耿于怀的是有位陈兄，我们专程造访而不遇。陈今年逾六十，C与他颇为相得，迁居美里后才渐少交往。他年轻时是个才子，廿几岁即任民选市议员，精明干练，后在商场上大展拳脚，风光一时。没料到他的晚景竟如此凄凉，两年前患上风湿病，变得半身不遂；老伴先他而去，欲哭无泪；儿子从商在外，媳妇对他刻薄！平日里，他连电话也不得接听，甚至难与外界接触。.....曾有位友人辗转得悉他住址去探他，他神情落寞，只语重心长地交待友人转告C，他日若有到晋，千祈去看看他。他的不幸及对C的缅怀，令我们无限感慨。

十二日，我们告别了猫城，在绵绵细雨中飞往吉隆坡。安顿好行李，我们急不及待乘计程车到SUNWAY COLLEGE去看鹏儿。当我自正门穿过餐厅转到宿舍，鹏正捧著书本下课回来，骤然相见，欢喜异常，他头上戴顶鸭舌帽，除了比前瘦削，一切都没变。我们把大包小包塞给他，歇了一会，便一同出外进餐。虽然仅是数月不见，可要谈的话却有一大箩筐。于是，这整个下午和晚上，我们把时间都交给他。

这几天，吉隆坡正掀起一片文学热潮。先是由多达十七个团体联办的“第四届马华文学节”文学盛会（十二月八日至十日），会上颁发多项文学奖，（今届马华文学奖得主为云里风先生。）并举办文学讲座及“峰嵘岁月”文学之夜，表扬姚拓，吴岸及驼铃三位资深作家。接著（十二月十五日起），又有一连串专题演讲，由堂联及南洋商报等主办，所邀主讲人多为港中台名教授，如余英时，郑良树，李泽厚……。可惜我们时间不能配合，仅能逛逛书店，到访南洋商报，去中华大会堂，并与多位文人、学者碰面，相谈甚欢，乐也无穷。

在感觉中，似乎大部份的文人、学者皆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独具慧眼，见解高超，坚持原则，极有性格。从今次遇见之数位，我更证实此点。

他们之中有两位著名学者令我最是难忘。其一为来自中国的李泽厚教授。他是思想家哲学家。犹记那天下午，我们应南洋商报王主笔之邀，一同到机场迎接李教授。在迎接人群中，尚有马大中文系讲师等，由于飞机延误，李教授姗姗来迟。为免错认，我们高举特备名牌，恭候大驾光临。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不修边幅；衣著随便，头发凌乱，即没有威严，更没有架子。他背著一个旅行袋，看去与普通游客毫无差异。

在餐桌上，人生体验丰富的李教授发表不少伟论，但见他高声谈、大声笑，引得全场注目。他虽风尘仆仆，却神采飞扬，六十五岁年纪，瞧不出丝毫老态。洗耳恭听之下，我忽然发现了一个秘密，或许这与他生性豪迈爽朗有关：他那蓬松散乱的头发原来是他刻意的造型。高谈阔论间，他总有意无意用手把一头卷发往额前拉下，还匆匆稍作“梳

理”。我不禁暗自窃笑人与文章一样，均有自己的风格也！

另一位使我不能忘怀的是某大学教授陈博士。他去年方退休。那天，下著微雨，C在电话上与陈取得联络，他力邀我们到他家一叙。抵达时，有位个子不高，鬓发花白的男士自屋内走出。我与他素未谋面，一时无法把眼前的人与陈博士连想在一起。见C与他称名道姓，连声问好，我的脑筋始转了过来。

大约谈了个把钟头，我们和陈博士握别。从他与C的关切说话及我们临走时他送了三瓶葡萄酒，我深深感受到他那份不寻常的友谊和依依之情。不知怎的，我突然觉得很悲哀，堂堂一名大学教授，满肚学识才华，功成身退后，过得该是非常美满、幸福、写意的生活才是，然他，为何总似有口难言，显得那么孤寂，无奈？我心里充满问号，我但愿这只是我的错觉，一切都不过是个表象而已，无论如何，我衷心为他祝福。

为了十六日须赶到新加坡报到，十五日中午我们便南下柔佛，当晚留宿在马华作协老将马仑（梦平）的家乡士古莱。马仑与C十多年不见，和我神交十数载方初次相遇，因此甚是欣喜。他先请我们用餐，再电邀数位同好相聚，其中有画家，作家、演员及中医师。这是难得的交流，直至夜深露重，彼此才尽兴而散。

隔天早上，马仑因学校开会，中医师胡先生自愿做我们的导游。他近几年把中药店交由其夫人掌管，自己专搞地产，晚上才替人诊病，他虽是商人但喜与文人为伍，并开创一所画廊（聚雅庄），专卖中国名画，也请专人教画，自娱娱人，一举两得。一整个上午，他约同他的一位好友李先生（也是中医）开车载我们参观正在大兴土木的南北大道第二

通道，（预料两年后可通车）。他特地要我们留影，以作历史见证。他那位医师朋友亦是性情中人，不单有医德，更具爱心。据他说每天他按时喂养一大群野狗，还曾在一个暴风雨夜为了抢救一只肠肚外溢、性命垂危的小狗弄得满身泥泞。他与胡医师不仅志同道合，还是童年玩伴，两人交情甚笃。目前他在新加坡行医，可每个周末都与胡医师共度，并合资炒地皮。这天下午，我们便是搭他的顺风车抵新加坡。

“世华作家大会”于十八日至二十日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举行。这之前一天亦在同一地点召开“亚华作协会议”。因而十六日至二十日，食宿均由大会招待。会议期间，我们与来自各国的作家们互相交流，共同研讨，彼此间不但增广见识，亦促进了解。刹那间，我有“四海皆兄弟，天涯若毗邻”之感。

由于C有好长一段时日未踏足新加坡，一有空他就造访文化界诸老友。一晚，诗人槐华先生到贵都酒店来带引我们到文坛老前辈方修先生府上。方先生年约七十几，谈起活来声音宏亮，见他满脸红光、中气十足，可知他老当益壮。该晚直谈至凌晨一时许，我们方告退。

十一日的旅游宣告一段落。原以为回航时我们的行李会减轻，因带出的书都有了新主。其实并不，我们反带回更多其他各地的赠书，还渗著可贵的浓情蜜意。匆匆上机场时，C拉了一大箱，我背了一大袋，累得我们气喘吁吁，我肩胛还凝积一大块红紫，多日方散。尽管如此，我们的感觉仍是充满温馨、愉悦。

一九九六年

一滴温情慰孤心

自造访了一次诗里亚福利中心(前为老人之家)回来，心里一直不期然地多了一份牵挂与难舍。说不出是什么样的情怀，只觉得那些「阿婆」「阿伯」非常需要我们的关爱与怃恤。

该福利中心乃一九五七年三月二日由一批教会人士征得汶莱苏丹父王资助而创办，迄今将近四十载。据负责人汪院长表示，早期这儿一直是教会接管，住宿的老人有印度族，华族及伊班族，全院人数最多时达六七十人。

犹记那天是阳历二月四日(农历新年的前两个周日)，我随同汶莱客属公会理事，青年团暨妇女组于上午十时许抵达福利中心。汪院长在大厅接待我们，并邀请所有老人入席。他们并排坐在前座，接受我们的慰问、赠送红仪及礼篮。旅居汶莱十多年，这还是我首次探望他们。我希望借此能给他们一点温暖，也顺便对他们的身世背景加以了解。

陪他们用餐后，他们各自回房休息，我们也乘机分别与他们作一个简单交流。

在此之前，我总有一个错觉，以为凡住进老人院者，十之八九是年轻时好吃懒做，或任意挥霍、不知长进及不爱家庭、不务正业等游手好闲之辈。然而，经过一番对谈，竟发觉他们的背后，大多数都有一段曲折悲凉的故事，虽然有

者不愿多谈，有者在你问及家庭时支唔以对。

最令我难忘的是其中两位「阿婆」，：一位年纪七十多，高高瘦瘦；另一位八十几，个子略矮。她们说的均是广东方言，两人的共同点皆是在日本战乱时失去家人，孤身凄苦渡日。那位七十多岁的阿婆，在我与她甫见面握手之际，便一直注意我的衣著，并伸手拉我衣角，状甚亲昵。后来我才意会，她大概在怀念她自己的女儿。她在言谈中，幽幽道出了她二十岁左右带著两女一子与丈夫自大陆逃到香港，结果丈夫与儿子不幸被捉去当兵，调到远洋，从此一去不回。她为了生活，把两个女儿寄在香港亲友处念书，自己流浪到南洋。渐渐地母女失去连络。很久后，她听人说大女儿失了踪，小女移居加拿大。小女因故不能来看她，于是剩下她孤寡一人……。

另一位八十多岁的阿婆更可怜，她原本有一大群儿女，全在日本时期被日军杀害了，留下她一个活口，尝尽人间辛酸。她虽然显得乐观，桌上摆了许多善心人士送的水果，饼干之类，她老叫我们吃，但在她眉宇间，清晰地流露了无奈落寞。

还有几位阿伯，给我印象也颇深。一位是双耳失聪，他自己听不见，却又爱管事，比手划脚说得天花乱堕。一位是高瘦精捍，说话时牙尖咀利，专爱批评别人。他告诉我们那位八十多岁的阿婆，年岁已高偏是爱美，有天为了要烫发独自跑出街，结果在电梯口摔了一跤，留院一个多月，自讨苦吃。他脸上表情十足，令我不禁失笑，也使我忽然觉得，他们并非我想象中的可怜兮兮。

另一位是身材魁梧，体格结实且红光满面，可谓一表人才。他那外貌，无论你从那个角度看，都认为他应该是绅

士级大老板之流的人物。若非他一只脚失灵坐在轮椅上，你就更难把他与老人之家连想在一起。他态度随和，一脸温文，凡事处之泰然似的，我直觉得他是有福之人。我想：「或许一个人幸福与否，外在的一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内在的感受。」可能他现在有吃有住，又得到良好照顾，他已心满意足了。我转念又想：也许他善于掩饰，为了自尊，他把自己的过去都隐藏起来。那么，他会是一个曾经叱叱风云的大富豪吗？他会是无恶不作的黑社会头子吗？最后，我告诉自己，无论他以往如何风光或如何不该，他现在是无可否认的风独残年老者，站在人道的立场，我们理应施以援手，让他生活在快乐中。

短短两个小时的构通，我自认对他们所知尚浅，唯有一点可断言的是：他们真正需要的并非金钱美食，而是我们的温清！这是我从他们在我们离去时那份依依之情间深深体会到的。暗地里，我祈盼自己能抽出时间，多去看看他们。

实际上，福利中心对社会上一些失去家庭温暖，无依无靠及弱智低能、残障人士、确是非常重要的。能让那些真正需要照顾的人得到爱与温馨，何乐而不为？！

一九九六年

未曾淡出的记忆

欣悉廉律中山小学计划出版一本校刊，以配合该校创立五十六周年，扩建新校舍暨蔡美俭大礼堂落成三庆大典之隆重举行，身为校友的我，不禁深感激奋。中山小学乃第二次大战前建立，战乱期间曾停办一个时候，复办后，经前贤们同心合力，辛苦经营，学校渐上轨道，学子日多，人才辈出。今日，中山小学不但拥有设备齐全的校舍，在师资及学生成绩，素质各方面，几已成为各小学源流的楷模。此乃历届校董们及社会贤达热爱华教，关心华校的功绩，颇值得全体华人称慰并引以为荣。

值此大喜之际，高兴之余，许多童年往事竟刹那间鲜活起来，那段在母校的欢乐时光，既使再过数十年，相信仍不会在记忆中淡出。

追溯起来，那是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二年间。当时，未足四岁的我，随家人自大码头（今丹绒罗邦一带）迁来大山背（即廉律本村）定居，初时寄宿在鱼塘路伯父家，后搬至中山小学附近一红毛丹园。不久，我与兄姐进入中山小学就读。自幼稚班至小学六年级，我一直在母校受教育。

印象中的母校是两栋长方形木板屋，前面是草场、篮球场。较旧的一栋，从大门一走进便是布告厅，左右两旁是办公室、图书馆和教室，中间分设两口大天井，中央种植花

木，我们可在天井内玩各种游戏。天井的前方是大礼堂，最后是厨房，厨房旁边为教师宿舍。宿舍与礼堂之间另有一天井。礼堂后方是大草场。这栋校舍有一与众不同点是在大门处增建了一楼房，显得孤高而独特。

忆及厨房，不期然便想起中午放学时，带饭的同学们争先恐后地拥到厨房里，围著热腾腾的大铁锅，在纠察队的监视下，找出属于自己的饭盒，欢欢喜喜地拿到天井旁或教室里享用。这个大铁锅是专为学童蒸饭及煮开水用的，那个年代，学童上课是全日制，又缺乏交通工具，家住得远的学子，必须每日清晨四五点起身，成群结队，背著书包与饭盒，徒步来上学。

另一栋校舍是高脚型的，与旧的一栋呈L字型，乃五十年代的建筑物。除了几间课室，右端尚有教师宿舍，不少年轻的男女教员分别住在那儿，由于他们的亲切和蔼，我们这些住在附近的“小鬼”还常是他（她）们的“房客”，问功课兼胡闹有之，真正师生打成一片。

想当年农村生活，简朴无华，大人们日作夜息，没什么娱乐享受；孩子们除了与大自然为伍，更无其他消遣。因此，我们这一群总爱在周日假期，相偕到学校去玩乐：踏脚车、扮家家酒、捉迷藏、打球等，常玩得伸手不见五指，始尽兴而归。

其时，我们除了学习，也非常爱好户外活动。我们的课外活动排在下午三时以后至四时半。我们除了打乒乓、羽球和篮球，还有跳绳、踢键子、跳飞机头、下棋、玩弹珠等等。这些项目中，“踢键子”最为女生所爱，男生则是“玩弹珠”。记得那时的我们，无论高低年级，一下课便涌入天井，争相进行踢键子比赛，踢得不亦乐乎。踢得多了，每能

随心所欲，两脚前后左右把个键子踢得不停跳跃，美妙极了！一首“踢键子”的歌亦在当时流行起来，迄今仍可背诵：“小鸡毛，真美丽，做个键子大家踢。你踢了八十五，我踢了一百一。好像鸟儿朝上飞，好像活泼的小公鸡。大家都来练身体，身体健康好学习。左脚踢，右脚踢，踢个花样多美丽。踢得出了汗，大家笑嘻嘻。我们好像小白鸽，蓝蓝的天空练习飞。大家都来练身体，身体健康好学习。”

“玩弹珠”本是男生专长，但有部份女生亦参予其盛。那时的弹珠是用水泥制造，比一般玻璃珠大，又叫石弹子。此种划好距离、打洞、瞄准、抛击的玩艺，通常“玩家”自己认定一粒是“弹珠头”，用以击打，只要击中对方指定的一粒，其余全数照收，否则便只可拿进洞的一粒。如此轮流击打，一轮打完，又各派出若干，继续比试。那当儿，视线、手势、力道皆成了要诀。较本领者，常赢得两裤袋涨鼓鼓地，那种神采飞扬的样子，说有多得意就多得意。

另有一种“转圈圈”，也曾在本校风靡一时，这种看似简单的动作，玩起来却颇有一套技巧，算是较高水准的技艺，非人人能为。它的用具倒是毫不特别，只不过一个藤制或铁制的大圆圈而已。问题是，表演者必须扭动身体的每一部份，让它在身上不停地旋转，一般是自上至下：手、颈、腰、腿，然后再自下至上：小腿、大腿、腹、腰、胸、颈、手，持续不断地转呀扭的，整个人活像一尾鱼儿起劲地扭摆著，看起来是何等的优美！我校当时有两位高年级的女生，表演得最出色。她们站在原位，可以连续玩整个小时而不让“圈圈儿”堕地，瞧得人人啧啧赞好。

五六十年代的学童比起现今的要纯情得多，在那没有电视、电脑，甚至连看电影也属奢侈的日子，孩子们的思想

非常单纯，做父母的毋须绞尽脑汁或费尽唇舌去教导孩子。每天放学后，孩子们自动回家，协助家长做些轻便的农事，如：采胡椒、拔草、锄泥之类。晚上，我们也自动温书，（那时根本没有补习这回事）。在学校里，同学们都相当勤恳地学习和劳动。我们把学校视为一个大家庭，对师长格外尊重、敬爱。当然，幼稚无邪的我们，偶而也有点“不良”行为：其时在校舍后园里，老师们常种植一些木瓜，黄梨之类水果，我们几个小丫头，为了嘴馋，曾私下跑去采撷。我们分工合作，把风的、爬树的，然后就地削皮切块，佐以酱油、食盐，吃得津津有味。纵然如此，我们对犯罪式的偷窃可是想亦未曾想过的。

曾几何时，可爱的童年在欢笑声中悄悄地溜走了，唯那充满快乐，愉悦的画面，仍不时在脑际映现。

如今，这宏伟、壮丽、巍峩的校舍取代了陈旧的木板屋，一切的设备是那么现代化。置身其中，感觉上是那么充实，满足，是母校的光辉感染了我！我但愿我的母校——可敬的中山小学——继续向前迈进，为我们华族，为我们国家马来西亚，培育更多先进人才，作出更大贡献，是为祝颂！

一九九六年

一个偶然

近两周来，连续阅读数本新马文学作品，其中包括长、短篇、微型小说及散文、儿童诗。能有机会一口气阅读这么些书，心中颇觉宽慰。忆及近十年来，终日忙忙碌碌，上课补习，琐事家务，几乎占去所有时间，阅报已算极奢侈之事。虽亦偶有涂涂写写（利用临睡前一两小时），却多为伤时感事之作，难登大雅。若问如此生活可曾满意？就我个人而言，答案肯定是“不”，因无法在自己的兴趣上突破，更不能实现预期的目标。然而，不满意未必表示失落，在整体上，我培育了下一代，我没虚渡时光。对社会，对人民，我多少还有点贡献。

我时而细想，一个人一生中吃多少，赚多少，能做些什么，拥有什么，走怎样的路，过怎样的生活，一切似乎早已注定，我们人只是尽力而为。成与败，得与失，冥冥中自有安排，不得强求。因此，我常觉得，自己之所以会走上教学生涯，确也是命中注定。当初踏出校门心中所想，是当一名无冕皇帝，可以四处去采访，写尽人生百态。岂料，一个偶然（陪友人去教育部），胸无大志的我，那么轻易地就放弃了第一志愿，冒冒失失为人师表去了。那一教，竟如落地生根，数十年不变地教下去。

犹记那天是一九六九年第二学期开学前夕。是一个清

清冷冷的早晨，我提著旧式皮箱，抹著眼泪，登上母亲的小货车。

一路上母亲与我默然不语，小货车抵达巴南港口时，开往马鲁帝的快艇已准备起航。我与母亲相对无言，唯那不争气的泪水成串成串地往下滴落。陪同我们一道的二弟及小弟也忍受不住哀哀哭泣。那是我首次离家，离开所有亲人，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

快艇沿著巴南河朔流而上。十八岁的我，自小住在市郊，触目皆是山树园林。除了偶而到海边嬉水，从不曾接近河流。那一刻坐在船上，望著窗外溅起散开的浪花以及飞快倒退的树木，心中竟是一片茫然，感觉中，巴南河很长很宽，浊黄的河水深不可测，也不知走了多久，终于到了巴南县的城镇马鲁帝。见预约的同乡学兄（另一华小校长）站在码头迎接，我始松了一口气。

我抵达的地点，并非马鲁帝市区而是距市区约有半个多小时水路的丹绒里望镇。我改乘小货船前往。靠岸时，我们必须踩著摇摆不定的木桐走上去。毫无经验的我，只吓得心惊胆颤，双脚微微发抖。

丹绒里望镇给我的第一印象即偏僻又荒凉，全镇仅一排木板店屋，约十多二十间，店里货少人稀，望去倒更像住家。

我任职之处是侨南小学。从店屋旁转向后边，经过一座长长的木桥，再沿著树林中的沙泥路往前走，约莫十多分钟即可到达。

突然间由学生变成教师，那种感受忧喜参半，喜的是总算有了赚钱的机会，能为母亲分担；忧的是唯恐不能做个尽责老师，误人子弟。

在侨南华小，我前后仅教了两学期，便申请调往尼亚石山的启蒙学校。那段粉笔灰生涯无形中奠定了我投身教育界的基础。开始时，虽然一切是那么陌生，但那儿的张校长在我小学时期曾教过我，另一位蔡同事是比我高一班的同校生，而其他同事都非常友善，常在教学上给予协助，故不知不觉我已适应下来。其时，蔡同事与我同住一室，我们除了在工作上互相照应，起居饮食也互相配合，初时我们不习惯厨事，足足吃了两星期面包，实在吃腻了，才学著开伙食。我们在清晨或傍晚到小店买些必须品，粗茶淡饭，就那样日复一日。执教首日，我对著一张张天真可爱，亲切好奇的小脸儿，心情难免紧张，可一两天后，便能似模似样摆起严肃脸孔说教了。

印象中，丹绒里望市镇有许许多多橡树林，校舍前后但见蓊蓊郁郁一大片。遇上下雨，天空暗得特别快。夜里几位住宿在校的同事们各自就寝后，四周便传来虫鸣蛙叫。如此的静夜，我常埋首书中或为那年代的几个文艺副刊写稿。

那段日子里，渐渐地我与学生们混熟，师生建立了深厚感情，我们常常在课余之暇谈天说地或在周末假日结伴郊游。那时，全镇几乎清一色是福州籍，对福州语一窍不通的我，反借此机缘大学特学，也引得学生们笑语如珠。比较起来，最令我怀念的还是在巴南河边观赏河景。有时，我刻意乘搭小货船到马鲁帝去，沿河观看那些在河边垂钓的老中青少年，在码头洗涤的丰满纯朴村妇以及在河中来来往往的如梭小汽船，一一皆是美丽的画面，引人暇思。尤其在黄昏夕照里，河面上金光点点，碧波荡漾，更令你涌起柔情万千。若碰上大雨过后，河水高涨，水流湍急，人们到河边去，还得借助小舢板，且步步为营，以免被急流冲走，那当儿，又

别有一番景色。

到了马鲁帝，沿市街往前走，有一个斜坡常令我留连忘返。坡上的风景现已无从追忆，然那岸边几棵大树，却从未在记忆中消失，只觉得它异常高大挺拔，苍劲的枝叶斜伸出河面，雄姿英发，给人一种独特的美感。我总爱倚在它粗壮的树干上或爬到它优雅的枝叶间，分享它那份荣誉和骄傲。

两百多个日子眨眼而逝，年终毕业典礼后，怀著些许感伤，我与侨南小学的师生们依依惜别，从些告别了丹绒里望，告别了马鲁帝。

二十多年过去，遗憾的是我再也无缘到马鲁帝及丹绒里望，虽然“回”去看看的意念始终不灭。那段曾是“暂新”的旧日子，也成了我成长岁月中美的插曲。

一九九六年

唐诗之夜

近日来因为教导两位参赛的华族学生朗诵唐诗，自己亦不禁掀起唐诗热。几本唐诗选总是反复翻阅，爱不释手。纵然如此，仍不能满足我的“诗欲”。心血来潮，便约了几位诗的发烧友来个“唐诗之夜”。

这晚正是阴历十五，大而圆的皓月正从屋后的丛林中徐徐升起，银光泻了满地。琴提早到我处协助我把一张大方桌移到校园。我们在桌上摆些糕点、茶果、花生之类；桌的一边堆了好些有关唐诗书籍：《唐诗三百首》、《少年唐诗选读》、《唐诗宋词选》、《唐诗吟唱集》等。我泡好一大壶“乌龙茶”，便与琴坐在秋千架上等候友人光临。此时，月姐儿已悄悄地上了屋顶，柔和的光辉透过袅娜的椰枝、花树，把斑斑点点的光影投到缀满落花的绿茵地上。夜，带著几分神秘的色彩，使我们感觉凄美而幽怨。不久，预约的琪、兰、梅、彬、松、柏、杉都依时到达，另加几位他们的亲友，说是“慕诗”而来，一时大家振奋不已。

待得全体出席者围坐桌前，我便宣布“唐诗之夜”正式开始。我说明举办“唐诗之夜”的意义，除了对唐朝那许多杰出诗人的优秀作品来一番品尝，彼此激励对写诗的兴趣外，还借此调剂一下沉闷与紧张的生活。而后我又介绍唐诗在历史上所占的时间，前后共三百年，即公元六一八年至公

元九零六年。在这期间，唐诗的作者，根据《唐诗纪事》的纪录，共有二千三百余人。作品的数量高达四万八千九百多首。由此可见唐诗作品数量的惊人。但唐诗在中国文学上有伟大的成就，不仅在于其数量之多，而且更在于作品素质之高。这从十八世纪以后，唐诗在欧洲文坛上所受的推崇与热爱，以及在亚洲国家文学上所起的长期影响已可见一般。唐诗不只是中国文学的精华，也是世界文学上极有价值的宝贵遗产。

接著，琴讲述唐诗的格律形式。她说唐诗经过了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的开拓，唐诗的境界已登峰造极。其格律基本上可分为“近体诗”，“古体诗”和“乐府诗”三种。“近体诗”是唐代新创的体裁，字句整齐音调匀称。其下分两类：1，律诗——每首八句，字数有五言、七言。2，绝诗——每首四句，字数亦有五言、七言两种。“古体诗”是唐朝人承袭了前代的形式而自行加以变通的。有短篇古诗与长篇古诗两类。“乐府诗”则是唐代诗人把汉魏两晋南北朝以来各种民间歌谣、贵族乐歌以及外国曲调等累积起来加以运用的诗体，有拟乐府和新乐府两类。

“好了，听完介绍，让我们开始今晚的热门节目。”司仪柏雄浑有力的声音随即引起一阵骚动。他道：“首个节目是『默诗』。我要你们把最熟悉的五言或七言绝句写出来，并附作者，以十分钟为限，愈多愈好！谁得首奖，重重有赏。”

除了我与柏不得参与，其余在场者立即执笔疾书。借著装置在椰树旁的唯一原子灯，但见每个人龙飞凤舞地忙著。

时间到了！柏喊一声“停！”，使得好几位写至一半者

大叹可惜。

我一一展开，发现琴、梅、彬、松都超过1首，但有的只写题目与作者，有的字迹潦草难辨。他们的解释是："为了争取时间"，还表示若不信服可现场朗诵或吟唱。

吟唱与朗诵原是我们的目的。于是就先请他们四位各别"表现"一番。其中彬以十二首之多夺得全场之冠。他逐一朗诵，声调阴阳顿挫，恰到好处；不但充满情感，而且表情十足，赢得大家连连喝采。

他的十二首绝句如下：

1. 竹里馆　　王维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2. 相思　　王维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
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3. 春晓　　孟浩然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4. 夜思　　李白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5. 登鹳雀楼　　王之涣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6. 江雪　　柳完元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7. 登乐游原　　李商隐

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8. 寻隐者不遇　　贾岛

松下问童子，道师采药去。
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9. 枫桥夜泊　　张继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10. 回乡偶书　　贺知章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11. 下江陵　　李白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12. 泊秦淮　　杜牧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欣赏过绝诗，第二个节目是律诗吟唱。欢迎诸位踊跃参加。”柏先声夺人，把对绝句的「意犹未尽」来个「横刀夺爱」。

于是大夥儿又把目标转移到律诗上去，每位挑了几首自己所爱，伺机大展歌喉。结果，杉最抢镜头，他以低沉而带磁性的歌声，一口气唱了四首，送别的、悲壮的、感怀的、哀怨的，令每个人听得深受感动，低徊不已。

现将这四首律诗摘录如下，与大家共赏：

1. 春望　　杜甫

国破山河在，深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锋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2. 锦瑟　　李商隐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3. 客至　　杜甫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
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
盘餐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
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

4. 无题　　李商隐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
蓬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接下来是乐府诗朗诵。柏指定要我这主持人“献丑”。我有如嗜酒者正喝得过瘾，便毫不推辞地吟了下列五首：

1. 出塞　　王之涣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2. 渭城曲　　王维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3. 游子吟　　孟郊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4. 清平调　　李白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5. 金缕衣　　杜秋娘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
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一阵掌声过后，琪、兰、彬及他朋友等数位又各自显露才华。刹那间，优美雄壮的诗句在校园内四处扩散，随著微微的清风飘向广阔虚渺的夜空。

“我们最后一个节目是「古诗填句」。”柏见大家兴致勃勃，紧凑地接下说：“我在此已准备了四首古诗，即王维的《送别》、李白的《月下独酌》、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及杜甫的《梦李白》。各位只要在空白的地方把诗句填上，须注意当我宣布比赛开始，才可掀开「试题」。时间仅五分钟。”

这项比赛，琴、彬与我权充评审员。得奖者是性格内向，感情丰富的梅。她还为了陈子昂那首“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及《梦李白》中的“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而诸多感慨。

其实，参加“唐诗之夜”的每位成员，都无可否认自己已被作品中的思想感情、爱恨、抑郁、感伤、希望、憧憬等所感染、所包围。我们抱著一种怀旧的情怀，全心全意去体会，去领受，甚至渴望与他们溶为一体。

时间轻轻地溜走，皎洁的明月已升上中天，整个校园被照得如同白昼。我们情不自禁地又望月兴叹，有几位更因无酒而引以为憾。曾几何时，有人率先吟起李白《将进酒》，于是大部分人和著："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返。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日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消万古愁。"

吟诵声中，"唐诗"晚会亦告结束。朋友们一一离去。灯下，我捧著"唐诗"，竟无法抑制地细细啮嚼著白居易的长篇古诗：《琵琶行》及《长恨歌》。

一九九六年

创作体会

当我写完文学创作研习班：《文学创作》课程的八篇文学作品（三篇小说、两篇散文、两篇诗歌和一篇戏剧），并做完《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汉语知识》及《中国古典文学》的全部作业时，已超过了三年的学习年限，回顾几年来学习进度的缓慢，自觉非常惭愧。不过，能在时不予我的情况下坚持完成，却又颇感安慰。

其实，阅读与写作原是我的最爱。记得在六十年代初上中学时，便喜欢上课文里的唐诗宋词，平日里常吟吟诵诵，课余便涂涂写写，自得其乐。当时，徐速的《樱子姑娘》，《星星月亮太阳》，巴金的《家春秋》，中国四大名著《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以及一些外国翻译小说，我都细嚼慢咽，或做笔记，或抄录名言佳句。陆陆续续的，却也看了不少书。唯其时的读书，只是一味看故事而不懂得分析、鉴赏。写文章时，亦是直抒胸臆，丝毫不注意修饰与技巧。

七十年代初，和几位热爱文艺的朋友凑在一块，组织文组，创办文艺副刊。那时，我开始勤于笔耕，初时写散文、新诗、小说，渐渐地，由于所阅读书籍偏向小说，习作自然亦以短篇小说为主，内容则从书本及周围的人、事、物作素材。或者说我这个人对人生并不苛求，在学习领域上亦

不求严谨，所以在写作时，只是随心所欲，有感而发或不平则鸣，当然写出来的东西不够深度。唯一鼓励自己的，仅是在每年参加本州各报章的小说征文比赛，侥幸数度得奖，满心欢喜，却从未有向外地进军的野心。如此维持了几年。七十年代中，文友们各奔前程，我的目标亦转移至家庭上，创作暂告一段落（除了每年一两篇征文作品给自己鉴定）。这一段层足足持续了十多年。十多年间甚至未与国内外任何文友联络。

是因为对文学的执著，八十年代末，我才又有机缘与文学爱好者相聚，我开始了另一阶段的追求与探讨。

认真说来，以往廿年只不过打下了写作的根基，这六七年，我才真正举步走向文坛。我先后参加了“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砂劳越作家协会”、“美里笔会”及“汶莱留台同学会写作组”（因在汶莱国工作）等文学团体，期望通过这些团体激励自己，提升自己，并为传播中华文化尽点棉力。几年里，我定时写作，除写短篇小说，也写散文、极短篇；并积极参与各种文学活动，与国内外文友交流，尽量抽空阅读名家作品，除了小说，亦选读一些散文、诗歌。在不间断的看与写之下，我终于体会到，创作并不如我以往写故事般轻松。一篇好的短篇小说必须具备许多条件，除了要注意历史时代背景、社会环境变迁，还得注意写作技巧。要塑造一个生动的人物形象，对自己笔下的人物要有强烈的爱憎。写时充分发挥想像，运用形象思维。努力写出主人公的思想感情、性格特征等，还要著力刻划人物的内心世界，并以环境描写来烘托人物的形象。另外，构思要巧妙合理，选材要严谨，情节的安排要曲折、波澜起伏，引人入胜，结构要有多样化……以尽量达到

短篇小说的要求：篇幅小、容量大。

所谓知易行难，尽管自己有了这些方面的理论知识，阅读他人作品，亦能领略它的优点，然自个写起来偏是力不从心。有时为了写好一篇小说，从打腹稿，构思至完成，不知谋杀了多少睡眠时间。写出来之后，往往又是不满意。翻来看去，修也无从修，改亦无法改，只得打肿脸皮，关眼投寄，骗骗稿费。虽则也获得一些读者赞赏，自个却心知肚明，咿哦了事。至于参加“微文比赛”，此时亦有了新的概念，小型的(本地的)不愿为——不与年轻人争，大型的(外地的)不敢为——资格未够，因此，单行本虽曾出版，比赛可一直没再尝试。不是眼高手低，该是自己仍停留在某阶段未能突破。多看多写自我磨练方为当前之务。——我想。

在开始参加本研习班时，虽是决意要学习，一颗心仍战战兢兢，深恐自己完成不了。

对于九篇“文学创作”，两篇散文与三篇小说倒没叫我忧心，我最耿耿于怀的是两篇诗歌及一篇戏剧剧本。在我平日的习作中，诗歌写得极少，戏剧简直未曾，于是，我在前两年先把小说，散文向老师交了差。写诗歌时，我不得不先仔细阅读新、马、港、台的诗歌作品，以作借鉴。然各人诗风回异，其中意境，笔触更非想学则可。如此磨琢了好一段时间，总算写了两篇感性的抒情诗。文章出炉后，顾不了内容是否凝练浓缩，文句是否精巧垂炼，更不懂情节发展的跳跃性，也没有所谓匠心独运的构思。自认为值得安慰的，大概是其中尚有点节奏感和韵律美，以及具有强烈的感情。无论如何，能写出来又得到老师的好评，我已经谢天谢地了。

最后是写戏剧剧本。对于剧本，印象中似乎只看过曹禺的《日出》，那已是七十年代的事了，近期偶而阅了三两

篇，也没精读，可说连基本的戏剧写法亦模糊不清，碍于此，我迟迟不敢动笔。临渴掘井，唯有又搜尽枯肠，我苦心孤诣，独幕剧，多幕剧均拿来参考，有了点眉目，又苦于无适当题材，拖拉了个把月，始含含糊糊，勉强交卷。

综合这些年的经验，我对创作的感受是：粗俗的创作并不难写，精美的，好的创作却不易为。许多作者为了完成一篇作品，不惜牺牲睡眠，付出无限代价，甚至丧失健康，其中甘苦，非同道者又岂能体会？！

一九九七年九月二十日

享受孤寂

常有人这么问起我，你的孩子均出外深造去，你孤身一人岂不很寂寞？每一次，我总是回报一笑说：「完全不，我忙得很，没空去“寂寞”。」

这不是大话，我的事情彷佛永远做不完，我的时间老觉得不够分配。似乎一眨眼，一月已过去，一年又结束！此点，相信有许多人与我有同感，尤其那些在商业上，社会上的活跃分子，只叹少了分身术，无法兼顾。我虽与他们有异，我是个小教员，偏居一隅，生活圈子小，社会贡献少。由于环境，除了敬业乐业，平日也无参与各项社团活动。然而，我认为只要我们懂得调整自己的生活，又能真正投入自己的生活，我们就会活得充实，活得快乐。

瞧！我说忙碌，丝毫不跨张；上午上课，不时与同事探讨教务；下午补习，有教无类，专心认真指导；晚上阅报，看书或写作；阅报好处多，等于广结人缘，大量吸收知识——国际新闻、本外国大事、文艺副刊、体坛动态，论坛、茶馆、四面八方、娱乐天地.....想看什么，尽管详尽地看。然后，在书橱内抽出欲读或未读完的书，看它几十页，无论是科技、科幻的、理论、感性的、文艺、武侠的，兴之所至，直至眼皮抗议。不然，就捧出草稿纸，思索一番，涂写一阵，灵感来时，行云流水，海阔天空任意驰骋。灵感不

灵，随写随丢，不必婉惜，当是训练脑子。人脑胜电脑，只要常用，愈用愈灵活。一天，不知不觉已溜走。

课余之暇，一些基本娱乐不可少：听听收音机、看看电视剧、到街上逛逛，与友人啖啖茶；一些应该的联络不可缺；有时与孩子，文友鱼雁往返，通通音讯，连系感情；有时与朋友亲人通个电话、谈古说今，闲话家常；还有，每周定时运动健身；跳绳跑步、打球游泳、或弯腰扭臀、仰卧起坐……户外户内任由选择，让汗流浃背，筋骨松动，四肢灵活，血脉顺畅，身心受用无穷。

若逢学期假期，学年结束，除了与家人团聚，如有「鸿图大计」，想写篇较费时的小说或体验其他生活，则可尽量利用这段休闲时候；也可参加旅行团或与好友组团出外旅游去，欣赏各地风情，异国风光，并领略各阶层的人生百态，亦是一大快事。

于是，一年就如此轻快地飞逝。其间或偶有风雨来袭，或偶有情绪波动，总结说来，日子是过得蛮快挺写意的。

也曾了解，有些人确是无法面对孤寂的生活环境。他们主要是不能克服心理的障碍，不能获取心灵的寄托，一个人的心境与环境有密切的关系，而心境乃受心态主使。有正确的心态，则可随遇而安，随心所欲，我们的生活自然不再沉郁，苦闷，而变得生气盎然，多姿多采。

每个人或多或少总该有一些自己的爱好；下棋、种花、养鱼、集邮、唱卡拉OK、打电脑……这就够了！只要有一种，它在你孤寂时即可发挥最大的功效，你立刻便有充实感了。例如你是喜欢声乐的，让一架收音机伴著你，随手扭开，就可享受美妙悦耳的歌曲。无论中、西、古典、现

代，应有尽有，悉听尊便，若果你想哼几句，随时随地可大展歌喉，无人来干涉你、厨房、厕所、浴室均可充当练歌场，别介意自己是豆沙喉，让自己融入歌声中，陶醉在感性世界里，自得其乐。

看书，其实亦是极大享受，你可选择最爱读的那一类。科幻里有奇巧构思，新异世界；科技里有复制人类，超人电脑；武侠里有轻功盖世、天下无敌；文学里有艺术技巧、优美境界；评论里有独特风格、超凡见解.....另有各式各样娱乐的、医药的、烹饪的、运动的、健身的，无以计数，任君挑选。你只要稍为留意，选择其一，你那段孤寂时间立即被打发掉了，不妨一试。

假设你什么书都不看，电视里图文并茂，声色俱全，该也能驱走你的寂寞。常有人独自在房内追连续集，追得六亲不认，好笑的为之笑声震墙，伤感的为之饮泣流涕，早忘了孤寂为何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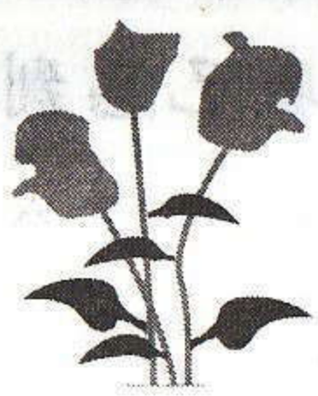
若果你连电视也不爱，端坐桌前或平躺床上，静静思索一下；反省今天所做的一切，安排明天该做的一切，或想想有趣的童年往事，计划可期待的将来美事。如此，亦可把「孤寂感」一扫而空。

以上所述，多是我个人经验谈。因此，我自认很能享受「孤独寂寞」。享受的结果，「孤独寂寞」已成了一个虚无的表面名词。实际上，我已感到丰实无比。

严格说，孤寂感受完全因人而异，各人有自己的标准。在我，始终认为「孤寂」是件好事。世界上有不少伟人皆在孤寂的环境中练就一身本领，立下丰功伟绩。许多的创作，发现及发明，除了社会条件，环境因素，都需要私下费尽心思，苦心经营，钻研，才能有所成。即使平凡如你我，

当碰到些一时未能解决之事，亦要有独处的时间与空间，冷静思考、分析，理出一个头绪。所以，孤寂在人生过程中，该是必经的，必备的。

一九九七年五月廿七日



岁月不留白

曝光初现，晓雾未散，大地方从沉睡中苏醒。

我披衣下床，轻轻开启门户，走在雾湿的绿茵上。

好一个清爽的早晨！四周一片剔透玲珑，微寒的风送来阵阵凉意，深绿的树叶闪著晶亮水滴；鸟儿啁啾，忙于呼朋引伴，蜂蝶飞舞，乐于拥有满园春色。我欣赏著，尽情地，陶醉的！所谓良辰美景，正是这些动态与静态的总和吧！假若每个早晨都如是，多好！没有夜来风雨花落的情愁，只有可爱充满活力的期许。这一切是美的化身，是诗画的至高境界！

突如其来的一阵电话铃响划破了这份静谧，我匆匆赶往接听。

对方传来亲切的呼唤与银铃般笑声，原来是老友一一琳。我瞬即感染了她的快乐，眼前浮现她那永远挂著喜悦的笑靥。她客套几句，告知将于下周末在舍下设宴，庆祝她的另一半在教育部升了职暨新厦落成。她挂断电话前声声嘱咐：届时无论如何都得出席。

我当然不会爽约，何况这位男主人还是我最敬仰者。我在学习或工作上，常以他为模范。平日与人交谈或教导孩子时，亦爱引他为例，希望能向他看齐。而个人，在意志不坚时，脑海中总出现他的影子，然后自我警惕；努力吧！克

服一切阻力吧！他可以从零做起，你为何竟半途而废？！

提及琳的夫君一一松，我不得不打从心里赞赏他。他虽然长得与常人无异；身材一般，相貌平凡，家境清贫，出身低微。然而，他那份斗志，那种不屈不挠，不断求上进的决心，实非一般人可比。一个农家子民，兄姐弟妹众多，他身为长男，父亲在他念完华文初中后，便让他辍学协助农事。可他并没因此自暴自弃，他托人在教育部觅得一份打杂职位，以便接近知识份子，下班后立即返家，再到园里忙上数小时。晚间便自修英巫文。一年下来，他报名参加英文初级文凭考识，成绩优异。第二年他又报考巫文。如此年复一年，他在学习领域上，愈爬愈高，由中学七号至九号毕业，然后专攻英文，几年后考取大学文凭，再取得硕士学位，目前准备攻读博士班……。

松是那么认真，那么坚持。成家与工作，毫不影响他的学习。他从不浪费一分一秒，终日勤勤恳恳，努力不懈。他家的果园，菜园因他而茁壮；他的父母兄弟因他而欣慰；他的上司，同事，朋友因他而光荣……他常说："人活著，总得做些什么，若果一天到晚无所事事，直到老死，岂不留下一片空白？活与死又有何两样？"他也常说："我没什么本事，只不过我肯多花些时间，我肯多下点苦工夫，如果你学我，你一定更厉害！"

的确，松虽则年过半百，他依然踌躇满志。问他即要学习又要工作，苦不苦？他笑得一脸灿然："一点也不苦。书中自有黄金屋和颜如玉呀！"

没错。松凭著他丰富的学识，职位步步高升。如今，他在教育部里是一人之下，百人之上。虽然他的穿著依旧随和，走路仍然斯文，待人依然客气，表现仍旧谦虚。可他一

经过，自有一股慑人之气，大家对他必然恭敬有加。

多年前，他在原本破旧的小木屋旁，盖起一栋双层新板屋，之后再装修，不久又重建，迄今，他的住家已变成豪华的花园洋房。他除了在学习与工作上有卓越成就，其他各方面亦有美满结果。并非说他一生下来比别人幸运，他小时身体瘦弱异常，不停地劳动与运动才造就他一身健硕。他年方二十便与琳结合，那年琳十七，彼此少年气盛，曾数度激烈争吵，婚姻几已频临破裂。之后逐渐领悟家和万事兴之理，始不再有风起云涌，加上琳本性温柔，终于同心永结。

我常禁不住思忖：松的人生，是多么充实完整，他在精神上与物质已不欠缺，他仍继续追求。他今后的岁月肯定还有许多高峰，他绝对可以安稳地爬上去。我始终相信，无论他活到何时，他的人生岁月将永不留白。

一九九七年

迎虎年

当经济风暴席卷全球时，虎年悄然而至。

虎年，令人振奋的年代！老虎，威武悍猛，雄伟壮硕，浑身是劲。它充满魄力，象征希望，它不惧恶势，不畏艰险，一味向前看，往前冲……

犹记1997年初，大恶牛披金带玉翩然来到，人人寄予厚望，祈盼它赐予人们幸福美满，丰衣足食，财源滚滚。岂料它一降临，不久即引来印尼森林大火，害得东南亚数个国家乌烟瘴气，损失惨重，大火将息未息，牛脾气又发，竟弄来了砂州柯萨奇病毒，惊动全世界，搞得鸡犬不宁，小人丢命，大人心惶惶。如此闹了数月，病势刚平息，牛脾气再发，这回更惊天动地，来个全球性股灾！东南亚泰国首当其冲，币值暴跌，全国陷入水深火热中。接著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韩国、日本及其他亚洲国家，甚至欧美都不可幸免。严重者频临国家经济崩溃，轻微者亦断臂折翼。于是乎物价高涨，银行，企业倒闭，减薪、裁员、失业、破产、接踵而至。无论工农士商，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一律受牵连，国国腥风酸雨，家家大叹苦经，忙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团团转，四处提出经济援助。结果是负债国贷款更多，负担更重，压力更大，人民生活更苦，（如印尼、泰国、韩国）。

究其因，皆是大恶牛闯的祸。它来了一年，人民一年受苦受难。如今，它即将挥挥衣袖，潇洒地走了！不带走一滴眼泪，甚至一声叹息。

恶牛的走，无论如何该值得庆幸，但愿所有的灾难皆尾随它而去。

如今，虎兄来了。姑不论来的是吊睛白额的猛虎抑或是睡眼惺忪的卧虎，且让我们先送走火气冲天，通身带菌又谋财夺命的大恶牛！我们是顶天立地，高高在上的万物之灵，我们绝对不因恶牛带来的祸害而坐以待毙。我们要勇敢地面对现实，接受挑战，克服一切困境。

坚强吧！受伤痛苦的弟兄姐妹叔伯们，虽然经济危机日趋恶化，你们要有信心，你们要设法提高储备金，勇猛强健的虎兄会助你一臂之力的！请接纳国家领袖的建议，束紧腰带、守望相助，同心合力，共渡时艰！

谨此，恭祝大家 信心加斗志，笑脸迎虎年

虎年有虎志，虎志成万事

并颂

新年快乐，戊寅年旺

一九九八年

灾 变

昨天接获猫城一好友来函，提起美里旱灾，担忧朋友们受苦，特要我代为问候大家。又问及汶莱国是否不太感受干旱之苦，还对美里，古晋相距不过数百里，天气的差别竟如斯巨大提出置疑，感慨不已……

放下信笺，我也不禁三叹。这就是所谓“厄尔尼诺”气候形成的后果；它的降临，某个地区即可大闹旱灾，另个地区又可大闹水灾，搞得财物严重损失，人们叫苦连天。

汶莱国与美里一线之隔，干旱情况与美里相差无几，不过烟雾却不太严重。通常在清晨或深夜会显得一片迷濛，中午至晚上则天朗气清。当然，由于干旱造成林木失火，烟霾布满天空也时而有之，致使学校被迫延迟上课或紧急停课，人们工作，读书都得戴上口罩。此时，我们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因此种空气对呼吸器官不大健康的人而言非常不利，尤其有哮喘病者，病发率更高。为了对抗这种低劣的空气素质，我们被呼吁要多喝水，多吃清淡的食物，尽可能多呆在室内。另一方面，根据天气预测，我们这一带的干旱情形最少会延续至四、五月。为照顾大家不缺水，美里有关当局采取适当的制水措施，让人们虽然不能大冲其凉，大得其所，大用其需，却不致于遭受滴水无存之苦。汶国方面，由于人口不多，水供依然充足，只有一小部分地处高位的居

民，因水压关系偶有无水之嫌，所有人均未有“缺水之忧”。在汶国另一点值得庆幸的是电器，电费均相当便宜，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冷气设备，在没必要出外时，大家躲在冷气房里，凉爽舒适又安全。

无论如何，我迫切期望厄尔尼诺现象能有解决的一天，就算是天灾吧！靠人为的力量，或多或少可以改变它。如今是高科技电脑时代，祇要尽力而为，相信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到底四处浓烟滚滚，烟气薰天，生灵涂炭是很可悲的事！

天气如此，反观我们人的际遇，更是如此，有些往往朝不保夕，出乎意料。例如车祸、塌楼、山崩、土崩、堕河等。再有感情纠纷，利害冲突，生意失败、病魔缠身、三餐不继、家破人亡、杀人放火等等之类，套一句“人生自古恨事多”也不为过。虽说我们也不否定，人间有天堂，人生有乐趣，但这些是靠我们克服一切困难后的美丽代价，我们必须努力去安排，去争取，才能有所得。

总之，无论灾变如何，不变的是我们的毅力，我们要凭知慧，凭恒心，凭斗志，不屈不挠，随机应变，直至渡过难关，困境。

一九九八年三月

那一份情怀

不是挑灯夜读，不是奋笔疾书，孤坐桌前，只为在默默冥想，静静思索。

“时移世易，随著教育的普及以及教育水准的提升，冲激著人们对生命想望的多层次的多样化。经历了再多数代的思想进化，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定义，必然不再局限于物质消费的享受，也必须涵盖精神生命的充实。精神、感情、知识内在世界的饥渴，定然会逐渐诱引青年一辈去追求更深层次文化品味的满足。.....

上述乃砂州一位学贯中西、对哲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有深刻研究的学者沈先生在他的特约评论“犀鸟情思”中的精辟言论。为了这一段话，我不断揣摩，真能如此，该多令人鼓舞！也许我生就一副感性的头脑，缺乏了理性的认知与分析，也因此我必须苦苦地思索，时时地冥想。

在这充满铜臭，物质第一的社会，人们若能逐渐追求精神上的享受，走向文化的高层次品味，那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常听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为了达到目的，满足欲望，他们常活在虚无的环境中，日夜不停地工作，拼命地赚钱，劳累的身心往床上一掷，混混沌沌到天明。当物质上毫不欠缺，身家亿万后，享尽人间富贵荣华，自认一切已齐

备，只差没能上太空到火星旅游。然而，说不出所以然，他们内心深处却隐隐然藏著无穷尽的空虚寂寞，总有意无意地折磨著他们的心灵，腐蚀著他们的思维，久而久之，成了行尸走肉，不知为何而生，为何而活，他们的无奈，实叫人瞧得心酸。

人虽说是最难解的动物，复杂多变，诡计多端，自己也往往说不出是怎么样的心境，那一份情怀，那一种牵挂，有时似一阵清风，一道细水，暖暖的，温馨的，感觉上好舒爽，好安慰；可有时又如劲风疾雨，冲击著，拍打著，搅得满心波涛澎湃，整个人慌乱失措，感觉上好孤苦好无助。然清者自清，不情绪化时，人的头脑是醒觉的，他最终必承认，精神上的满足远胜于物质上的富裕，金钱绝不是万能，有情确能饮水饱，这是哲理。

人从来不承认自己是弱者，从来不跨口自己比人强，自己多少料自个心知肚明。一个人站得稳靠坚持，一个人能成功靠毅力，情绪不好时无妨哭一场，心情漂亮时尽管大声笑，此为人之常理，人之常情。自称弱者是不求上进，自喻高人实乃庸夫。不站稳自然容易摔倒，不努力焉能有所获？哭笑均为真情之流露，君子坦荡荡，毋须掩饰做作。这也是哲理。

其实，人性，人生表面没有太多的诠译，感受如何，美与丑，苦与乐，似全看各人定下的标准。唯是，如果一个人的精神，感情，知识等内在世界都一片空白，空留一副躯壳，生何异死？“人生”则该改为“人死”。

一九九八年

我的教学心得

为了一张别具意义的学校活动照片，我翻遍为数约二十本的新旧相簿。寻觅间，我忽然惊觉，每一本相簿，都盛满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美丽回忆。那一张张灵气活现又稚气可爱的神态，愈看愈觉可亲。他们或精乖地在讲台上演讲、唱歌、跳舞；或卖力地在操场上拔河、赛跑、跳远，或全神贯注地在教室里听课，或敏捷灵巧地在乒乓桌前、篮球场上大显身手。呈现眼前的都是一群群小学童，男的女的，幼稚班的，低、中、高年级的，令我爱不释手。仔细一想，他们不少已为人父母，事业有成，其中亦不乏社会的中坚份子，商界奇才，工程师、医生、律师等，而自己，也在他们的朗朗书声与笑闹声中，由少年步入中年，由毫无教学经验的“新老师”变成教学经验丰富的“老老师”。

虽说有廿多年的教学经验，可我从不敢倚老卖老，由于时代在不断进步，教育水平日渐提高，身为教师，我们亦应不断充实自己，尽量吸收先进的知识，才能满足孩子们的求知欲。

念书时，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成为教师。该是机缘巧合，离校不久，陪一位好友到教育部去，让督学“看上”，才不过十七岁的黄毛丫头，就如此毫无心理准备的上阵了。快艇、舢舨、木桥、小径，最后来到穷乡僻壤的XX

小学。开始一两天，心里总觉得怪闷的。不过，人都有适应能力，渐渐地，四周的寂静，夜里的虫鸣，已被淘气活泼的学子们驱散。一切是那么新奇，我与大家打成一片，课余之暇，师生们同欢共乐，周日假期，大夥儿游山玩水，彼此的情谊，也在山水间滋长。那一天，是1969年的第二学期开学日，永铭心中！就从那天开始，我竟不自觉地爱上了“吃粉笔灰”，或者说爱上了那一群群纯真朴实的小朋友。间中虽曾离开数载，前后也换了几间学校，却始终没和他们“分离”。

时间，彷佛长了一对翅膀，刹那间，廿多年飞逝了。

若问这廿年的教学生涯，有何心得？

“心得”，应该是有。如：对儿童心理的了解多了几成，有了较全面的儿童教育方式；对启发儿童的心智与体能发展有了更深体会；领悟到以身作则是不可或缺的教育要素等。另外，自己个人方面，则练就了一身“痴”。所谓痴，即是“死守岗位”。奉献所有时间精力；不嫌弃环境恶劣；不计较待遇菲薄；终日里循循善诱，鞠躬尽瘁；非但把知识尽量传授给他们，更教他们做人之道、礼、义、廉、耻、忠、孝、仁、爱、勤、朴、智、勇，无不谆谆教诲，期望达到先辈们所定之品德修养，行为准则。目的无他，只盼他们成才、成器。最高兴莫过于他们比赛得冠军，考试得7A（汶莱P.C.E. 5A）。

现以“儿童心理”与“教学方式”两点与大家分享。

谈到“儿童心理”，这可是一门大学问，许多师训学院，儿童心理学是必修科或选修科。由于每位儿童有不同的心态、不同的性格，他们所作所为，往往受心性主使，如果我们为师者不能真正了解他们的出发点，而公式化地背教

条，责备或处罚他们。表面上，他们也许不敢违反，但他们内心一定不服，我们也就无法取得预期的效果。

一般人的心理倾向，与生理、环境、性格有著不可切割的关系。儿童亦然，来自快乐家庭，生理健康的孩子，他们没有心理上的压力，表现自然充满朝气，管教也容易得多。而来自贫穷或破碎家庭或身体有缺陷者，小小年纪已受尽饥饿，皮肉或心灵折磨，经年累月，造成一种心理压抑感，他的表现自然便暮气沉沉且拒人千里，对一切还有些抗拒感。遇到此种情况，我们为师的就必须进行心理辅导，并以无限的爱心去感化他，逐步敲开他闭塞的心扉，让他明白这世界并非只有黑暗和痛苦，它其实是充满爱和温暖的。

我曾经教过好几位被视为“异类”的学童，他她们都曾给我极大的震撼。此举其中一二。

杜修明。男生。六岁。未入学前，其父已略为介绍儿子的牛脾气，希望师长们尽力教导。

记得开学那天，我一踏入幼稚班课室，立刻被前排一位身材魁梧的孩子唬住。他神色怪异，两眼直视著我，一副迎战的姿态。我静静望他，在那对炯炯有神的目光里，竟让我读出了疑虑、戒备和威猛。

我走近他，企图与他沟通，温和地问他姓甚名谁。他不回答，却紧握双拳，毫不友善地和我对峙。我试图拉他的手，他用力一挥，霍地站起，像逃避瘟疫般退开数尺，并将双手藏在背后，我笑笑走开，心里在盘算著如何找对策。

接下来的一两个月，他成了班上的破坏份子，焦点人物。每次走进课室，总有不同的学生投诉被他侵犯，或丢铅笔书包，或撕课本作业，或扯头发衣裤，或打身体四肢。他甚至在我们视线范围内亦忍不住推人一把或捏人一下。有一

回，我唤他后座的一位同学到讲台来，他等那同学经过他身边时，出其不意地把脚伸出，将之拌倒。我一时气愤，责问他不果，想拉他出外吓唬他，岂料他两手抓紧桌子，力大如牛，硬是不放。又有一次，他把一位小男生自秋千架上推下，弄伤了腿，他却死不认错。

几个月下来，班里有半数以上同学都受干扰，好几个父母到学校来投诉，有位家长甚至说他是问题儿童，应该开除，否则他将告上教育部。我校为此特找来他的父亲。杜先生说："他生性如此，我也无奈。打他、骂他，把他关在房里，他就是不屈服，他甚至用头猛力撞墙表示抗议。我实在无计可施，但求你们想想办法开导他。"为父者语重心长，眼角微湿。我心有戚戚，下定决心要格外留意这孩子。

第二学期开始，杜修明的行为依然如是，老师们除了天天监视，苦口婆心地劝导，实无他法。终于有一天，我有了新的发现。那一堂课为习写生字，他写完后，高举簿子，一直向邻座同学炫耀，但同学不理他，他刹时满脸怒容，伸手一扫，把对方桌上的书本，笔盒全扫到地上。原来他的作为，目的是要引人注意，让人知道他的存在和他的成就。另外，他有强烈的叛逆性，这可能是他小时在家，性格好动，常惹祸端，招引父母打骂，导致他心有不甘而形成反叛心理。

基于此，我从另一角度去剖析杜修明。我每天刻意找他说话、读书、写字，从中我又看到他蛮聪明灵精的一面。之后，他再犯错，我不责备他，只说："你该知道你在做什么？想想你如此做可不可以，应不应该？"他听了会立即不好意思起来。渐渐地，老师们以柔制刚，不时督促教导，他的"侵略"行为，愈来愈少，随著年龄增长，心智成熟，如

今已不复见。

另一位是鲁凤玉。一位外表健康却软弱爱哭的小女孩。她每每未言先哭，搞得我满头雾水。但她的父母，祖父对她宠爱有加，总是轻言细语，呵护备至。她初入学时，教师们皆认为此孩子被宠坏了。有时我对她无来由的哭，难免有些心烦。一日与她祖父聊起，再经她母亲证实，才明白她这一切也是心理因素造成。原来她有一个与生俱来不健全的体格，未满周岁己前后动了两次手术（肾部与脑部），两岁开始必须天天接受药物治疗。自懂事起一直进出医院，与医药结下不解缘，也因此造成她心理上产生一种恐惧感。无论对人、对事、对物，一切均感恐慌害怕，六神无主。对一个新环境，更加无所适从。

了解了曾凤玉的遭遇，我不禁对她十分同情，从此亦特别爱护和照顾她。希望通过深切的爱和关怀，早日驱除潜伏在她心中的恐惧。

再谈到“教育（教学）方式”。

二三十年前的孩子，或许纯朴老实得多，老师说“一”，他们绝不说“二”，老师说“是”，他们不敢说“非”。老师就是权威，老师的话，比父母的话更有效、有力。

现今的学童可不那么“乖”了，他们在娘胎里已开始接受新的科技资讯，电脑网络等新的知识观。他们有太多的意见，太多的观念。一踏入幼稚园，进入小学，他们便急于说出自己的见解，发表自己的论点。如果他们的发言权受阻或受到剥削，他们必会感到不悦，无味。因此，我们上课时，应该拨出一些时间让孩子们多发挥。老师可以问答方式让他们尽量作答，而后加以纠正。如此一来，不但给他们表达的机会，训练他们说话的能力，无形中也加深对他们各别程度

上的了解。换句话说，我们今日的教学方式，不能再框框在旧的模式里：老师从头到尾不停地讲，学生从头到尾静静地听。那类刻板的教学，仿如自说自话，他们也许心不在焉，他们也许不明所以，根本无效果可言。或许有些老一辈的教师仍然无法接受“多嘴”、“吵闹”。究其实，正因为他们好学，他们寻求更精确的答案，他们才不耻下问。像他们这一群，才是真正新时代儿女。

认真说来，学童之中，没有几位是真个朽木不可雕的，不同的性格，不同的思想和不同的环境，有各种不同的教育方法。例如太过顽劣的孩子，不妨软硬兼施，先驯服他们，再让他们心服。外界的诱惑力虽大，负面的影响虽多，但只要老师教育得法，孩子们就能认清方向，走入正途。

一九九八年

情系罗甘布诺

好几年前，就曾听说；由巴功路——美民公路支路，进去经拉博、丁渣木山，一直向巴南内陆地区走，在乌山阿包的山脚下，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湖泊。这湖会冒水泡，湖水浅时，满湖鱼儿跃出水面，久旱不雨，这湖就会干涸，深处变成小溪流……。

那时，尚未知晓此湖名叫LAOGAN BUNUT（罗甘布诺或罗甘本怒），只知道它有个神秘的传说（如何神秘又不得而知），并已被列入砂州国家公园之范围内，心里对它既响往又好奇。

机会终于来了！今年七月的某一天，于报上获悉河婆同乡会欲于八月一日组团前往罗甘布诺湖寻幽探秘，报名截止日期为七月廿多号。我暗自窃喜，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恰是我校假期，心想，总算能让我一睹芦山真面目矣！于是甫由汶莱返抵美里，即刻致电乡会办事处。负责人亮华的回答令我大吃一惊："名额已满，你要等位！"又非搭飞机去旅游，还得等位！？问明绿由，原来怕巴士超载，须得有那位仁人君子退位始给补上。没办法，唯有痴痴地等。

第二天，再联络，没问题了！（退位的是我兄嫂，兄长身为筹委会财政，早已报了名，不料近日身子有些不适，被逼放弃，深感遗憾。）我立即缴费报名，连同老友素娇也

拉了同行。出发的前一晚，所有参与者还被呼吁出席最后一次的筹委会，以安排一切。

说句非奉承的话，参加了此次我们乡会所筹组的“罗湖探险旅游”，使我对筹委会所有成员们的尽责及整个程序的安排，非常佩服，如各个小组；负责交通的、注意安全的、采购食品的、负责厨房的.....全都各尽其职，做得尽善尽美，使两日一夜的旅程，充满温馨与快乐。

八月一日，真是个难忘的日子，这天天刚泛白，我即到菜市场买猪肉去，为的是我负责煮的“梅菜扣肉”必须交差，难得一次为全体同乡稍尽棉力也！（结果却是母亲代劳，惭愧！）中午一时正，到路口与素娇及另两同乡建辉及惠珍夫妇会合，等待由市区驶来的巴士。

出发时天气蛮好，与这之前的几天霪雨霏霏成了强烈对比，大家都庆幸老天关照，可免路途颠跛之苦。车上，我们的乡会会长温南振同乡，筹委会主席彭经察及各组主任分别交待一些细节，安全主任李幼良还把先前准备好的救生衣分配给各位，以备乘船之用。

巴士准时将我们载抵丁渣大桥的拉博市集，由此我们转乘丁渣木山的专用车HILUX（四轮驱动爬山车）向湖边进发。我们一行四十人，车子仅有两辆，每辆限载十人，因此分四组两次载送。我们负责厨房的女士和乡会会长等优先上了车。

常言天有不测风云，我们爬上HILUX，不到数分钟，天气骤变，行至半途，大雨急速落下。部份成员忙著取雨衣，但已于事无补，除了车前座两位幸免，我们全成了落汤鸡。不过，对喜欢大自然兼具冒险精神又酷爱旅游的我来说，倒反感觉是一种享受。我一手攀著车沿，一手拉紧扶

手，半蹲半坐地任由风吹雨打，同时前后左右观赏风景。其实，此时此地，不见得人人有此雅兴，因为眼看著车子在泥泞滑溜溜的崎岖山路上左右蛇行，胆小者早吓得心惊肉跳，分分钟唯恐车子失控冲到两旁。终于，在一个斜坡处，我们被迫下车步行。为了争取时间，车子掉转头载另一批人去，丢下我们自个想办法。这下有难了！空手已寸步难移，还得大包小包的把全部食品也一块带走。又是一个体验；平日买东西，何时轮到自己抬，顶多由车上搬下拿进屋里，可现在不但一手提，两手揽，还得步步为营，以免连人带货一路滚下坡。幸好，大家心情漂亮，虽苦犹乐。行行重行行，由山路走向沼泽，再涉水而过，大约二十五分钟，才见著早守候在那儿的小摩多船（长舟）。同乡们慢慢登上船，船儿缓缓地经过两旁长满灌木丛的小溪，然后进入大支流。

约略行了十多分钟，我们的船速逐渐加快，没多久即驶入响往已久的罗甘布诺湖。该怎么形容那一刹的感受？其时是下午五时光景，大雨依然下著，四周灰濛濛一片，我们的船头激起兴奋的水花，混和著雨点飞溅在每个人脸上、肩上。大夥儿愉快地谈论著，我身旁的张边谈边在寻找不知搁在那儿的救生衣。忽然，我留意到船儿彷佛驶进一望无际的大海，海面上波涛起伏，船儿乘风破浪地前进。我好奇地问舵手；这可就是罗湖？他点头说是。怪了！我不禁暗忖；明明是湖？何来那些波浪？而且整个湖面一波接一波此起彼落，看来非常汹涌澎湃。我凝视著湖面，疑虑加深，但未感到惧怕。同乡们有些已开始担忧，坐在最前方的老张为了给大家壮胆，高唱；海浪涛涛我不怕.....。不怕归不怕，突然一个大浪打来，船儿“死火”了，并被抛到岸边。驾船的友族舵手先生表示这浪太大了，他跑了这么久的船，从未见过

如此大浪。

为安全计，他把船靠近岸边一间小浮屋。又一个浪袭来，船激烈震荡，随著风势，一件救生衣飞出船外，掉落水里。我初还以为是哪位把救生衣提供给我们，（那正是张的）。船安定后，舵手先生为减轻重量，要我们中一部分人上屋里等著，反正距目的地已近，他回头再载。于是，十二人里下了五位，我是其中之一。我们望著广阔浩瀚的大湖，担心的是下一批二十人能否安全抵达。

从下午一时美里市区集合，直至抵达罗甘布诺湖的宾馆，为时已是傍晚六时多，而最后一批来时，早已黑漆漆分辨不出东南西北。（难怪隔天清晨，筹委主席彭总是逢人便问？你可知你是从哪一方来？）

进入宾馆的首件事即是“更衣”。经此“一役”，无人不是全身湿透，连背包里的衣服也彻底染湿（除部份防水的袋子或用塑胶袋包住衣服的才逃过劫数。）因此，借裙子的，借衬衫长裤的，借内外衣全套的，忙成一团，整个客厅厨房湿漉漉的没个干处。所幸卧室足够，大房可容七、八人，大家轮流洗涤后，很快便安顿完毕。

负责厨事的娘子军立刻进厨房去了。煮饭的、冲咖啡的、泡茶、弄菜的（菜均在各人家里煮好带来，只须热一热即可），七手八脚，大夥儿忙得不亦乐乎。一道道香喷喷的菜肴端上桌，碗盘匙叉开始叮叮当当响，接著是悉悉嗦嗦的狼吞虎咽，夹杂著赞美，谈笑和外面的风声雨声，组成一曲格外动听的交响乐。

祭好了五脏庙，同乡们个个精神抖擞，我们在客厅里围成了一个圈（浴室般的客厅，托风扇的福，不多久即变回干干爽爽。），或席地而坐或坐在凳子上展开了这晚的余兴

节目。

余兴节目由杨主持，首先请乡会会长致词，他对大家热烈响应，来到地处偏远的罗湖，这种带有几分探险的勇敢精神，表示十分赞赏和鼓舞，他希望大家玩个痛快。另一方面，他也对这次筹委会的慎密周详的安排非常满意，并说此次的旅行，全靠彭落力主催，才得以成功举办。会长致词后是“自我介绍”。自我介绍原是每个活动都必须的，也唯有如此，才能最快速地彼此认识，取得沟通。

每个人有自己的介绍方法，有者简短，有者详尽，四五十岁以上的同乡多有非凡的经历，碍于时间，无法细述。诚如身为总编辑的李说：“年轻时再危险，困苦也经历过，能活到今天，生命就像是捡来的，所以，一切无须担忧，坦然处之就是。”就那么几句话，已令人不敢小看我们河婆同乡。瞧！在座的，有律师、工程师、经理、总编辑、作家、教师、保险从业员、专业人士、秘书、书记.....听得大家连连赞好。

接下来的节目有诗歌朗诵、猜一猜、吹口哨等。最难忘的是“吹口哨”，老张一曲“夜来香”已属一流，再来个彭的“学鸟叫”他模仿四种鸟的叫声，维妙维肖，简直能以假乱真，令人听出耳油。.....“诗歌朗诵”也颇博人大笑，《春晓》与《思乡》这两首唐诗在小张与摄影师老杨的改造下成了歪诗：“春眠不觉晓，处处蚊子咬，夜来巴掌声，不知死多少。”；“床前明月光，桌上十三张，举头望明月，低头输精光。”

余兴节目就在笑闹声中结束，紧接下来有“夜宵”：炒饭、面包、粽子、花生、瓜子、梅子.....食品之多，胜过在市区里，想是温唯恐在荒山野岭食物难觅，多多益善。其

实，晚餐太丰富了，人人肚子已达饱和，虽近子夜，胃肠里的食物仍未完全消化，故许多东西得留待明早解决。

对我而言，或许是平日大家难得碰面，多少有些陌生感，经过这一天一夜的相聚，距离已然拉近许多。很自然的，我又加入李、彭、张等的“时事评论”，直至凌晨两点多，才与素娇，杨回返卧室。原以为尚有几小时可睡一觉，岂料话匣子一打开，竟又没完没了，我们三人乃儿时玩伴，素娇与我还常聚首，杨自中学后极少碰头，于是，由儿时趣事，年少的梦，直谈至成长后的种种心路历程，……。蓦地，外面传来彭的喊叫：“天快亮了，我们钓鱼去。”方知已谈了个通宵，赶紧闭上双眼，心想睡它半个时辰亦胜于无。蒙胧间，又是彭的声浪：“要欣赏日出的请早起！”再也睡不下去了，一骨碌爬起去梳洗，居然还精神饱满。

真正看清整个罗甘布诺湖是在第二天。这天大清早，同乡们已陆陆续续起床，除了一小部分在厨房准备早餐，全都挤到露台上观赏“湖景”。此时的湖面宁静可爱，昨日的惊涛骇浪早不复见。倚栏眺望，湖边蓊蓊郁郁的树木，林间悠闲自在的白云，湖中柔和亮丽的晨曦，再有，宾馆前面青葱草坡，小径两旁簇簇繁花，这一切的一切是那么飘逸脱俗，引人暇思，置身其中，心境有说不出的恬淡祥和。美景当前，同乡们也不愿错过，纷纷留下倩影，永恒追忆。

钓鱼，游湖原是我们此番前来的主要目的。鱼儿肯上钓，随杀随烹，味道一定鲜美无比。把煮鱼的配料都带齐了，结果却因雨季，湖水高涨，钓鱼美梦成了泡影。（尽管如此，一尾小小鱼儿在我们行将离开时，却含情脉脉跳上长舟与我们行个告别礼。）

游湖时间定在上午九时，我们的交通依然是昨日的小

摩多船。（船与宾馆均属同一人所有。）湖的面积估计至少有十公里，我们绕湖一周费时三十分钟左右，沿途无特别景观，仅一处遗留著一百多年前皇族的陵墓。湖面多处撒著鱼网，可以想见湖水浅时鱼儿丰收状况。游湖的最大享受该是那种海阔天空，心旷神怡的感觉。

回返宾馆，桌上一大堆食品等著。辛辛苦苦带了来，不吃白不吃，能吃的尽量吃，有本事背的，也顺带一些回家。那些米、面包、米粉、粿条、洋葱、罐头等，全留给宾馆主人享用。

大约十时许，我们依原定计划离开。回程虽少了食物，但那大堆湿衣服，无形中增加了负担，尤其那段水深及膝的沼泽和泥泞山路，每个人免不了气喘吁吁。大家开玩笑说：在家安安乐乐享福你不要，偏走到荒野山郊来受苦！说真的，若不是有这么一群相知相熟的同乡，谁有那份闲情逸致于百忙中作冒险旅游？

中午过后，整组人陆续来到集合地；拉博市集。巴士预约二时抵达。乘这一空档，或喝茶聊天的，或四处逛的，买水果、买米……各有所忙。

登上巴士，料想大夥儿一定非常劳累疲惫，然事实却完全相反，在淋雨、缺乏睡眠的双重折磨下，一个个依旧精神焕发，连喷嚏也未曾打，一路上欢言笑语，歌声不绝。大部分同乡意犹未尽，希望乡会今后不断筹组类似的活动，让同乡之间增进情谊，同时增广见闻。

我期盼著。

（此稿完成后，忆及有段重要“插曲”忘了提及。特此补上。）

此乃有关我们首批同乡抵罗湖时，湖面掀起大浪一

事。事后同乡们谈起：何以首批人进湖时，湖面波浪汹涌，而第二批进湖时，却毫无浪迹？同样是风雨交加，前后相隔不过半小时。

追究起来，有位同乡问及我当时是否在首批船上。没错！我确是在那艘船里！我当时穿了件红白相间的衬衫。于是，竟有了不可思议的答案，问题，就出在这件“红衣”。原来罗湖有个禁忌，渡湖者若著红衣，就会触犯湖神！乍听之下，我吓得全身起鸡皮疙答！这个禁忌我事前毫不知情，据说第五台曾有此一播，而我们乡会也有提及，只因我忽略了，险些儿闯了大祸！想想真是罪过，如果当时实不幸覆了舟，造成若干伤亡，我岂不成了千古罪人！？虽说不知者无罪，但我不害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无论如何推卸不了责任。所幸，湖神只警戒了事，一切平安大吉。

事过境迁，每回忆及，总有点劫后余生之感。

一九九八年八月十日

汶莱情结

乘著开斋节假期，我陪同弟妹、妹夫、小侄子、侄女及外甥们到汶莱和平之乡的首都斯里巴克湾市的奴鲁伊曼皇宫向汶莱苏丹陛下、苏丹后、苏丹妃及皇室成员们祝贺佳节快乐(Selamat Hari Raya)。

每年开斋节的第二天至第四天，奴鲁伊曼皇宫均在上午十时至十二时、下午二时至四时开放以让全汶各阶层人民及外国到访者向汶苏丹陛下、后妃及各皇室成员贺岁。这已是我第四次参与。那种全民欢腾的热闹景象，使我深深感动。

记得三十多年前，少女时代的我首次踏上汶莱国土。其时，油城诗里亚的大油桶，钻油井及熊熊燃烧的高火把最令我惊叹。那些火光把四周照亮得如同白昼，热烘烘地叫你无法接近，尤其海边那一盏，我曾站在远处瞻望良久，印象特是深刻。

那一次，友人带领我与姐姐从美里直上马来奕，经诗里亚、弄勿、双溪岭、打里塞、再上都东、斯市到摩拉海港，然后返回诗里亚夜宿。一天内跑了全汶大半个国境，走马看花的也拍下不少景点！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如诗里亚邮政局旁的风尾松一景，三十年来一直占据我脑海；广阔洁白的摩拉天然海滩；具乡野风味的马来奕河畔，充满情调的

汶莱河水上风光 (Kampung Ayer)迄今均未曾褪色。

第二次重游汶莱国是在七十年代初，那时对汶莱已不那么陌生，我与一班朋友直上斯市（斯里巴克湾市简称），参观汶莱博物院，水族馆，游汶莱河畔，再乘船过境林梦 ..... 。

真正旅居汶莱始自1974年。那年八月，从报上获悉汶莱拉慕岭的九汀中华学校欲微聘教员，毅然致函应征。第三学期开课即走马上任，年方廿三岁。

回想起来，仍有些不敢置信自己当时的胆识。那真是个全新的尝试。虽说这之前在家乡美里已有几年教学经验，但那时是一名普通教师，且有多位同事共处；而来到九汀中华学校，身份竟是校长，同事只得一位，且此间华小因经常请不到教师，学生来源短缺，已面临关闭恶运。因此，我必须肩挑整顿学校，面对一切挑战的重任。

我当时的心境是很乐观的，与在教育部任职的张董事长见面交谈后，（张现已改行从商）再与前任董事长刘老伯（学校创办人之一，现已故）及另几位董事打过招呼，便被安排与同事蔡(其实是老同学)暂住在名誉董事长吕老板(现已故）的板厂里，开始了新的粉笔生涯。

板厂和学校相距约两公里路程，吕老板的车子免费接送我们，偶而也借用张董事长的。大约一个月后，我们搬到宋董事（教育部职员现为中学教员）的旧居住宿，一年后新校舍建成，在新校舍旁增建两房，我与蔡始有了正式居所。

提及我初抵时的学校环境，实是比山芭还要「山芭」。住家式的破旧高脚木板屋，有一道木桥与后面小厨房相连，四周尽是杂草和树木，放学后人烟渺茫，夜晚蚊虫纷飞，说有多荒凉就多荒凉。

或者是初生之犊不畏虎，以一个受华文教育的年轻女子，在一个以巫语为国语的回教国，当一个地处偏远，校舍简陋的华小校长，我居然毫无心里压力，与校董、家长、学生们相处甚欢，与官方人员接触亦不觉得为难，其时，全校学子仅三十位左右、华族、杜顺族参半，平日教学，华语是为媒介语，但与官方人员交谈则以巫、英语为主。其实，我的巫语在那时仍半生不熟，说英语亦吞吞吐吐，犹记有次与教育部督学用巫语对话，’banyak’与’ramai’被我混为一体，还有劳他当面指正，而我依然笑嘻嘻，“脸不变色心不跳”。

是那一股干劲和充沛的活力，我在九汀华小一教三年多，校务渐上轨道，教师由两位增至五位，（包括政府派来的两位巫文教员）学生由三十位增至五十多位，学子成绩逐年提升。这期间，董教合作得天衣无缝，我们增建校舍，到处筹款乐捐，一切亲力亲为积极办理。终于校舍落成，择日来个落成典礼暨游艺晚会，大事庆祝一番，其他学校如奕中亦拔刀相助，呈献几个精彩节目。最难能可贵的是，远在斯市的拿督王金纪先生，迢迢数十里赶来捧场。瞥见他坐在我们临时布置的露天广场前排，仰著头在欣赏每一个节目演出，神情是那么赞赏与专注，直至十一时散会，我禁不住万分感激。

在拉慕岭九汀的三年多生活是温馨愉悦的。这一带是农村，村民们大都温和善良。他们对我们格外关怀，时不时送来一些蔬果瓜豆之类，并邀我们到他们家作客。我们除了上课，闲暇时便到附近农家走走。去得最多的是宋董事的菜园，他身为教育部职员，但每天一下班，即由斯市驱车返回住家，立刻换上工作服，拿了锄头，到后园协助其父种植瓜

菜。每逢周五，他把长得肥肥嫩嫩的瓜豆和绿油鲜美的蔬菜收割打包好，送到双溪岭他姐夫处，以备周末、周日载往马诗区斗磨场出售。我与蔡常乘便跟他到双溪岭，去领略另一处的农村本色。

双溪岭确是有名的农牧区，几乎大部分人都以种植或养鸡鸭，牛羊或养猪为生，我认识的一位文友刘泛(现为牧师)，家里即是开农场的。他们还有一大片果园，我们到访时，他送了四棵榴连秧苗予我，可惜我返校后没好好照料，不久即告夭折。三年多一幌而过，这段日子里，我在拉慕岭、九汀留下不少足迹，有时亦到都东、斯市游玩。

1977年岁暮，我因长子稚幼无人照顾而放弃了教职。呈上辞职信后，董事长及多位董事(洪、宋、陈、田、方等)均三番四次加以挽留。我在事业与孩子无能兼顾下，婉言谢绝。结业典礼后，董事部在当晚隆重设宴欢送，令我感激涕流。席间，刘老伯更显得万分难舍，他泪眼迷朦，拉著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表示他已一大把年纪，我走后不知何年何月能重见，希望有机会返汶时再去看看他。万一他逝世了，也一定要到他坟上去上个香，告知他我的到来.....他那份视我如亲女般的情意，我无以为报。若干年后，我有缘再访九汀，刘老伯已撒手西归。我确曾到他坟前去凭吊，唯一时没买到香烛，未知他老人家会否见怪。

岁月匆匆，离开九汀中华学校后，我迁居民都鲁，第二年二儿子出世。三年后小女相继降临人间，隔年返回美里定居。不知不觉八年光阴已流逝，那二千九百个日子，已完全与汶莱脱离了关系。

原以为在汶莱的生活早已划上休止符。岂料上苍安排，于1986年初，我又重临汶莱——这个曾经让我渡过三年

多快乐时光的温床。

虽是旧地重游，感觉完全不一样。上次是为单纯的理想而来，此次却是为现实的生活所驱使。

在人生里程碑上，这一程是较踏实而平静的，我在双溪岭中岭学校觅得一职位，主要担任华文科、体育与户外活动，我的三个小孩均随同我到此校接受教育，那年小女刚满五岁，正好进入幼稚班就读，大儿子小四，二儿子一年级。

中岭学校位于双溪岭马诗公路旁的一个小山坡上，背山面海，环境清幽。教员宿舍就建在校舍右边，校园四周椰树迎风招展。校舍前方有篮球场、左面是操场和停车房、后边是更高的斜坡，一大片树林蓊蓊郁郁。林间尚有清泉，自山腹中潺潺流出，泉水洁静无比，味甘甜可饮用。

中岭学校说得上是诗人雅士的好住处。整日里微风轻拂，暑气全消。站在校舍楼上凭栏远眺，湛蓝大海及点点邮轮尽收眼底。黄昏夕照，又是美景当前，有兴致则可随意坐在宿舍梯口，观赏那火红的大圆球，在七彩缤纷的云朵衬托下，渐渐地沉入海里。夜晚时分，气候更清凉如水，沁人心脾，精神为之一振，坐于草坡之上，沉思冥想或数星望月，均令人心旷神怡，刹那间除去一切烦忧。

就在如此“与世无争”的环境里，我一住十三载。上课、补习、阅读、写作，日子在昼夜交替中飞逝，孩子们在朗朗读书声中成长。如今，老大、老二即将大学毕业，小女也快念完 A Level，而我，已由青年步入中年，虽未满头华发，相差亦无几。

十三年，不很长也绝不短的一段时日，除了假期，我都身在汶莱，与汶莱的学子，同事，亲友们分享快乐，分担愁苦。我们结伴同行，踩遍汶莱的每一寸土地，自马来奕县

到都东县，汶莱摩拉县到丹布隆县，或坐车或乘船，公园，湖泊，瀑布，小溪，我们都不愿错过。尤其是享誉东南亚甚至全世界的遮鲁东公园，我前后到过无数次。那儿的环境之美，设计之新颖，娱乐场之多，足可馋美美国和日本的迪斯尼乐园。无论大人、小孩、青少年，均爱到此一游。单只广场上的舞台及音乐喷泉，已叫人叹为观止(美国红星麦可积逊曾受邀在此舞台献唱)。另者：水上乐园，云宵飞车，海盗船，旋转摩天轮，音乐椅，太空汽球，Break Dance，Take Off，碰碰车，火车，小跑车.....不胜枚举。这些玩艺大多数是年轻人的最爱，老年人较不适合，但若是要散步谈心，这儿无疑是最佳场所，因凉亭绿茵处处可见。

遮鲁东公园无可否认乃全汶最大最美之游览胜地，占地非常广。据说目前尚未建峻(现今建成的未达全盘计划之一半)，可想而知它的宏伟与非凡。

汶莱和平之乡，资源富庶丰饶，环境幽雅美好，生活宁静幸福，她是人们梦寝以求的安乐之乡。我在汶莱旅居近二十载，几乎已相当于半个汶莱人。对汶莱，我已有一份不可割舍的感情。那分亲切和熟悉感，或许比不上土生土长的汶莱子民，然我这份感恩的心，却是千真万确，不容置疑的。

一九九九年

无语问苍天

原是充满愉快的旅程，原是非常振奋的游历！偏偏阴阳差错，偏是造化弄人！在刹那间，我们的周遭布满愁云惨雾，我们的心境已是悲凄难解！

犹记那天晚上，妈、小舅，两位叔伯及我一行五人自河婆三舅母处乘小巴士返回深圳小舅的家。甫下车，守候多时的舅母及表弟们即驱前来帮提行李。我们大半天的路途跋涉和寒风袭击，依然毫无倦容。

洗过热水澡，解决了民生问题，表弟献上一杯热茶。喝著喝著，我才发觉空气间有些不对劲，不该有的沉默写在每个人的脸上。小舅更显得失魂落魄，扒了半碗饭就离桌去打电话，舅母与香港来的大表兄在窃窃私语。

终于，舅母把我和母亲叫进房里，她边走边拭泪，诉说安微的小姨刚在下午逝世了！

就如一声响雷，直轰得我和妈惊慌失措，乍见房内的小舅与表弟们已忍不住失声痛哭，我们不禁泪流满颊！这是万料不到的意外之意外！怎么可能呢？这天恰是万人欢庆的耶诞节。我们十二号抵港，十五号到深圳，十六号与小姨通电话，十八号到广州，十九号至廿五号去普宁市梅林及流沙，再到河婆返深圳。.....前后不到十天光景，突然间，我竟失去了可敬的小姨！

我们一时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尤其在九天前，小姨仍在电话里与我们畅谈一番。她本是高级知识份子，退休后与夫婿一起领退休金享晚年，一儿一女皆长大成家，职位不低，他们无后顾之忧。十年前，她还到过香港元朗，住在大表兄家里，母亲特与弟弟千里迢迢去和她会面，相处甚欢。……唯一不幸的，是她在四年前，因车祸断了腿骨，手术后回家休养期间，不慎再次跌伤。据小舅说，她前后做了四次手术，最近已持杖上下楼。……

小舅与小姨年纪相差两岁，两人小时曾一同当兵，并肩作战，彼此感情最深，因此，他也哭得最凄切。小舅母哽咽地告诉我们，二十年前，她们一家七口生活非常贫困，小姨夫妇俩对他们尽力帮助！不想今天孩子成长，尚未报答，她却撒手而去！

据我所知，香港的大表兄在中国东北念大学时，其父母（大舅及舅母）双双在西马谋生，他的生活费亦是小姨供应。……

我虽然与小姨素未谋面，可我与她通过信，更从照片及父母口述中，对她印象深刻。母亲常说她命最好，家中排行最小，书念得多，人长得美，又本事，又能干！……

可是，可是，谁知道，一位如此难得的先进女性，却落得如此下场？她的离去，不是病魔所致，不是无药可救！而是，她用自己的双手，结束了自己！据小姨丈说，她一直怀疑自己不久人世，她认为她不但脚无法治好，还有肝炎，食道癌及其他各种病症，但是，她不想拖累丈夫，不想累及子女，她便自行了结。……

多可悲的想法哦！她为何不乐观一点？她甚至不相信医生的话，以为医生连同全家人都在瞒骗她。姨丈悲恸地

说："四十年来，我们始终相依为命。她给我的温暖和热爱胜过我给她的百倍。她对子女有特殊的感情，对父母及兄弟姐妹百般周济，情深义重，可是她自己却是省吃俭用，艰苦朴素，从不多花一分钱，连一件好衣也未做。"如此一位难得的"好人"，她应该有好下场的！她一生只在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她把她的光和热献给别人，直至最后。然而，为什么？她处处为别人著想，她却不能安享晚年？难道她为了不想增加丈夫，子女的负担和麻烦，就必须彻底牺牲了自己？

或许明表弟说得对："妈妈一生著想的是别人，唯独不关心自己。"可怜明表弟，他当天下午因公事抵达深圳，前后不到三小时，安徽、合肥市家中即来电谓母已去世。一时间，他几乎痛不欲生，见著我们时，早已声嘶力竭成个泪人！……

我在激动过后，对小姨的不幸再细细分析，根据小舅及表弟们表示，小姨近来情绪很坏，常有轻身之念。

那么，她为何不早不迟，偏在我们到深圳之时实行？莫非是我们的"深圳之行"刺激了她？她因为不能与我们见面，失望之余更加心灰意冷？她在和我们通电话时，亦一直强调她已好不了，此生没机会相见了。

……我其时只当她是担心，尚不断安慰她，并向她承诺明年四月将与母亲及大表兄去探她。……因听她说话中气十足，所以我想她的身体一定健康得很，我们是绝对后会有期的！故此，我实在惊慌于她的逝去！难道是我错了？

小姨已在表明立场而我们却没去安徽见她最后一面！据姨丈说她在打过电话之后大哭了很久，这么说，她的确感觉无法与我们相会才去意更坚？太可悲了！为何我们当时也没想到接她来深圳与我们聚几天呢？

从安徽来深圳只需搭两个多小时飞机，而且恰巧明表弟又要到深圳办事，若我们中有任何一人建议明表弟顺便带小姨一起来，或许她便逃过劫数了！

唉！如今一切已太迟了！小姨的走，是在这么一个特殊的情况下，叫我怎能忘怀？况且我对她实在抱歉啊！

对她，我除了感慨，已无语问苍天。

乘此清明时节，一份寄意，原她九泉之下，永远安息！

一九九九年四月六日

雨夜赴宴

第二学期刚开学不久，住在首都斯里巴克湾市的亲戚兰频频来电，谈及她近日即将迁入新居，一直为收拾、整理及布置而大忙特忙，已拿了两星期的事假，并决定下个周末宴请亲友，邀我届时一定抽空出席。

得悉如此大好消息，我立即向她道贺。兰自砂州嫁来汶国，眨眼近二十载，夫君汉为汶国公民，任职政府机构。婚后他们一直居住在政府供应的排屋，屋里一切家具齐备，若有破损，政府当局随时派人维修或更换。孩子们的学费亦由政府支付，他们每月只需付极少的水电费。兰就在此种优异的环境下，相夫教子。待孩子较长后，她也觅得一餐厅收银员的职位，一做十载，渐渐升至主管，一家五口，生活过得极舒适写意。

唯一令兰感到有些遗憾的，即是虽不愁住，但屋子始终并非自个的。

其实，爱民如子的汶国政府，每年均有建屋若干间，供子民申请购买。为了减轻子民的负担，还实行无利息贷款，且无须付首期款额。若申请到了，由汶国苏丹择日亲自莅临移交门匙，随时可迁入居住。

就在今年四月间，兰也终于得偿所愿，申请到位于斯市甘榜林巴住宅区(Perumahan Kg. Rimba)的一间独立洋房。

五月廿二日晚，是兰与汉夫妇庆祝乔迁大喜之日。他们于新居楼下，除设了丰盛的自助餐宴，还备有大量的新鲜鱼虾、螃蟹、鱼丸和香肠之类。烧烤炉更早候在一旁，随时提供服务。

我于当晚六时许由奕县双溪岭驱车前往，向来不会认路又无方向感的我，还要劳汉亲自在约定地点“候驾”。以往兰住在加东区，以我在汶国旅居二十几载的经验，加上多次往返，才能轻易抵达。而今，甘榜林巴乃新辟住宅区，虽说由高速公路去并不算远，然首都的公路四通八达，该走那条路线，我实在无所适从。（并非说平日住奕县的我，对斯市异常陌生，实际上，斯市的许多地方我均已到过，只因每次我都是乘搭顺风车；不曾认路。）所以，除了加东，如问我 Kota Batu 或飞机场该如何跑，我一律要喊投降。

说来可笑，那晚我起程时，天色还蛮好的，不想都东县一过，便下起大雨来，随即大地呈现一片黑蒙蒙。这下可糟了，我对黑暗向有恐惧感，视力又差。我变得战战竞竞，速度愈来愈缓慢。到了遮鲁东公园入口处，我习惯性地把车弯进，经公园由甘榜遮鲁东驶出旧路，准备再由旧路转往加东市。（这是我上斯市唯一最熟悉的路线）。

岂料车子来到旧路时，我更加提心吊胆，雨依然下著，车辆川流不息，而这整段路由于扩建工程一直在进行，路的中央及两旁设有许多指示标，只瞧得我眼花了乱，心神不宁，一颗心管自卜通卜通地乱跳，巴不得立刻赶抵加东。这一耽搁，数十里的路程竟让我花了一小时有多，害得亲戚以为发生了事故。

密密的雨丝仍旧布满天空，有汉在前面引路，我心情顿感开朗。左弯右转的似乎走了好远的路，也经过不少地

方。反正我分不清东南西北，便只紧跟著汉的车，其余一概不理。太约行驶了二十分钟，总算“大功告成”，当车子停在一座灯火辉煌，人潮涌济的独立屋前，我大大松了口气。

这晚出席的亲友不下百人，有我熟悉的，也有我不认识的，他们都热烈地向我招呼，欢迎我冒雨远道而来。我微笑点头，来不及向他们问候，先上楼给自己洗个澡，让清爽取代一身的疲累。

兰和我简单交谈几句，又周旋在其他宾客间，她今晚穿著扑素，显得又兴奋又忙碌。我端著食物与几位亲人坐在一旁，边吃边聊。晚风伴著爽朗的笑声，细雨挟著阵阵的清凉，我们尽情地吃喝，每个人的脸上挂满欢愉。

宾客们仍陆陆续续的来，一批批的走，直至凌晨一时许，始逐渐冷清。

参加此次宴会，最令我感动的是，出席宴会的巫族朋友为数相当多，他们诚挚地来祝贺，斯斯文文的吃，然后握别。他们与兰及汉仿佛一家人似的，显得那么友好、亲善。汉是道地的Anak Brunei，讲得一口流利的本土方言，不认识他的人，常误以为他是马来人。

最后来的两批是兰的同事及他们孩子的朋友。他们对餐厅煮来的菜肴似乎兴趣不大，一个个均在烧烤炉前忙著，烤醉虾的（用锡纸包著，加点酒），烤鲜鱼、螃蟹的，烤香肠、鱼丸的，烤鸡膀膀的，忙得乐开怀，更吃得津津有味，我们这几位“大食客”，岂肯轻易错过，加入阵容，吃得肚子强烈抗议，还自圆其说：“难得一次，明天再减肥。”

当我们收拾完毕，距天亮仅剩三句钟。

次日醒来，已是八时三十分。也许大颗儿都太累了，满屋子静悄悄的毫无声息。

我乘机参观了整间房子。

如果以价格来衡量，我觉得此乃最便宜的屋价了。据汉表示，他们分期付款，每月付两百元，全数付清约须七、八十千，说是半买半送更贴切，因若以市价计，此屋至少须汶币三十万。它的体积其实与独立屋无异。前后有楼梯。楼上三房一厅，有两间浴室，另有厨房晒台，一切设备齐全。楼下暂时空著，可供泊车或其他活动之用。四周的空地颇大，多建一屋亦绰绰有余。

我不禁想，汶国的子民实在太幸福了！他们不但收入丰厚，又无须付所得税，生活条件各方面均非常优越。举几个最简单例子，身为汶国公民，病了求医不必付医药费，老了可领取养老金，寡妇孤儿可获得特别照顾。我的一位友人就曾因心脏病赴新加坡动手术，非但吃、住、旅费、手术费全免，连陪她同行的亲人之一切费用，亦由政府支付。此种宽厚的待遇，相信是其他国家少有的。身为汶国子民，请千万珍惜所拥有的，并自动、自发为国效忠、献身。

中午时分，向兰一家人告别，一路驱车出来，始看清整个住宅区约有房屋数百间，屋子的颜色是清一色的白，屋形的构造亦是同一模式。我又想，我既使强记兰的门牌及Simpang的号数，改次来访也未必能找到，“辨认白痴”有时实是无可奈何。

无论如何，我为兰终于有了满意的住处而欢喜。当我沿著高速公路踏上归途时，“Perumahan Kg. Rimba”的牌子显眼地立在路旁，我恍悟大悟！原来昨晚我走了一大段冤枉路，甘榜林巴，其实真不远！

一九九九年六月十六日

回娘家

一个月的假期转眼逝去一半，原准备乘这无须上课补习的空闲日子，好好读一些书（早挑了十多部摆在旁），与文友聚一聚或写些散文，极短篇之类，然而，回美里，换了另一个环境，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我有如脱胎换骨，终日沉浸在“吃喝玩乐”的另一种情趣里。

多次朋友来电，我若非驱车外出，大部分时间便在房里忙著煮咖哩泡擂茶、酿豆腐做菜粄或杀鸡宰鸭，蒸糕饼，常弄得蓬头垢面而又不亦乐乎，有时则是逗著小侄女重复说些单纯可爱的孩子话或陪同一大群小瓜去跑步，陶在汗流气喘的舒畅中。不然，就陪母亲逛菜市场，肉类、果、菜蔬、甜食买上一大把，回家再精工伺候，一道道色味俱全的佳肴陆续上桌，吃得合家大小欢天喜地，直叫肠受不了，偶而，我也陪母亲到后园去“干活”，与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享受泥土、青草的芳香。

母亲是典型的传统女性，克苦耐劳，勤俭持家。她那个时代的女性有所不同，是个思想开通，没进过学堂却书识礼的妇女，她平日说话，一些成语，谚语，歇后语常口而出。早几个月，厄尔尼诺令人大叹苦经，近几个月拉娜现象又闹得满城风雨，母亲却轻描淡写地说：“这不算么，现代人太幸福，真正的苦尚未吃过。我小时在中国，

有白米饭吃，每天只以白粥渡日，工作却繁重得很；纺妙织布，做面线，挑水煮饭，团烧.....会做、能做的都做。生活环境又差，几乎每年总有一次水灾，旱灾亦是常有之事。”

母亲回忆著说，虽然她没经历过太严重的天灾，有次“闹饥荒”却使她毕生难忘。那年，她约十六、七岁，（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由于天气过于干旱，农作物毫无收成，许多人远走他乡求取三餐温饱。当时，外公带著两位舅舅到江西谋生，家里只留下母亲，外婆与小舅三人相依为命。那段日子，是连一碗粥，一粒米也难以见到的苦难时期，前后持续了好几个月。母亲与小舅每日清早带些白水，长途跋涉到荒山野地去寻觅可充饥的树根草叶，或偷偷到大富人家的田里捡拾他人丢弃的薯藤，瓜苗之类。走得精疲力竭，挨尽虫叮蛇咬，雨淋日晒而一无所得，空著肚子回家是常有的事。

也许就因为小时常挨饿，如今丰衣足食，造成母亲“嗜食成癖”（食量不大，但喜欢大煮特煮。）像似不多弄些吃的就对不起自己。我们家有两个大冰箱，仍然不够储藏食物，足见母亲购物量之惊人。

母亲除了爱“弄吃”，也兴趣玩玩桥牌，并热爱劳动，还喜追连续集。通常她上午到后园锄草翻土，种些瓜菜、羌葱、忙得大汗淋漓，即可锻练体格，又有大量收获，两全其美。午后的几个小时，是她和几位牌友相聚的时光。我闲著无事，曾细心观察她们，发觉这些阿婆伯姆，在没受过学校教育，晚年生活无聊又不懂读书阅报的情况下，玩玩纸牌无疑是一种精神寄托，还可以训练她们头脑灵活而不致于老化。晚饭后至临睡前，是母亲和全家人围著电视机与星马，港台影星大会串之时。这也是一天中家人最集中的一刻，大

人相互交流生活阅历及所见所闻，孩子们边看边笑，边笑边谈，乐也融融。

母亲家里有大大小小共十位小灵精，由几个月大直至十一岁左右，别看他们都是小不点，一个个皆聪慧伶俐，不但手脚灵活，举步如飞，口才一流，而且思想敏锐，反应快速，读书了得，游戏也第一。他们还懂得“看风驶船”，察言观色。就连八个多月的小婴孩，也不落人后，招手拍掌，吃饭喝汤，看电视跳舞，抢东西，爬楼梯，无一不精。平日见人就笑，玩乐时更笑声响亮，饿时则哭得惊天动地，乍见陌生人也机警哭叫，睡醒一骨碌自沙笼里爬起，端端正正坐在那儿“喊”你抱，令你不得不叹服。其实，与儿童们相处，使自己也寻回童真。

假期里除了享受家的温馨，另一种调剂便是带同回乡渡假的儿女与几位知己夜宵坐谈。在晚风徐送，夜凉如水的河边，酌著香淳啤酒，大夥儿但感身心舒爽，彼此无拘无束，各抒己见。我们谈话的范围很广；金融风暴，股市起落，国家建设，学府风光，安华案件，印尼暴乱，克林顿丑闻，拉尼娜现象，美英炸伊拉克.....有时兴致高昂，忘记时间，场地的限制，一个个理论滔滔，心直口快，真情流露，听者无不赞好。

曾几何时，每学期短暂的假日，已成了我生活上最佳调味品，无论出外旅游或赋闲在家，都是松懈脑筋，驱除压力的绝妙途径，这当儿，能不能“进修”，读，写，工作皆在其次，最重要者，我已获得快乐与满足。

一九九九年

河婆擂茶

热闹欢腾，喜气洋洋的农历新年期间，几乎每一餐都是大鱼大肉。年除夕晚，分散各地的亲人纷纷返家团聚，这一顿团圆饭自是特别丰盛，只因那是一年来唯一的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团聚日。到年初二，新年新气象，免不了添加数道新菜色，吃了鸡鸭，又吃鱼虾。几天下来，爱吃的均吃够了，于是，想吃些青菜换换口胃，自然而然的就想到煮“擂茶”了。

农历正月初七是人日，根据我们华人几百年来的传统习俗，每年年初七吃七样菜是表示新春博个好兆头。虽然不同籍贯的人所采用的蔬菜各有不同，含意也不一致，叫法更大有差别。如潮州人叫“七样羹”，客家人叫“擂茶”。但通常我们采用的菜都必须带出吉利，幸福或吉祥之意。例如：大蒜代表会精打细算；葱代表聪明，芹菜代表勤劳；韭菜代表天长地久；大芥菜代表新春发大财；生菜代表捞得风生水起；芫茜代表缘份等。

我们客家人的“擂茶”以“河婆擂茶”最著名。提起河婆擂茶，可谓家喻户晓，远近皆知。凡客人不但老、中、青各代懂得吃，许多黄毛丫头，小不点亦吃得津津乐道。

煮“擂茶”其实是一门学问。“擂茶”顾名思义，“擂”是研磨之意，“茶”是以茶叶泡制而成。“擂茶”即是原料

经过研磨之后再泡以热茶。详细地说，它的泡制法与潮州人的“七样羹”把七种菜同时放在汤里煮成一锅浓浓的羹有所差异，而且“擂茶”采用的菜类实际上不只七种。认真计算，可多达十几二十种，其中七种是主菜，如芥菜、生菜、韭菜、长豆、芥蓝、树菜、蒜。其余则为配料，有：芫茜、芹菜、葱、菜脯、虾米、茶叶、花生、苦勒心、金谷饭、朱麻丝、红羌丝、必齐、稳当菜（后六种为译音）等。配料多少不计。泡制之前，所有配料必先洗净放入一个状似花盆，内面有细条纹的陶制擂茶盆内，用长条圆形木制擂茶棍用力将之研磨至粉末状，然后泡上滚烫热水，再把各种切成细片炒好的蔬菜及煮得香喷喷的「油饭」，加入盆中搅匀，即可食用。每当人手一大碗乘热享用时，它那飘荡在空气中的独特甘香，简直令你无法抗拒，此种菜多饭少羹浓的美食，一般人皆能吃上一大碗，有者甚至两碗或三碗，竟忘了饱为何物，待放下碗欲起立时，始觉肚子涨得难受。

随著时代的演进，到了一切讲求速率的现今，擂茶的泡制方法已有所更改。为了方便，人们多不用擂茶盆研磨配料而改用搅肉机代劳，泡茶亦不用擂茶盆而用电饭锅。又由于家中各成员各有所忙，不能同时进餐，因此蔬菜和饭也不同时混和在羹里而个别盛在盘锅中，进食时始一样样调配，多少自便。

至于采用的菜类和配料，亦因各人所好而有所选择，多或少种不计较，最重要是能调制出擂茶的甘香与清甜。

据长辈说，在中国，正月初七这天，任何人可随意到附近人家的菜地采摘一些蔬菜回家煮擂茶，园主绝不介怀。是特别日子，特别宽容吧！顶美的规矩！

擂茶虽人人爱吃，擂茶的知音亦非只限于客家人（我

的一些福州与福建及广府朋友都好此道），但“吃擂茶之风”并不盛行，即如我们客属公会有任何庆典时，亦不常见“擂茶”宴客。究其因乃擂茶实不易泡制；菜多、工多、时间长，还得调煮有方，否则泡出来十不像，香味变怪味，就完全失去意义。

潮州人有言：“初七七样羹，越吃越后生（年轻）”。我们客家人亦有同感，多吃蔬菜，有清理肠胃和养颜的功效，尤其在新春期间吃它几碗，全年健康美丽。

所以，奉劝诸君多吃擂茶，延年益寿也。

一九九九年

千禧之夜

那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美里河婆同乡会为迎接2000年的到来，特举办“千禧年欢乐之夜”。这晚，虽说不上人山人海，然三楼的会场已座无虚席，热闹之场面实非寻常可比。同乡们互相问好，握手抱肩，平日少见面的更是如遇至亲，唏寒问暖，说古道今，谈得兴起，禁不住高声讲，大声笑，欢欣快乐的气氛充塞整个空间。乡会会长温南振乡贤首先给大家致词，说明在这1999年12月31日举办，千禧之夜的意义。宏亮亲切的话语把大夥儿谈笑的声浪压了下来，“千年千岁同欢共庆迎千禧，新世新纪齐心合力创新机。”会长对本乡会以及同乡们的期许，凭此二句已可概括。实际上，那正是会长写在舞台两侧的题词。

余兴节目随即展开，先是由邓玉忠同乡指导的华乐表演，一个个跳跃优美的音符及乐手们专注投入的神情，把每个人带入另一个境界。紧接著有口琴独奏、舞蹈、独唱、客家山歌、相声、话剧等。

之间，尚有幸运抽奖振奋人心，其实，大家并不贪那一份礼品，皆因每一份奖品，都包著一颗心，裹著一份情。所以每一个号数报出，人人竖耳倾听，对准了，小孩飞奔快步上台，大人笑咪咪迈步向前，而后欢天喜地地捧著礼品归去。

“河婆风味”亦是千禧之夜难以忘怀的主题之一。由本会热心人士报效的各种河婆美食；菜粄、地豆粄、奇葩、煎堆、包子、九层糕、橘子、花生……尚有各种饮料，摆满会场内之桌面。约九时许，台上主持人一声“号令”全场轰动，刹时间，会场成了食堂，但见人影幌荡，儿女为父母效劳，小童为自己争取，菜粄煎堆、茶杯纸盘，轻盈地飞来舞去。端送之间，奥妙地谱出了吃的面面观；有者狼吞虎咽，有者细细品尝，也有者先欣赏别人吃，静坐不动。（不知他们是否想及蚕食的情景？）

纵观这晚的余兴节目，说我们河婆人非常多才多艺亦不为过，每个节目均有独到之处，好听的叫人听出耳油，好看的使人陶醉其中，好笑的全场欢声雷动。

几位唱山歌的祖父祖母级，他们唱得那么认真感人，想必他们都很怀念年轻时那段隔山唱情歌的情景。

相声“姑娘十八两朵花”由本会妇女组相声高手温素华与关春花两位同乡联合表演。她们以本身为主题，说出人生经历，婚姻和谐，影射大家要乐观面对一切，从头到尾具有高度的娱乐性，令全场爆笑不止。

今晚压轴戏，话剧，掀起另一个高潮，排在最后演出，主角为有“河婆金牌导演”之称的张伟琴与李玉生同乡。以2000年高科技电脑时代为主题，反映在这资讯发达的社会，（一切已趋向电脑化），如果依然食古不化，保留在旧有传统的阶段，就赶不上时代的列车，可能连起码的民生问题亦无法解决。

全剧出场的人物，尚有多名小贩与消费者，场景是小贩中心，卖瓜菜的，卖油条的，卖叉烧鸭饭的，全粉墨登场。最引人注目者，首推两位主角的“太空人”扮相，他们

代表了高科技时代下的产物，一切自动化、电脑化，只要电纽一按，天下事皆一目了然，迎刃而解，所以说2000年的世界是电脑的世界。

话剧之前，被誉为“电脑专家”的张伟有同乡给大家讲解何谓“千年虫”。这本是一个大标题，全球各国总共花了六千亿美元来研究，如何防范及制止电脑千年虫事宜。当晚本会出席者亦担忧子夜十二时，会所是否也会受千年虫“侵袭”？于是张同乡告诉大家，所谓千年虫，并非某种厉害的虫类，会使飞机从高空掉下来，或吃掉你银行的存款。它只是一个名词表示我们的电脑系统因未知晓2000年后的事情，因此可能造成一些错乱，导致电脑操作出现问题，而产生各种故障与不便或发生不幸事件，但这些并非一定会有，唯必须做足防范工夫。这一解释，简单明了，结果证明，千年虫乖乖听话，并未出来怍怪。

终于，千禧之夜奏出当晚的主题曲：“祥龙迎千禧”，潜伏在舞台上的瑞龙在书画大师温南光同乡徐徐拉开布幕的一刻，以意气风发的英姿，随著热烈的掌声，舞向充满希望的千禧年。数百粒彩球不甘落后，劈劈啪啪代替迎新炮竹，全场人兴奋不已，争先恐后涌入临时舞池。闪亮的彩灯，欢乐的舞者，彼此已融在一起，同步跨越新世纪。

二〇〇〇年

亲　恩

今天是父亲节，我对父亲的思念越发深切。

坐立难安，心情更加沉重。

走进厨房，见母亲默默地准备著晚餐。

“妈，您休息一下，我来帮您。”

母亲望我一眼，无言。

我却发现母亲眼角湿润。

一阵心酸，我不禁热泪盈眶。

父亲离我们而去已整整三十八载。这些年来，母亲由中年跨入老年，我与兄妹姐弟由幼年踏入中年，其中的人生际遇，心路历程，变化不可谓不大。唯一不变的，是我对父亲的怀念及对母亲的爱。

在父亲刚逝世那年，母亲简直哭断肠，我也几乎天天都陪著母亲拭泪。尤其在父亲辞世三周后的那个清晨，母亲躺在床上哀哀恸哭且频频呼痛，那是小弟即将要来看世界。被拒在房门外的我，恨不能为母亲分担，但听一位叔婆轻言劝慰说：“X婶，你千万要撑著，只求平平安安、顺顺利利把孩子生下。如生个女的，就送给别人去，若是生男，无论如何也要刻苦把他带大。”接下来是母亲更加伤痛的饮泣声，我蹲在门外，亦哭成了泪人儿。

真难以想像日子是怎么挨过来的，父亲一走，全家顿

失依靠。母亲的哀伤，婶婶的痛苦，兄长的困扰，姐姐的失学，弟妹的嗷嗷待哺.....十一岁的我，已开始懂得烦恼。

于是，我更加想念父亲，也多次梦见父亲返家团聚。每年父亲的忌日，我必定为他写一篇纪念文字(一直持续了二十几年），把我们短暂的相聚时刻，化成永恒的追忆。

最难以忘怀的，是父亲走得实在太仓促！一枚消毒针，几滴盘尼西林(PENACILIN)药水，就夺去了父亲宝贵的年轻生命，一个高大健硕的身躯，一副粗犷豪迈的音容笑貌，还有那爽朗直率的性格，以及常挂在口边的哈哈声浪，就如此消失在尘世间。

父亲其实并没病痛。他只不过臀部生了个痔疮，想到医院割除。那天早上，他驱车直往市区，与友辈吃了炒粿条，便到各商号去办杂货。近中午时分，父亲载了满满一车货，回程之前，顺道转去医院，原打算与院方接洽，安排割除痔疮手术。岂料那位神使鬼差的高级护士，随手取了一枚针，注满盘尼西林药水，一针就往父亲手臂上插。父亲由于对该药的敏感，立即呼喊，护士以为插错部位，拔起针又插入另一边手臂。父亲脸色大变，不久即告昏迷，全身发黑，护士方知不妙，赶紧在胸口打急救针，唯为时已晚，前后十多分钟，父亲已返魂乏术。据说，害得我们全家陷入痛苦深渊的罪魁祸首——那护士，后来也被调了职。这整个事发经过，是由一位父亲朋友向我们转述的，其时他正巧在医院求医，亲眼目睹了事件发生，只是他当时亦不知如何相救。之后，我们还得到证实，那护士所应用的盘尼西林药水乃过期药物，与毒药无异；而且，此种药性特强的药，使用前必先试针，五分钟后视病者反应如何，再作定论。

“这明显是变相谋杀！”当时有部分亲友如此回响。

“我能怎样呢？自己目不识丁，孩子们又小。”母亲无奈哭诉。

我们兄妹七人，老大才十四岁。五六十年代的资讯，也没现代发达，其时的我们，的确什么都不懂，只能承认一个血淋淋的事实；父亲死了！我们再也没有父亲了。

忘不了那天，星期一的下午约一时许，我们已返校上课，教历史的校长正在台上认真讲授，婶婶忽然哭哭啼啼走了来，叫我们回家。

一时尚未晓得发生何事，傻兮兮地背著书包急步回去。甫抵家门，母亲呼天抢地的嚎啕声，刹时排山倒海般向我击来。来不及问为什么，已跟著大哭失声。逐渐的家里积满了人，忙进忙出，终于清楚是怎么回事，心里却难以置信。

一家人赶往医院，见父亲平趟在殡仪馆里，状似睡眠。我扑前去，真希望父亲能听到我们的哭声而醒过来。抚摸著他胸口上那几个针孔，不明白为何高明的医术竟救不活我亲爱的父亲。我可怜的母亲，早已喊得声嘶力竭，过分的伤悲，使她已频临崩溃的边缘。一些伯母叔婆千劝万劝，才把母亲劝回家稍息。

那个夜晚，我不得不接受这残酷的现实。曾听说出殡日如果老天下起雨来，则表示子女不贤孝，于是，那整晚我睁著眼等待天亮，唯恐天不作美，让我们承担“不孝”的罪名。

父亲就这样离开我们，之前毫无预兆，毫无交待。往后一连串的辛酸岁月，全凭伟大的母亲单肩独挑。在各种压力下，母亲常暗自饮泣，所幸她个性倔强，她渐渐化悲哀为力量，克服一切困境，含辛茹苦地把我们养育成人。

自从懂事开始，父亲给我的形象一直非常好。他朴实勤俭，胆大心细，对人公正不阿，做事光明磊落，爽快果断，是那种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典型。他对我们兄弟姐妹照顾周到，但赏罚分明，对母亲爱护有加，却不太形于色。

小时候，我们住在一个植满红毛丹树的果园里。三四岁的我已学会爬树，五六岁时，我已懂得爬树的技巧，且还很有采红毛丹的本领。那时候（五六十年代）的红毛丹树尚有许多采用种子繁殖法，树身一般高达数十尺，而父亲非但很鼓励我爬树，更引以为荣。记得有一天，父亲请了不少工友来给红毛丹施肥，傍晚收工后，乘一夥人等著吃晚饭的空档，父亲要我采指定的几束红毛丹给他们品尝。我抬头往上望，那深红色的果实藏在树梢末端的枝叶间，风吹树摆，若隐若现，父亲打趣地："敢敢的爬上去，若跌下来我会接著。"，我确也毫无惧色，轻轻松松攀爬而上，一伸一缩，没几下子已到达顶端，先衡量红毛丹悬挂的位置，两手沿著枝条向红毛丹延伸出去，手长不及者，改用脚趾代劳，终于把红毛丹全采下来，赢得树下众人高声欢呼喝采。这份"荣誉"，我迄今深印脑际。父亲的鼓舞与赏识，另一种定义是培养了我克服困难的信心。

父亲除了爽朗，也有其威严的一面。他规定我们每晚的温习时间，限制我们使用文具物品使不致浪费，还常训练我们勤劳节省，坚强勇敢。如果我们有不老实行为，他会严加处罚，考试成绩好或数学算得精，他也特别嘉奖。

父亲还有其最可爱的一面，他一九四七年娶当年二十岁的母亲，是纯粹的媒妁之言，彼此仅见过一面，然父亲对母亲坚贞不二，他针对母亲曾向他发出怨言大方表白："你

认为有人比我好的话，你就去，他不要你了，你还可以倒回来，我仍然要你。”多坦荡难得的好丈夫！父亲这段话令我深深感动，活在封建时代的人能有这么现代的开通思想，的确不简单。

印象中，父亲唯一的缺点是脾气较为刚烈。他自个不欺不骗，也绝不允许他人欺诈。曾有次母亲下坡买鲜鱼，回家后发现斤两不足，父亲立刻怒气冲冲地去找卖主理论，还在盛怒之下把对方的称给折断了。

父亲的一生，实际上仅有短促的四十载，除去我那无知的婴孩时期，我与父亲真正相聚才不过八、九载，说来真是太过匆匆。所幸还留下不少美丽的回忆，如：父亲把我放在脚踏车的横杠上载我到小店去，他那热呼呼的气息吹得我头顶暖暖的；父亲骑著电单车载我们全家出街，我与姐姐坐在父亲前面的“油桶”上，安全又舒适；晚饭后，我们围在父亲脚下，听他细说春秋战国的故事；周日假期，观赏父亲与友人用他自制的乒乓桌一决雌雄……

有回忆并不等于没有遗憾，如果父亲健在，母亲和我们兄弟姐妹的一生或者都将改写。过去的三十八载，活得最苦的母亲虽然孩子成长、成才带给他快乐与安慰，但失去父亲所受的创伤却永远无法弥补。

在这充满温馨的父亲节夜晚，我只求父亲泉下若有知，设法多回来看看母亲。我也祈盼在今后的日子，自己能有更多时间陪伴母亲。

二〇〇〇年

登鞋峰

我们终于登上了砂罗越尼亚国家公园的鞋峰。

说「终于」，乃因为我们认为鞋峰实不易攀登，且我们这班多无登山经验。

回来后友人问起，我觉得最贴切形容的只有八个字；惊险刺激，心慌胆颤。

无论如何，这却是个相当珍贵的体验。

此乃由汶莱广惠肇公会主办的「登山一日游」。是于四月廿九日清晨八时正，我们一行二十一人，集合于美里贝园酒店，然后乘巴士前往一百三十九公里外的尼亚国家公园，准备征服鞋峰。

一夥人中，男女老少皆有，一启程，导游即为我们介绍历史悠久的尼亚岩洞。对参观尼亚岩洞，我在七十年代曾进出十数次（其时在尼亚石山一小学教职，）内里的骨骼洞壁画洞亦有涉足。但鞋峰在其时尚未受人注目，我亦始终没踏足其上。

出发不久，领队王秀明先生（汶莱广惠肇公会主席）为我们作了「鞋峰」的简略介绍。鞋峰属尼亚国家公园景点之一，未经人工开辟，全程约一千公尺需一小时多步行，近山峰处有二十公尺非常险峻，诸位可量力而上，王主席还祝福大家快快乐乐登山，平平安安回返。

走三公里实在并没什么，仅20公尺险峻陡峭是小儿科——我当时想。

同坐的是梁美月友(马来奕中华学校宋景华校长夫人)她和宋校长及女儿同参与。我与宋校长夫妇早在二十六年前(1974)已认识，斯时我在九汀中华学校执教，宋校长为该校历任文书。

窗外晴空一色，阳光亮丽，车内冷气舒爽，欢言笑语。与美月一路叙旧，反忽略了沿途大片大片的油棕正向我们招手。彷如转瞬间，巴士已在公路上奔驰了两小时，而尼亚国家公园的总办事处及寓所已在望。

办好登山手续，汇合了当地响导，先来个大合照留念，约十时四十五分，全体队友共乘一艘摩多船，沿尼亚河向鞋峰出发。

也许是挤得太满，船速缓慢。悄悄计算人数，连船主共廿四人，再看船上设备，除十件救生衣，别无他物。俯视河水浊黄，摸不透深浅，一股忧虑油然升起。但见两岸浓荫蔽日，河面风轻浪柔，不安又一扫而空。脑海里突然闯出三十年前在此河畔一住四载，常在河里游泳戏水之情景，而一首非常形象，及生动的诗篇『鹅江浪』(作者为砂作协会长吴岸诗人)亦在耳际吟起。

江水浩荡／波涛汹涌／是谁？驾一叶扁舟／飘向彼岸？

浪落时，不见了踪影／久久，久久／啊呀呀／莫非那舟儿人儿／都已在浪里葬身？

待到浪起时，却只见／马来母女俩／手把桨儿／笑吟吟／坐在浪峰上

大夥儿在十五分钟后陆续登岸走进热带雨林。

明知道是崎岖山路，可没料到还泥泞溜滑异常，许是

浓密的树林全面阻挡阳光的照射导致泥沼处处。走在其上，我们只能双眼紧盯著脚尖，寻找每一个安全，可靠的落足点。稍一不慎，整只脚即陷入烂泥中无法自拔或整个人摔得唏哩哗啦苦不堪言。斯时，谁也没敢大意，个个全神贯注在泥水腐叶间。偶而有一两位戏谑调笑，也无人搭理。既在车上笑料百出且大展歌喉的刘子文先生亦「改邪归正」，老老实实踏出每一步。

渐渐地，速度的不匀自然地将我们分成三组。前面一组为青少年及部份有经验者，中间一组为中年且无经验者，后面一组属壮年人士（其中三位中途退出阵容）。这段路程约略走了半小时。

登山之途在泥泞路走完之后才正式开始。也在开始登山后方认为泥泞路实并不难走。

泥路虽滑，大不了跌一跤再爬起来，脚陷烂泥，顶多由他人拉一把，绝对沉不了。比之攀登危崖峭壁，步步威胁著生命，岂只胜千倍？那种心惊胆跳，脚抖手软的滋味，回想仍怕怕。若果万一抓不紧或失足堕下深谷，实难保尸骨全存。

当然，比起世界其他许许多多山峰，鞋峰肯定是小巫见大巫。它其实是个小山峰，高不过千多公尺，对惯于爬山者，这完全不算什么，然对我而言，有勇气与信心爬上去，诚属难能可贵。原因之一是，我人已届中年，少一份年轻人的冲劲与魄力。之二，登山之路全是天然未人工化，仅凭少许树干和树根作支持物。之三，山脚到山峰陡度极大，往上看几成一直线，自始至终一直往上爬。

我不晓得前面一组队友有否中途打退堂鼓之念，我们这组与后面一组结合后，虽然彼此相互关照，却多次准备撤

退。尤其队里有位刘小姐已充满恐惧感，举步艰难，得靠响导尽力扶持。

「上抑是不上？」

「上去了怎么下来？」

两个问题一路困扰著我们。坚持抵达山顶或许不是不可以，但下来呢？怎么走？？

在距离山峰一百多尺处，同组的多位几乎已放弃攀登了，他们准备在那儿等大家下来会合。当时我挂在峭壁半腰，不断仰望俯视，犹豫不决。上呢！很快就到达峰顶。不上，岂不功亏一篑？终于，我决定继续向前。那么多人都能顺利上下，没理由我们上得去下不来！我把这理念传达给大家（其实大部份仍三心二意，不甘作罢），于是，稍作休息，我们再出发。

王主席所言不假，这段接近顶峰的路最是陡峭难爬，幸有树根作为手脚之著力点。我们来敢回头，屏息往上爬，心中祈望尽快抵达目的地。

耳边传来嘈杂人声，难道是前面队友已在峰顶歇息。顿时心情振奋，脚步亦显得轻快些。寸步难移的刘小姐，在响导协助下，也和我们同时抵达了山顶。

往腕表一看，足足花了两个时辰。

山顶面积很小，我们一团人或站或蹲或坐在状似鞋靴的峰顶上，拍了几张团体照，算是壮举吧。！

尚未正式喘口气，另一组队友已打算下山（他们先到十多分钟）。我叫住响导，要他留在后头照顾刘小姐。我们深信刘虽鼓足勇气爬上来，但若无人照应，她是无论如何不敢下山的；而我们个个自身难保，委实帮不了她。

难得那位友族响导非常友善和蔼，表示先到前面引导

如何下山后再折回。

原来下山的秘诀是倒退走或横著如螃蟹行。如此当然不很利便，头儿总要转向后看，但对于减低俯冲直下的危机，确有极大帮助，又少了视野里惊心动魄的挑战。可我们依然心情紧张，如面临大敌般，全力以赴，彼此间不时以言语互相照应。一路上，宋校长走在我前面，他的夫人及女儿走在我后面，难为他一心四顾，一步一叮咛，关怀备至。

最使我们感动的是那位忠心耿耿的响导，全程九十分钟，他寸步不离地细心牵引著刘，使她平安回返。

实际上，我们每踏出一步，似乎都将生命交给未知。尽管双手紧抓树根，一颗心仍不安分的卜卜乱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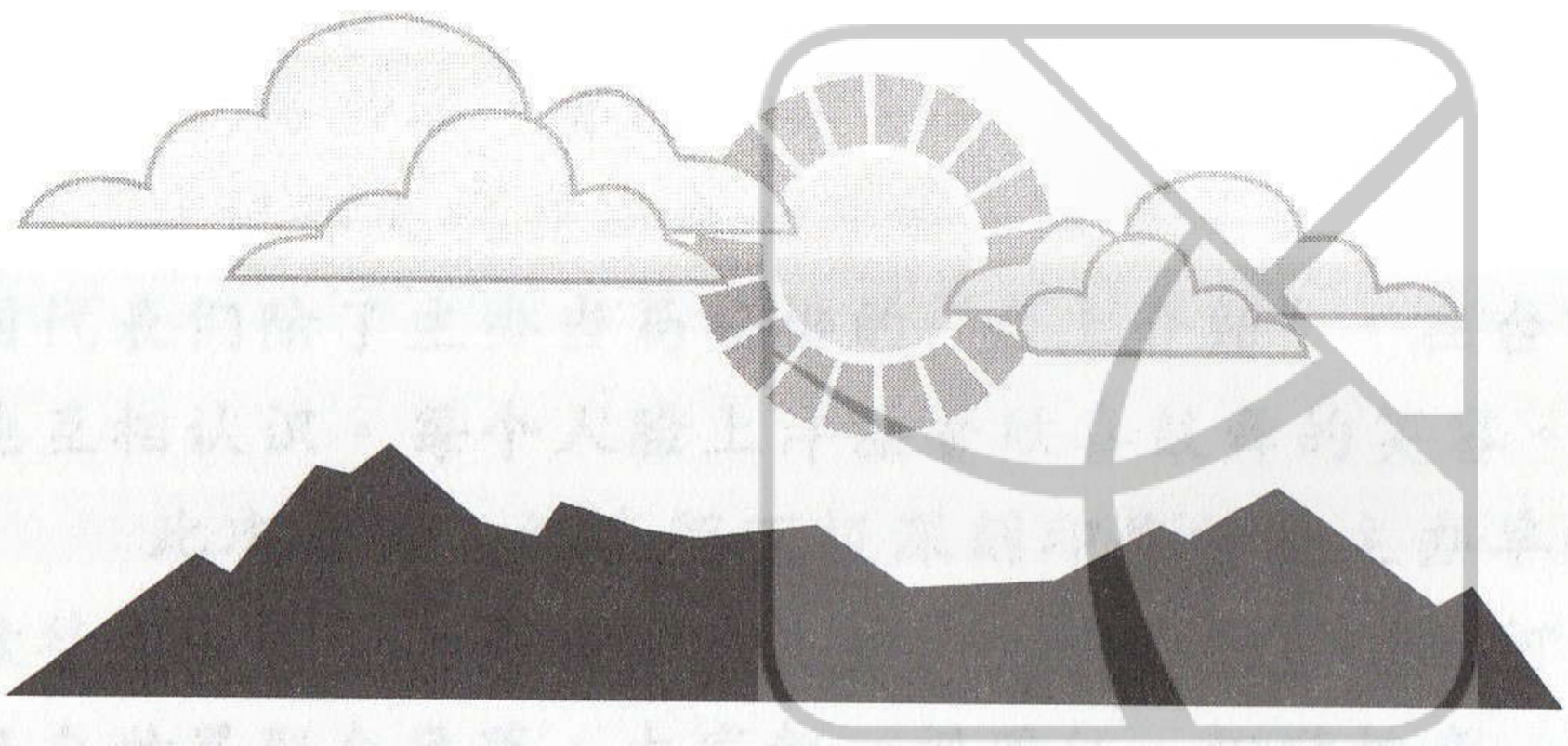
可谓历尽千辛万苦，途中又遇细雨霏霏，凹凸险峻的山路增加了它的危险性，我们的步调越发乱了。

下得山来，见著浓荫下的泥路，大家不禁欢呼。来去三小时的上山下岭，令我们腰酸腿疼，如今返回平地行走，压力刹时大减。此时的溜滑污泥变得亲切可爱起来。左顾右盼，惊觉那奇花异草，嶙峋石块，清水小溪，竟全让我们忽略了。

带著满足而疲累的身躯，登上小船，大夥儿已在等候。我通身黏腻腻的，分不出是汗是水、衣裤、鞋袜、帽子、背包均湿透了。该感谢汶莱广惠肇公会及同游的朋友，让我有幸获得宝贵经历并订下下次目标。

二〇〇〇年

第二辑



此缘可续

参加“世华大会”侧记

参加“世华作协大会”回来一幌又过了数星期。回忆那几天与各国作家们的相聚，有如喝下清凉爽口的番茄汁及深红诱人的绍兴酒，那感觉实是惬意之极！

犹记那天欢迎酒会一开始，欢言笑语便充塞全场。各国代表们除了主办当局安排的“台上介绍”，在台下也主动地互相认识。每个人脸上洋溢著欣喜鼓舞的笑容。

此次聚首，给我留下极深刻印象的是主办单位的热忱款待以及作家之间的融洽共处。无论你的身份如何，无论你来自世界那个角落，大家都一视同仁，相敬相亲。彼此之间那么投契，不感慨“相逢恨晚”，却庆幸“千里有缘来相会”。我是马来西亚公民，但我在汶莱国工作，故我以汶莱代表的资格出席。

首晚，由于我的团友蓝薇未抵达，我与南加州(美国)作家协会会长杨华沙女士同宿一室。她说我们有缘，话匣子一打开，便聊个没完。她讲述她创办“南加州作协”的经过，并赠我一本她出版的作协季刊。我则以我的写作状况相告，亦回赠小说集“荆陌”，请她指正。其实，在我眼里，她是位很有份量的作家，外表风姿卓越，不但是个做房地产生意的女强人，忙中又不忘文艺，准备明年出一本五十万字

的刊物。

逐渐地，与会的作家有大半数以上我均已结识，我们交换心得，互道心声，互送作品，一起拍照，更解说各自的文化状况，我们像一条大河的各小支流汇合在一起，心中那份激情，持久不散。

细想起来，日本，韩国，北美，澳洲，加拿大，泰国，马来西亚及新加坡的部份作家与我们接触较多。韩国的许庚寅和刘玉珂教授，几度与我们同桌共餐，席间干杯敬酒，很是豪爽。许先生说他是抱病参加，他的脊椎骨发炎，坐立不甚方便，但他和我们谈笑风生，若不是他自己说“坐时我像是四十岁，站起来我像是八十岁。”我们并没有注意他坐得笔直的姿态。加拿大温哥华的大记者黄展斌，他在一次共餐时，提议用菜单当纪念册，每个人轮流签名，然后各取一份带回。恰在此时，亚华的秘书长符兆祥先生来到，大家又忙著请他签名，他因为身负此次大会重任，显得有点坐立不安，可他还是一一签下大名，更抽空讲了个笑话，听得我们捧腹。

新加坡的黄孟文博士和林高先生，我曾读过他们的极短篇。我还曾在一次讲座会上引用黄博士的“极短篇”和短篇小说作比较。给我深刻印象。

马来西亚的吴岸、劭安、林下风、倒真是我们汶莱写作组的老友记。吴岸为马来西亚作协副会长，砂劳越作协会长。他在欢迎酒会上充当我们的介绍人，带引我们与一些学术界闻人打交道，其中有一位汉学家，他是外籍人，名马汉威，三十岁开始研究汉学。他讲得一口流利的华语，发音比在海外的我们还准确，听者无不叹服。

在分组讨论时，我选择了小说组。小说组的负责人原

是欧洲作协会长赵淑侠与台湾知名作家廖辉英两位女士。她俩我慕名已久，本来盼望借此机会亲自讨教，可惜她们皆因故不能出席，后由欧洲另一位推理小说家余心乐主持会议。他与我们坐谈时已有病在身，却全不当一回事。讨论完毕便直接进了医院。晚餐时，消息公布说他是胃出血。乍听之下，倒为他捏把冷汗。第二天下午他出院参加闭幕典礼，又显得精神焕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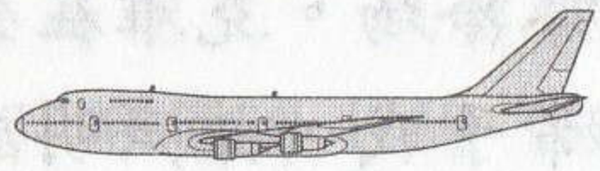
会议结束后是集体旅行，大会安排分乘两辆大型冷气巴士去台中参观美术馆和手工艺研究所。自台北往台中有几个小时路程。车上，美国的王克难女士，澳洲的黄惠元先生，日本的齐涛先生、黄春美小姐，泰国的李友忠先生，我及蓝薇等数位，一路上话语滔滔。黄先生十多年前是柬埔寨居民，后来移民澳洲。他告诉我们他的辛酸史，那充满血泪的苦难，听得我们好想哭。他说他已将那些经历写成一部小说，准备翻译成英文本。王克难是位搞翻译工作的女作家，她可谓多才多艺，除了有硕士衔头，另外又学了多年画画，最近几年攻读声乐，已谱词作曲。她性格豪迈，说话表情十足，有她在绝不冷场。克难在分组讨论时与我同组，结束后送了一卷录音带予我，并声明我们的作品亦必送她。当时，我带的书已所剩无几，忽然想起我交了三本给秘书处展览，遂悄悄去取了一本转送克难。在车内，她拿出翻阅。她临别时声声嘱咐，若下次会议在她那儿举行，我们定要参加，她将尽地主之谊。又关照我们申请加入“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她的热忱，叫我感动不已。

实际上，与会的作家们，哪一位不是满怀热忱且充满友爱？！台湾的吴若，大诗人郑愁予，我们还特地拜会他们，请他们在赠书上签字。

参观罢琳琅满目的美术作品和巧夺天工的手工艺品，黄昏已降临。南美洲的一位女作家婉惜地说："时间太短促了！大家刚才混热，又说要离别啦！"这已是相聚的最后一晚，餐桌上彼此戏言是"最后的晚餐"。饭后自由活动，作家们各别相约去购物或饮酒畅谈，也有者到夜总会娱乐一番。

终于曲终人散。于是，不舍和著无奈，兴奋渗著遗憾，互道再见之声此起彼落。飞机场上，一只只挥摆的手，渐去渐远。

一九九二年



参加“世华作协大会”后记

记得在今年六月间，我们汶留台写作组接获“亚华作协”秘书长符兆祥先生通知，表示将于今年十一月在台北召开首届“世华作协大会”，每个亚洲国家有五个名额，汶国也在受邀之列。预计世界各地作家不下两百人。

我组得悉有如此机会参与，兴奋不已更感激不尽，立刻回函“亚华作协”秘书处，一方面书面通知我组全体组员，希望欲参加者速作决定以安排人选。直至十月底，本组五人代表宣告产生。

“世界华文作家协会”乃空前盛会，目的是希望世界各国的作家们能借此，交换心得，吸取经验，达致以文会友，文化交流。更盼能因此互相激励，带动年青一辈走向文学道路，使华文文学也能在世界文坛上，结出丰硕的果实。

“世华作协”的组成经亚洲，欧洲，中南美洲，北美洲，澳洲，加拿大等地的作家协会共同提倡而达成协定的，并议决由亚洲华文作家协会秘书处，（即“亚华作家协会中华民国分会”）负责筹组。而秘书长符兆祥先生为此不辞劳若，四处奔波，可谓不遗余力。

汶写作组五代表为正组长罗米欧，秘书煜煜，组员方竹，草地人，蓝薇，五人于十一月廿一日起程往台北，二十二日下午报到。二十二日晚有盛大欢迎酒会，各地代表们盛

装出席。席间秘书处给各代表团介绍认识，场面的气氛轻松愉快。酒会过后，各国团长举行执行委员会议，由大会主席黄石城主任主持，地点在圆山饭店一楼华夏轩。

会议在十一月廿三日下午召开，为时三天。由政府长官主持开幕及闭幕仪式。开会期间，节目紧凑。有秘书处和执行委员报告，宣读“世华作协章程草案；有颁发终身成就奖与合影留念；有各代表国之”论文宣读，题目为“如何开创华文文学的新纪元”及“发挥文艺力量涤清社会功利污染”；有各分会会长的地区工作报告；有诗歌、散文、小说、的分组讨论；有基金会董事就职典礼等等。时间由早上七时早餐后直至傍晚六时，晚上还安排参观台北各大报社，以增广见闻。

会议结束后，尚有一天行程是到台中参观台湾手工业研究所及台湾省立美术馆。此项参观，使我们大开眼界。我们欣赏了不少价值不非的手工艺品及名人画画。有一幅名画，据说是值数百万台币。（折汶币十三万多）

此次世华作协大会，有劳主办当局，文化建设委员会，教育部，文教公益基金会等的大力赞助，使与会者深为感动。

这是难得的相聚！也是意义深长的相聚！分布在世界各个角落的华文作家们，为了发扬文化，为了开启华文文学新的一页，大夥儿齐集在台北圆山饭店十楼的交谊厅，共同策划，相互探讨。这之中有大学教授，讲师，有报社，电台及电视台编辑；有市场经理，董事经理；有教师文员，研究员；还有资深作家，专业写作人等等。这些“文”林高士，彼此间不分界线，毫无隔膜，感情是那么的真挚融洽。是因为志同道合，是因为心心相系！在那短短的数日，我们借著

共同的语言，建立起深厚的情谊！只遗憾相见苦短，临别依依。大家除了相约在第二届大会再见，唯有频频挥手，默默祝福。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赴会

参加“国际作家交流会”记

如果你对一个人仰慕已久而有幸得见其芦山真面目，你是否会感到异常兴奋与不知所措？而我，在去年的十一月六日晚，当我亲睹国际名女作家于梨华、陈若曦、聂华苓、徐泓等的风采后，我的确有以上的感受！

虽说我曾经参加过一个世界性的作协会议，但这几位大作家却没有出席，令我失望。或许由于我很早已阅读于梨华的小说，尤其对“雪地上的星星”一文，印象更为深刻，因此总盼望能在某个场合碰见她，然后请教她有关写小说的“秘诀”。

终于我得到了这么一个机会。

该说是缘起于“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该会创立于一九八九年，首届会长是陈若曦，第二届会长为于梨华，第三届会议于十一月中（去年）在吉隆坡召开，而我在今年初由现任会长戴小华介绍，刚加入这个组织。得悉这几位名作家均要在此次会议亮相，我便也决定出席。唯较后我因职务关系打消了意念，心中不免遗憾。恰在此时，“砂拉越文化协会”会长邀请了她们几位到诗巫，举办“国际作家交流会”。除了四位女作家外，尚有一位旅美名诗人郑愁予。我乍看之下，立即兴起千里迢迢去赴会的念头。主意打定的同时，我

们“美里笔会”主席劭安已收到主办当局寄来之请柬，他有事不能出席，于是，我，晓蓁，蔡忠良三位被委任代表“美里笔会”去参与。我们随即订好机票，另外，又约了“汶莱写作组”的一粟与蔓陀罗同行。

当天下午，我们将近六时才抵达诗巫，家在诗巫的蔡忠良约了朋友来接机。一经介绍，却原来是诗巫“中华文艺社”的社长，也是我和晓蓁中学时期的数学老师候越英。这一会晤，真是喜出望外，大家欢畅无比。

七时正赶抵交流会现场“道赏堂”，满以为我们够准时，却不料不但台下座无虚席，台上的几位焦点人物也出现了！我们甫坐定，“文化协会”的代表及“中华文艺社”的部份社员前来和我们打招呼，随后又有负责人来推销「星洲日报」出版的文汇“花踪”。此本“花踪”文汇乃「星洲日报」为鼓励文学创作而创办的“花踪”文学奖下的产物，不但内容丰富，而且设计精美，购买者相当踊跃。接著“砂文化协会”一负责人又送来几本“文协”出版的著作给我们“美里笔会”，令我们不胜感激，这时，拿督张晓卿已在台上为大会主持开幕仪式。

我终于清清楚楚地看到我们所要见的人了！她们——一时间我实在难以形容对她们的第一印象。她们的雍容高贵，她们的气质，她们的言谈举止，虽然各有不同，但是，她们都是有风度、资深的作家，（一位徐泓是中国新闻社知名记者），她们出版过不少文学巨著，驰名于世界文坛，其中一位聂华苓还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创办并主持“国际写作计划”，每年邀请世界各地作家数十位到爱荷华四个月，共同讨论及写作。

交流会于七时开始至九时三十分便宣告结束。徐弘是

交流会的主持人，可能由于时间有限，各作家皆不能畅所欲言。于梨华只略为谈谈来砂的一些见闻感想；陈若曦对华文文学作了较为详尽的分析；聂华苓则谈及她在美国如何坚持学习中文及献身文化工作。她说了一句令我非常难忘的话。她说：“语言就是我的故乡。”在美国，她接受美国文化，同时也不放弃中国文化。当她有机会与中国人用中文交谈时，她便感觉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她是在中国湖北出生，大学毕业后到台湾住了十多年，才移居美国，所以她自称“边缘人”。三人中，陈若曦说话非常干脆俐落！如她批评我们华族的派系太多，宗教，籍贯太杂，语言又不统一，造成各人自立门户，无法团结；又批评去年在纽西兰自尽的诗人顾城是罪人，她说：「他自己要怎么死是他的自由，他把妻子杀死便是犯罪！」顾城夫妇本是她的朋友，去世前数星期还曾在她家做客，她对他非常了解，说他是长不大的孩子。

……交流会匆匆结束后，我借著“海外华文女作协”会员的身份，上前与陈若曦及于黎华交谈，也礼貌拜会聂华苓，但我知道，在这么急促的情况下，实没有时间让彼此交流，她们对我们这些不速之客，一定毫无印象，虽然之后我们还与她们一道去宵夜。

不过，无论如何，我总算认识了她们。

一九九三年

文艺研习营侧记

今年的九月十一日及十二日，是汶莱留台写作组的一个特殊日子，对文艺爱好者，也是难忘的时刻。

这两天，乃是「汶莱留台同学会写作组」举办「一九九三年文艺研习营」。主办单位特邀马来西亚作家协会会长吴岸先生到来，作两场有关文学创作的专题演讲。参加者除了写作组组员，尚有教师、学生及文化界的朋友，一些商界闻人、名律师亦参与盛会。与会者反应热烈，场面颇为热闹。

此次文艺研习营的举办，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能借此启发青年们对华文写作的兴趣，并增强文学创作的阵容；也期盼通过此研习营，能令大家了解学习母语的重要，并激起他们写作热忱。

文艺营首先由沈仁祥校长为参加者引述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及历史背景。接著主讲者吴岸先生，以他精辟的言论、正确的见解，风趣又幽默地深入讲解何谓文学？何谓艺术？如何写诗？诗与散文有何区别等，令听者有茅塞顿开，如沐春风之感。

他说：文学是一种艺术。绘画、舞蹈、音乐、摄影、棋艺、电影、雕刻、书法等也是艺术。文学属于语言的艺术。文字是语言的书面化，因为我们的思维要有丰富的语言才能用文字表达，美的文字，才是文学。文学是形象思维。

我们用语言、用文字，写出很深切、很鲜明的东西，叫形象，例如人、物、景、意各种形象，可构成一个立体的境界。由形象思维所写的，最珍贵的是以直接的感觉，构成丰富的内容。

他又说，文学里的形象跨张，只要不太过违反现实且本质不变，那是艺术的创造而非假象。

在另一场讲座里，吴岸先生讲解诗的语言。他指出文学有散文、小说、诗、戏剧等文体。诗是最精简的语言。诗要浓缩，以最短的文字，表达最强烈的感情。

写诗要含蓄，有如冰山，十分之九藏在水中，包涵一股力量，像一颗炸弹。

写诗从感觉开始，有直觉、形象化及意象三种。意象是诗的最高境界。

好的诗，是以最简炼的字，创造至高的境界，有幽美的意境。刚学写诗，不要急著发表，要在几天后来一个文字过滤，加以增删。最重要的，写诗要找焦点。诗歌的句子与句子之间要保持空间，以供跳跃。

谈到散文与诗的分别，他说：诗要尽量简炼，不断浓缩，少用形容词；散文在句子与句子之间，段与段之间皆有连续语句、意思、感情也都有连续。有一种诗，在诗与散文中间状态的，便叫散文诗。诗是最难写的文体，要以散文为基础，才有根底；而散文，可以随心所欲作基本训练。

最后他说，搞文学一定要多看书，看书要有步骤，由浅至深，不要只在平地走，登高远眺，前途无量也！

一九九三年

初冬里的春

九三年的十二月，“亚洲华文作家协会”在香港召开第五届会议，我乘赴会之便，提前两星期到中国探亲，直至十二月廿七日下午，才辞别亲人，风尘仆仆自深圳乘车抵港。廿八日下午，我独自来到沙田利豪酒店报到。

办好手续，我即刻联络团友王昭英。我俩乃自汶莱出席此项会议。虽则我们皆非汶莱国民，但我们均居留在汶莱，也加入汶留台写作组，因而共同耕耘，为汶华文学略尽棉力。

我们同去拜会“亚华作协”会长符兆祥先生及秘书长林焕彰先生，他们乍见我俩，欣喜异常，始知他们正为我们的尚未抵达而心急。其时，他们都为此次会议大忙特忙。对于他们十二年如一日地推动华文文学而卖力，我的确敬佩之极！尤其他们对各成员国的文艺团体组织，无不尽力关怀与照顾，令大家感激不已。

欢迎酒会在下午五时开始，代会长吴若先生主持开幕仪式，各国代表介绍之后，符会长报告筹备会工作。酒会结束后是执行委员会议。

此次的会议目的是促使亚洲各国在文化上的交流。议程包括三个专题报告：台湾四十年来文学回顾。香港四十年来文学回顾。九七年前后香港文学走向。（分别由龚鹏程教

授，黄维梁教授，梁锡华教授主讲。），十六个成员国地区工作报告，大会秘书处报告及宣读大会“宣言”等。

香港的初冬，虽有飕飕寒风，却没有逼人的寒意，只感觉有如置身冷气室里的舒泰。而我们身处酒店，更觉温暖如春。这股春暖，心里上的感觉更胜于身体上的感受，那是来自全亚洲各国的代表们！只因为志同道合，大家欢聚一堂，互相沟通，坦诚相向，整个会场里充塞著和谐融洽的气氛。

记得与会的第二天，早餐桌上，突然瞥见一张十分熟悉的面庞，他正向我凝视微笑。定睛一看，却原来是古晋的梁放，他另一旁正坐著陈蝶。我刹时喜出望外，询问之下，得悉他们与吴岸乃是马来西亚团代表，团长是林木海，数人自吉隆坡连夜赶来，因此未曾碰见。我与陈蝶，梁放皆是“砂拉越作家协会”会员，会长吴岸一直是我心目中的学长，平日里对我诸多鼓励，如今不期而遇，怎不令我笑颜逐开！

有了“同党”，自由活动的时间，我们一夥便集体走到沙田广场去漫步或到书店逛逛。夜里风凉气清，河边灯火相映，款款倾谈时，内心但感一片祥和静谧。走著走著，我们还到一间茶铺品尝香港人爱吃的“龟龄膏”及其他甜品，边吃边谈，乐在其中！

第二天下午，有两场“专题报告”，的会场设在香港中文大学的逸夫书院讲堂，我因而有幸观赏中文大学居高临下，环山面海的绝美佳境，不禁大为陶醉。

会议期间，我与昭英陆续与各国作家交流。除了“世华”大会时已认识的作家外，又结识了马来西亚的永乐多斯、朵拉、冰谷、新加坡的陈华淑、陈剑、南子、蓉子、林

锦、越棉寮的伍立成：菲律宾的范鸣英、韩国的许世旭、台湾的苏进强、纽西兰的黄戍昆、澳门的齐思等。我们彼此以作品或名片或合照作见面礼，淡交深谈，兴趣更浓。

通过各国地区工作报告，使我们更深一层了解各个国家华文文学的进展与走向及文艺活动的情况等。

比较起来，除香港、中国大陆、台湾外，要首推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的文坛最为活跃。如马来西亚，据吴岸台上的报导资料，已听得我们心怡神往，顺此摘录下来，与其他各国共勉。马来西亚近几年的文学气氛非常热闹，有两年一度的文学节和“花踪”文学奖。“花踪”文学奖由星洲日报主办，其总奖金是马华文坛有史以来最多的。文学节的重点包括马华文学奖和各项文艺创作比赛。马华文学奖由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工商总会主办，奖金高达马币一万元，共举办了三届，分别由方北方、韦晕、姚拓三位资深作家所得。各项创作比赛计有“全国嘉应散文奖”，“韦晕马华文学评论奖”、儿童小说奖，全国诗歌创作奖，“马来西亚优秀青年作家奖”，“微型小说奖”，“舞台剧作奖”等。文学节的节目还有九十年代马华文学丛书推展礼。

在非文学节期间，另外两项重要文学奖是“杰出潮青文学奖”和“乡青小说奖”。得奖者除了获得优厚奖金，主办当局还为他们出专集。

除外，另有各文艺社团主办的文学创作奖。

在出版方面，除了马华作协出版的九十年代马华文学丛书，砂华作协也推出多种“犀鸟丛书”，马来西亚福建会馆联合会暨雪兰莪福建会馆颁发文学出版基金，赞助文学书籍出版。另有多个出版社，每年出版的文艺书藉计有几十种。

在文学交流方面，自从，亚华作家会议在吉隆坡召开之后，更多的国际文学集会，如“亚细安文艺营”，“第三届世界海外女作家会议”在首都举行。他们也组团参加中国各地的文学集会，如广州主办的“海外文学研讨会”，惠州西湖主办的“国际著名华文诗人南国之春”等。

在刊物方面，有“霹雳文艺研究会”，“砂华作协”等复印的《写作人》、《清流》、《拉让江》、《蕉风》等文艺刊物都如期出版。文艺副刊在推动马华文学方面也扮演著重要角色。如南洋商报、星洲日报、光华日报、新明日报、国际时报、诗华日报、美里日报等各大报，或赞助出版或提供副刊版位发表写作人作品。一都促使马华文学向前迈进。

听了以上报导，身为马来西亚一分子的我，也不免感染了那份骄傲与荣誉。

相比之下，澳门、韩国、越棉寮、印尼与汶莱，则显得寂寂无声，静如止水。不过，无论如何，这几国的作家们，都希望有朝一日，他们能迎头赶上。

“地区工作报告”陆续进行，我有幸也上台简略报告汶莱的华文发展及汶写作组状况。该感谢平时在工作上或讲座会上有演讲的机会，使我在众目睽睽下从容不迫地完成任务。

三天的会议，在十六个亚洲成员国作家们的共同研讨声中，圆满地结束了。散会前，大夥儿拍一张团体照，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一九九四年

汶留台写作组
小说作品赏析简录

汶留台写作组于今年二月及四月曾分别举办过诗歌赏析会和散文赏析会，此次小说研习会乃第三次举行，参加者有小组组员及文艺爱好者，反应热烈。全部资料由柯丽提供。

研习资料有“写作的方法和经验”及四篇小说：马晓玉的《呼唤》，锺玲的《八年初恋》和《莲花水色》与柏杨的《龙眼粥》。研习著重在文章结构与写作技巧的探讨。

本文是根据研习会上现场录音整理出来，由于发言者众，如有遗误或未尽善处，尚请大家鉴谅。

煜煜：很高兴见到大家来参与我们的小说研习会。各位手上都有一份研习资料，相信已参阅过，待会请大家尽量发言，提出讨论，必要时柯丽将尽量补充。在此，我略述一下小说所必备的条件，计有下列七点：一.题材与主题。二.小说结构。三.叙述观点。四.人物。五.情节。六.场景。七.语言与文字。举凡文章，不论长短，具备以上各点，便是小说。

柯丽：我先介绍我们这次研习大纲及参考资料，共分两部份。一是写作的经验和方法，另一是小说的构成部份。关于(一)人生经验、题材、思想内容，这里摘录两篇：(1)“经验的河流”是说写作要有经验，从经验吸取材料，把材料美

化为小说。(2)“最初的火苗”重点是说有了题材和经验，刺激了我们，在突然间或相当时间后，把它写下来。这个经验就是火苗。火苗烧起来就成了作品。小说作品有长篇、中篇、短篇、极短篇。我们只讨论短篇小说的结构、技巧，也就是写作的方法，如何开头，结尾、排剪等。

现在进入思考及讨论：

1. 您的一生是否有写不完的题材？

2. 怎样在平凡的生活中掘取题材，提炼主题？对周遭的人与事的强烈敏锐的反应由何得来？请发言。

蓝薇：人的一生之中有写不完的题材，在人生中，离不了喜怒哀乐。人除了有灵性，还有感性，这些东西在我们血液中陪伴我们成长。只要掌握写作技巧，就能把生活经验写成文字。

柯丽：很多人说汶莱是和平之乡，生活平淡简单，写不出东西。请大家想想，是否我们要有像中日战争的经历，才能写出轰轰烈烈的作品？

蓝薇：并不。我们可以写乡土。每个地区有不同的文化特色。我们有水村，有自然的沙滩，有多元种族的文化，这些都是写作的温床。

一粟：要在平凡的生活中掘取题材，无非是你必须对周遭的人或事拥有强烈敏锐的反应，而且有一颗善感的心和丰富的情感。

一凡：文艺创作题材，最基本的是来自作者个人的经验、见闻、感知和内心体会，只要扩大生活圈子，深入生活，累积丰富的生活经验，就有了写作的素材。从真实的素材中添加或删减一些资料，经过艺术的加工，就是小说题材。所以，深入生活，关心生活，热爱生活，增广见闻，提

升对事物的分析力，就可对周遭的人与事有强烈及敏锐的反应。

煜煜：我的看法与一凡、蓝薇一致。写小说最重要的是生活经验。生活圈子大，就有取之不尽的经验。我们对这些经验有深刻的感受，便凭著丰富的想像力，塑造出小说的题材。把这些题材写在文章里，再加以修饰，注意结构，技巧和情节的发展，就成了小说。

一凡：我补充一点，所谓生活经验，不一定是个人的直接经验，也可以是旁人的间接经验，如报纸、电视上所提供。

旅者：我写小说用感觉和联想力，往往一件小事情就会连想到很广的场面去。也许写小说的人本就有较敏感的思路，而写作就是表达内心的思路。

魏巧玉：这些问题我很少涉及，我只懂得写。写作对我来说只是把心里所想的表达出来。

一凡：写作就像游泳，有的人跳下来，不懂得如何潜水，如何呼吸，他慢慢摸索，自然就会了，这是潜力。有了潜力，再经人指导，便能很快进步。这也就是我们相聚在此互相交流的目的。

柯丽：对这两题，我的结论可套用一位名家的话："不是你有怎么样的生活，而是你怎样去过你的生活。"我们要培养人性，要有各方面的知识，还要靠想像力，要爱人、爱生活，正直善良，黑白分明，才能去了解，去发掘动人曲折的题材，再简化为小说。小说要有时代性，有时代性才能长存。

海庭：小说的定义并非有多人看，就是好小说，主要是要看其内容是否正确。写小说要有中心，能引导读者向上

发展。

方竹：刚才柯丽说，要先有最初的火苗，但有了火苗，还要有方向，火苗要怎样烧，向那一个方向烧，必须加以确定。

柯丽：总结说来，写小说要不断向人求证：写的是什么？要告诉人家什么？小说里有否高潮？有无吸引力和影响力？

柯丽：现在进入第二阶段。小说的构成部分：故事与情节、人物、场景和主题。请阅读极短篇《呼唤》，假设它是你听来并深为感动的一个人生故事，主题已很明显是写亲情。让我们研讨下列几点并注意其时间安排：

1.《呼唤》中你可能要详细描写的主要场景有那几个？

2.《呼唤》有无达到“开端必须尽可能接近结局”的一个结构方面的重要原则？

3.这样的安排有何好处？

煜煜：《呼唤》全文虽只有两百多字。柯丽说它是大纲亦无不可，因为它表达的方式太简单了，但我们一看即知，它里面其实包含一个悲惨的故事：一个妇女，十年前丈夫去世，留下一笔债。她含辛茹苦带大了两个稚龄孩子，不幸他们又车祸身亡。她孤苦无依，准备喝农药自尽，那一刹，她突然想起还有一个婚前受骗失贞所生的女儿，她觉得还有希望，于是她拨向生命线（求助的电话服务），寻找亲女，凑巧接电话的就是她女儿。对方在电话里摧肝断肠地喊了一声“妈”，是那一声妈，挽回了她的性命，点出了主题。

我认为此文中要详细描写的场景如：她丈夫如何去世？她两个孩子车祸的情景，她失贞的经过等。需要穿插的情节如猜测她女儿究竟在何处？那瓶农药所能引发的各种辛

酸回忆。倒叙的部份主要是她丈夫去世及欠下债务的来胧去脉；她失贞那一幕以及她如何艰辛困苦地养大儿子又难逃劫数的坎坷遭遇。

蓝薇、一凡、柯丽：（先后）根据他所写，接电话的正是她女儿，那一声呼唤是安排得最精彩的地方。那一声“妈”，已带出主题。

方竹：我觉得更精采的扩展，还可以穿插一些意想不到的情节，或者说那个欺骗她失身的男士有爱滋病，传了给她，使她非死不可，临死前又忆起其女是否也受感染，则故事更加深刻。

郑月真：小说有如戏剧，综合艺术创作，加上技巧，使小说更有意义和价值。我认为《呼唤》笔触细腻，内容丰富，有很感性的母爱，可惜结构太简化了，如果以电影式的场景来写会更栩栩如生。一篇成功的小说，要掌握主要结构，作者在形式技巧上必下一番功夫。

煜煜：写小说初时只是凭自己喜欢，一般上都是写自身感受最深的事。

柯丽：我的看法是这样：如果扩展的话，要安排她丈夫的职业、生活环境，细节问题，如私生女的发展，她又如何想起女儿……。一切要先设想，发挥想像力，制造原因，安排要合理。

方竹：如果安排为母者病重在院，女儿由养父母带著她，再亲亲切切地呼唤一声“妈”，可能更感人。

柯丽：现在分析结构，场景的先后安排来达到效果。这篇小说是倒叙写法，五段中，由第四段先写起，埋下一个伏机，中间三段是二、三、一排列，使不觉平淡。这种方式，主要告诉我们要注意文章裁剪方面。

煜煜：有关《呼唤》有无达到「开端已接近结局」这一原则，我认为有。文中一开始叙说农药摆在桌上，最后一段说她的目光停留在那瓶农药上面，这个安排，前后呼应，制造了悬疑，带来紧张的气氛。接下来读者所关心的便是喝与不喝的事，主要的问题马上就有答案，故事也就结束了。这样的安排情节紧凑，使整篇文章有完整，连贯性。

柯丽：现在进入《莲花水色》和《八年初恋》的探讨。这两篇也是极短篇。极短篇的特点是不能以传统的短篇小说那样发挥得淋漓尽致，请集中讨论：

1. 它们在场景先后的安排叙述有何区别？效果如何？

2. 你认为它勾划人物、情景、感觉等效果如何？好或不好，为什么？

一粟：《八年初恋》是分三个阶段叙述，由十二岁的捡拾书签到十六岁的暗恋，转到廿岁进入大学再重逢时没有任何感觉。

一凡：《八年初恋》在结构上采取顺叙法。从主人公十二岁的情窦初开，经过十六岁的作茧自缚到廿岁时的幻灭和破茧而出，故事就结束了。《莲花水色》是采取参差法，把现在、过去穿插安排。

这两篇小说都做到「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这些场景安排有如电影剧本一样，一场一场地铺展，分别只在于先后安排叙述不同。

蓝薇：我补充一点，这两篇小说讲得都是一个情节，不同的是《八年初恋》由有变到没有，主人公在单恋中破茧而出。《莲花水色》则是由没有变成有，写他的孽缘遇合了。

魏巧玉：我对这两篇的写法，感觉很平淡。

煜煜：我认为《八年初恋》写的只是一个年轻小女孩的幻象，她可能不是真得喜欢那男孩，也可能只是她当时的想法。到她廿岁思想成熟后，她发觉了那男孩根本不是她心目中的那种典型。这是对一个女孩成长的心理描写。

《莲花水色》全文比较戏剧化，强调人是感情的动物。即使身为高僧，也逃不过情欲这一关。

旅者：我的看法与魏巧玉一样，觉得写得不够紧凑，色采不浓，讽刺性不大。看了《莲花水色》我连想起李碧华的「诱憎」，我认为那篇感人得多。

一凡：我再讲第二个题目，这两篇小说精采之处还在于人物都有典型性，人物是小说的灵魂，人物塑造成功，小说就有可读性。在莲花水色中作者说明了性欲是人的本能，被压抑的性欲正如一座活火山，一旦爆发足以焚身。文中有两小段很能表现这一点：「他打坐时，脑海中出现了一朵朵白色的莲花。」「窗外的曙光照著他的脸，脸上出现纵横如阡陌的纹路，一夜之间，他衰老了廿年。」

方竹：我认为我们在研究作品时，要先了解作者的背景。

柯丽：我作个总结。一凡已将这两篇分析得很详细，我只补充一点：《八年初恋》写的时间是八年，《莲花水色》只写一天即早上到晚上。就在这一天带出一个人的修行的功力和对世俗东西的对抗。比较上，「八年初恋」平淡一点，不过描写轻快活泼。《莲花水色》戏剧性比较强，情节复杂，就能给人刺激而达到效果。小说里写的时间越短，倒叙的地方就要越多，倒叙时要有挂勾。另一点，这两篇小说都有一个象征，《八年初恋》的象征物是蛾，《莲花水色》的象征物是莲花，使画面生动而富于想像。

柯丽：现在时间只剩下十分钟，可要看看《龙眼粥》？

一凡：巧玉最欣赏此篇，请发表意见。

魏巧玉：作者在文中一开始描写风，我很喜欢，因他对气氛的营造很好。他写龙眼，有乡土味道，很容易把读者带入状况。他用第一人称，以对话方式描写，看起来很吸引人。唯文中后段老太太讲话，我认为写得较差，不够口语化，他的结果，也使我感到不满足，有些无奈。

柯丽：这篇文章写至后段，是很无奈、很沉重，也许这就是他给我们的效果。其实，灵性、爱情、阴阳，原本就是人生很无奈的问题。

一凡：这是对人生的一种无奈的叹息。

柯丽：煜煜的小说每次会有一个好结果，假如是你，或能编个更好的结局。

煜煜：不过，他一开始已表现很得悲哀无奈，我想这个结局是他故意安排。

夜星：《龙眼粥》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很玄的小说，好似他在想著前世的事情。他在梦中一直吃著龙眼粥长大，文中那位老太太是他前生之妻，使他对她有一种责任，而产生一种悲凉之感。

海庭：我最喜欢《呼唤》。或许是工商社会的关系，我看书时间少，因此喜欢看极短篇就如《呼唤》，我们可以用最短的时间去看它，但闭上眼睛，脑子便会呈现一幕幕的过程，感觉上也等于看了一篇长篇小说。

晓轨：我觉得《呼唤》太简短了，表现得不够细腻，令读者觉得震撼力不够，很不过瘾。我较偏爱《莲花水色》，它对色彩描写得相当好，人物刻划也很生动。

一粟：在《呼唤》里，主人公虽曾被骗失贞，但这悲惨

际遇在她准备结束生命时，反而把她从死亡边缘拉回来，成了讽刺性的幸运！

柯丽：我们倒回来看《龙眼粥》，我对《龙眼粥》的分析方法是这样：这篇文章主要以对话描写，在结构上显得生动，中间穿插些小动作，环境有风，很冷，这与灵魂有关。全文用五个小时的时间写出一个人生无奈的事，共分四段，从现在的情景写起，再加以倒叙，使在技巧上由当事人自己讲而不用叙述。

有些地方已经讲过，我不重覆，我今天所能贡献的就是这些。

煜煜：研习会到此为止，谢谢大家。

一九九四年

微型小说研习会散记

近二十几年来，被列为小说家族第四成员之微型小说，已逐渐在文坛上异军突起，尤其是新加坡，作家们不但盛行写微型小说，且非常受到鼓励，新加坡作家协会还出版定期微型小说季刊，由周粲、林锦、林高、张挥、怀鹰、董农政主编，内容除了本国作家作品，尚有中国、泰国、菲律宾、香港、澳洲、马来西亚及其他各地，题材丰富，形式新颖。由于篇幅短小（字数多在千字左右）文学爱好者可用短时间阅读，因此颇受欢迎。去年十二月下旬，新加坡作家协会更与中国微型小说学会及新加坡联合早报集团在新加坡联合主办“首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出席者相当踊跃。汶写作组理事一凡与蓝薇也参与其盛，获益不浅，笔者亦在受邀之列，唯因故缺席，甚为遗憾。

今年四月九日（星期日）下午二时正，本写作组假中正中学会议室召开微型小说研习会。该次研习会是继去年五次（诗两次、散文两次、小说一次）研习会之第六次。前一次之小说研习会著重在短篇小说之结构。此次则以微型小说作为研习资料。我们的目的乃因本组组员中有多位对此种短小精简之文体深感兴趣，认为在生活节奏紧张的今日社会，微型小说有它一定的存在意义，同时也觉得无论作者与读者，都会喜爱与接受它，故盼望能通过研习加深对它的了解。

在研习资料中，我们采用新加坡作协出版刘海涛所著“规律与技法”“，与周粲所编微型小说万花筒”里有关微型小说之理论。概述微型小说的定义与特征。其中并引述了六位资深作家对微型小说的见解。这六位作家为黄孟文博士、杨振昆、郑明琍博士、孟沙、林绿及胡凌芝。他们很明确地告诉我们微型小说的特质是寓大于小，以小见大。它要具有小说的完整性，而在微型中有大千，刹那间见终古，以达到文学艺术追求的至美境界，正所谓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之境。同时，微型小说也要具备以下几个优点：1.题材新颖；2.构思巧妙；3.手法创新；4.对白精简。（对白有时可免）我们选用的作品，计有周锐的“除法”，陈启佑的“永远的蝴蝶”，希尼尔的“变迁”、周粲的“船”，和爱亚的“回家”。这五篇作品，各有不同的格式，全被列为精品。（摘自“微型小说万花筒”）。

在整个研习过程中，虽然我们有拟定七个讨论大纲，但为了使场面尽量显得轻松，主持人让大家自由发挥，最后她再作个总结。

讨论大纲如下：

1. 微型小说与短篇小说有何不同？

2. 你对微型小说的印象如何？

3. 你觉得“除法”有何特色？它的主题是什么？

4. 写微型小说注重那几方面？

5. 你喜不喜欢“永远的蝴蝶”这篇小说？为什么？

6. 希尼尔的“变迁”表现手法与众不同，你对此篇的看法如何？

7. 请对“船”及“回家”的内容结构发表意见。

微型小说与短篇小说最大的不同点是其文体格式及表

现手法可以千变万化。如周锐的“除法”。他以数学演算方式讽刺人们逆来顺受，只知安份守己，惯于生活在固有模式中，对改革的生活反而不愿意适从。此类写法，短篇小说就绝不能表达。短篇小说虽然也注重创新，构思巧妙，但它较偏重内容结构，情节愈曲折愈好。微型小说则不一定有情节，它一般只展现事件的某一片断或人物某一行动，以部份见全体，给读者留下一大段启示空间。又如希尼尔的“变迁”。“变迁”以三代讣告实录，全文即三则讣文。第一则以中文书写，详尽之极。第二则仍以中文书写，但各字多洋化，全文亦简短。第三则全文改以英文书写。三则讣告，构成一篇颇具震撼力的微型小说。

此次研习会，除了本组顾问饶尚东博士、正副组长俞庆在律师、张银启及多位理事、组员出席外，美里笔会主席田农、正副秘书知庸、许敬平及组员蔡宗良，亦满怀热忱来参与。他们不但发表不少珍贵的意见，且是有备而来，使我们研习会增光不少，真是难能可贵。

值得高兴的是，几乎每位参加者均发表高见。大家以欣赏的不同角度，以体裁的不同观点，共同研讨，高声谈，大声讲，但见个个兴致盎然，尤其对其中两篇“除法”与“变迁”，议论最多，有赞美亦有褒贬(赞美居多)。现摘录“除法”，奇文共欣赏

＜除法＞　　⊙周锐

1个房间里有1个人和12只蚊子。

12只蚊子咬1个人。

12除1＝12

这个人觉得吃不消。

他就又去找1个人到这房间里来。

12只蚊子咬2个人，它们分成了2队。

12除2＝6

人觉得比原先好受一些了。

但还可以更好受一些。

这2个人又找来第3个人。

12除3＝4

好极了，再找第4个。

12除4＝3

第5个人跑来了。

12除5＝？

大家叫第5个人别进来，因为这样不好分了。

但第五个硬要进来，响起“啪啪”声。第5个人打死了2只蚊子。

10除5＝2

OK，这下好分了。

大家正高兴，又听“啪啪”声，第5个人又打死了2只蚊子。

8除5＝？

又不好分了。

大家觉得第5个人老是添麻烦，就齐心合力地把他赶走了。（诸位读后有何感想？）

研习会在融洽和谐的气氛中圆满结束，本写作组同仁与美里笔会同仁合拍一张团体照，为此次愉快的交流留下永远的纪念。

一九九五年

聚散也匆匆

～～参加第二次“世华作家会议”侧记

前些天赴一友人喜宴，席间两位朋友问起去年岁暮参加新加坡主办之第二届世华作家会议有何收获？我含笑默默。收获，肯定是有，只是一言难尽。尤其距参加会议迄今已一月有余，因当时没有笔录，许多细节已颇为含糊。对于一些欲了解详情之文友，我唯有说抱歉。此次，汶写作组共有四位组员出席上述大会，即一凡、晓轨、任翔及我。犹记刚抵达贵都酒店时，甫一下车，身后便传来几声熟悉的呼唤。我回头一望，另一辆计程车旁，站著吴岸与永乐多斯，心中刹时好兴奋，我们亲切交谈，有份宾至如归之感。

陆陆续续地，各国作家们均前来报到，其中好些我于三年前已碰过面，而今再聚，倒似故人重逢，禁不住“情话绵绵”。

十七日上午八时，亚洲各地区的作家们齐集酒店大厅，准备到国大（新加坡国立大学）出席于该处举行之“亚华作家会议”。

一路上，大家忙著相互介绍，忙著谈论写作心得，竟把窗外的世界全忽略了！直至车子在国大门前停下，始知已抵达目的地。

“亚华”会议重点放在亚洲地区报告。地区报告主要是

介绍本国的文学活动状况及文艺动态。难得的是越南、缅甸等国亦参与其盛。间中歇息用茶时，大夥儿赶著拍照，为的是留下珍贵的一页，带走美丽的回忆。

十八日，世华作家报到的一天，下午五时正，主办当局新加坡作家协会在酒店二楼举行了盛大欢迎酒会，并介绍各国写作人。在这之前，“新作协”亦在同一地点举行新书发布会展出他们出版的十本选集。

世华作家会议前后三天在国大13楼会议厅召开，出席者相当踊跃，许多知名作家亦在这儿亮相（在此略举一部份）。如台湾的陈若曦、罗兰、萧丽红（萧的一本著作《千江有水千江月》，据亚华会长符兆祥说总共销出二十多万本）；新加坡的黄孟文博士、骆明、王润华博士、林高；马来西亚的吴岸、永乐多斯、甄供、孟沙；香港的俞渊若；欧洲的赵淑侠、余心乐、池元莲；澳洲的张至璋、黄惠元、心水；加拿大的林佛儿、东方白；韩国的许世旭；北美的马克任、简宛、吴玲瑶、张凤等等等等。

另外，尚有一位受邀作专题演讲的艾力克斯.米尔(ALEX MILLER)，他是苏格兰人，十六岁到澳洲昆士兰牧场工作，后进入墨尔本大学攻读，1965年得文学士。他的第三部小说《祖先游戏》一出版(1992)，使他一举成名。获得无数奖项，其中最高的是大英国协作家奖及澳洲的迈克丝.弗兰克文学奖。两年前，英女王依莉莎白二世曾因为这部书，召见过他，他的专题演讲即是简介他写这部成名作的经过。

他说，《祖先游戏》是描写一名在旧式中国家庭中长大的画家来到澳洲定居的经历。他透过一名英国作家及一名德国医生，描绘出古老传统中国文化受西方文化冲激的影响。他是以后现代方式叙述，以时空交错穿插而写成。他解释他

为何会写这部小说时表示，他虽不会说华语，但他对中华文化兴趣浓厚，他曾经有位极要好的中国朋友，是个在澳洲四代的华人画家，终生为绘画奋斗，却无法挤身澳洲画坛，最后落得举枪自尽。他在震惊之余，便立志写成了文化冲激与交融问题的《祖先游戏》。而书中的中国画家与英国作家，就是他的好友与他的影子。

世华大会中，除了专题讲座，亦有各地区论文宣读及各文体分组讨论。在诗歌、散文、小说及其他四组中，以小说组参与人数最多。他们争相提出高见，如对目前崛起之微型小说及许多青少年爱不释手的武侠小说，皆在探讨范围内。有些作家亦提出，一个作者的作品与其家庭出身及时代背景有著密切关系。以张爱玲为例，她身在战乱的上海，年少即遭遇家散国亡之痛，她触景生情，便写出许多苍凉无奈，悲天悯人的当代作品，被誉为一代中国传奇才女，且名闻世界。她的小说《传奇》、《秧歌》、《赤地之变》、《半身缘》、《倾城之恋》、《怨女》等，能写得那么成功，可说均是时代与家庭背景造就的。当然，一个作家若果没有敏锐的笔触、卓越的才华及文学运用的技巧，亦无法终身沉醉在文学领域里。

谈及张爱玲，美国的戴文采抒发己见。原来她就是那位为了深入了解张而特地住到她寓所隔邻，结果被张揭穿令她愤然搬迁的女作家。她表示由于对张充满好奇，而张的名气大，性格又孤僻，她不敢冒然去招呼，只盼在其他方面观察出一个所以然。她住了一个月，发觉张白天极少外出，晚上也独来独往，完全孤立自己。戴开始领悟到，张选择此种隐居式的荒凉生活，其实是她的意思。张去年中秋节前夕被发现安祥地死在睡梦中，逝世前留下遗嘱，将其遗体火化，

骨灰洒到旷野中，即是证明她独爱荒凉。

鉴于研讨会的时间仅有一个多小时，主持人黄孟文博士只得歉意地宣布限时发言。可仍有一两位作家忍不住大谈特谈。如加拿大的一位花十年时间写了一部惊世之作——《浪淘沙》的作家撒德博士（东方白），或许他创作多，经验多，两度发言后仍意犹未尽，“逼得”陈若曦立即站起来阻止，严禁他再说一个字，令大家会心微笑。

三天的会议眨眼即逝，散席前大会还安排一个下午到南大，晚晴园及乌节路购物中心等地游览一番。再见声中，彼此难免又互赠书籍或合摄留念。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文友，与我们格外友好，声声叮咛，句句嘱咐，希望今后多联络、多交流。澳洲的黄惠元，我与他亦曾有一席深谈。他十多年前从柬埔寨移民澳洲，现任报社主编。他遗憾说原本有六个孩子，可悲的是三个在柬战乱中谢世，一个失了踪，目前仅剩一男一女……。他的血泪史已被他写成小说，在香港出版后销路不差，现已再版，且有英译本。

三年一聚，不觉已是曲终人散时，我的感受，除了充实，也有丝丝感叹，聚也匆匆，散也匆匆。

一九九五年

谈小说入门

——美里笔会文艺营讲稿

我今天要与诸位谈的是关于“怎样开始写小说”。

我现在先从小说的种类谈起。小说可分为短篇、中篇、长篇及微型小说四类。小说分类以字数为准。通常在三千字以上至一万多字为短篇小说；两万字以上至七八万字为中篇小说；十万字以上则为长篇小说，微型小说是袖珍型的小小说，其字数短至几十字到千字左右，是近几十年才较风行的一种文体。一般初学者，最好从短篇小说开始，因为中、长篇，无论在内容结构，情节安排，人物刻划，题材构想各方面都得花更多时间及精力。微型小说字数虽少，反更不易为，它必须字精句简，其文体格式，表现手法要不断创新，千变万化，它也不一定有人物对白或情节而只是展现事件的某一片断或人物的某一行动，以部份见全体。如果不是经验丰富者，既使写出来亦言而无物，不成气候。

写短篇小说，以我个人的经验，是先要有故事的内容。写小说就像是“说故事”。故事就是小说的素材，这素材经过加工，加料，就成了完整的小说题材。所谓素材，其实就是我们的生活经验。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往往会遭遇许多悲欢离合，这些生活中最愉快或最痛苦的事情，使我们的知觉受到刺激，这时，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已拥有丰富的写作材料。此外，我们的家人，我们周围的亲戚朋友，只要你

多留意，他们的所作所为，又为我们提供了各式各样，生动而难忘的经验。于是，我们的内心有了深刻的感受，我们觉得有这么多东西好写，因而就会产生一种冲动，把这一切认知和感受表现在文字上的冲动。当然，初学者不可能一开始就能写出可歌可泣的伟大作品，因初学者尚缺乏写作经验，不懂得创造，不能尽情表现，甚至还有一些恐惧感——害怕写不好，写出来不受欢迎或不值一看。这时，你可能会犹疑不决而停滞不前。但我告诉你，千万不要气馁，不要放弃！你要如此想，我们具有普通的才智，我们有写作的热忱，我们具备了写作的条件，我们只是缺乏勇气，不敢尝试。记住！这是一种心理上的障碍而不是能力问题。当你肯定了这个道理，你便会勇敢地去创作。只要我们去写，我们就已经跨越了第一步，我们的小说已写出来了！

接下来的事情便是在小说中“加工”和“加料”。

小说加工，那是指文章的修辞和技巧，使小说充满艺术形象和美感。“加料”指的是在小说里增添一些虚构的情节，使故事更精彩动人。

谈到写作技巧，这的确是一门大学问，但我们在创作的过程中，不必刻意去理会它。只要有一定程度的认识，平日多阅读一些优秀小说和有关写作技巧的书籍，久而久之，你自然就懂得写作技巧了。事实上，不少已经写过一些短篇小说的人，对于如何安排情节，怎样结构，怎样刻划人物等，仍说不出一个所以然，但往往在他的小说里，他已无形中圆满地把技巧表现出来了。

也许有的同学会问，究竟技巧是什么？简单的说，写作技巧就是写作的方法，一则小说，通常要具备下列七点；（一）题材与主题，（二）结构，（三）叙述观点，（四）情

节，（五）人物，（六）场景，（七）语言文字。我们写小说时，内容结构如何，如何开头结尾，如何安排情节，如何描写修饰等，都是属于技巧问题。

至于小说里的虚构成分，那是借助我们丰富的想像力来完成它。我们在现实中所取得的题材，一般还不足以构成一篇良好的小说，我们必须增添一些或许多虚构的部分。想像和虚构，其实也是来自生活的体验。若果你的体验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且历久不忘，你便会运用你的联想力和敏锐的思路，把你所体验的加以重新编写构造，使它具备更可信的特质，能为大家所接受。单就人物刻划来说，也许我们所见的还不够典型，不够独特，我们务必再改造一番。我们创造出来的人物，必须能够反映时代的精神，有小说人物独特的个性，最好还能成为不朽的典型人物。这就如一个厨师在烹饪时，若是他不在他的菜里加些佐料及调味品，他就无法煮出色味俱全的佳肴。

大体上来说，小说是反映人生的，也是反映作者个人的人生观的。作者在小说里表现出来的观点，就是小说的主题。每一篇小说必定有一，两个主题。当我们考虑从真实的素材中增加或删减一些资料的时候，小说的主题便是我们取舍的根据。通常，我们是运用自己及周围人物的生活经验，配合自己的主题，去发挥和调整而写成小说。

写小说是由内而外。我们一定先有深刻的感受，才能下笔。下笔之前，最好先打个腹稿，即是凭你自己的推理，去断定你所获得的经验，是否可能以一篇小说去呈现，或者还需要穿插些什么情节，应该如何开端，结局应该怎样？结构上应采取何种方法：顺叙的，倒叙的，参差的还是铺陈的，这一切都需要先经一番思考，下笔时才不至于有辣手之

感。所以，我们开始写作不在稿纸而在内心。虽则很多时候，小说并不一定依循我们的腹稿去完成，但腹稿却是一种创造，那是激发我们去创作的原动力。有了这动力，我们才有写下去的信心，小说才能在写作的过程中逐渐涌现而完成。

在此，我还要说明的是，人物是构成短篇小说的重要条件，可以说小说中的人物就是小说的灵魂，人物刻划成功，小说就有可读性。那么，要怎样才能成功地描绘一个人？这其实也不太难，在我们周遭，只要细心观察，你就能发现一些特殊人物，从他们的外型去塑造，心理倾向去描写，举止动作去刻划，你便可创造出一个鲜明深动的形象。

另外，写小说要设法制造一些冲突、高潮、悬疑、纠纷瓜葛之类，才能吸引读者。这些情节要融合经验和想像，不但要写得逼真，也要合情理，才能感动人，才算是一篇好小说。

还有一点，当你要开始写小说时，你在不断思索后，最好等到写作冲动最强烈的时候，找一个最适合你写作的宁静环境，尽速将它搬上稿纸。你可以以你最熟悉的第一人称“我”的观点来写。开始写第一篇小说，请不要耿耿于怀能否写得好，你只要平易而自然地叙述，好似对一个朋友说出你的经验。在叙述时，要注意详尽而不太过噜苏，并留意人物造型，场景描写和对话等。稿写成后，别急于发表，将它搁置数天，再重读修改，甚至重写。经过了修正，你看看满意了，就把它投寄出去。不用担忧它会被退稿，这证明你至少已完成了第一篇小说，你可以著手写第二篇了。

一九九五年

相约在摩鹿山下

参加美里笔会第一届文艺营后记

为期三天两夜的美里笔会文艺营在充溢著文艺色彩与欢乐的气氛下圆满地结束了！这是美里的文艺团体破天荒的一次壮举，为被誉为文化沙漠的美里市带来了浓厚的文艺气息。

此次文艺营定名为“八月，相约在摩鹿山下”，时间为八月二十四日至八月二十六日，地点在民都鲁木材有限公司（简称BLD）木山营。

早在今年三月于一次理事会议上，美里笔会诸成员已有了主办文艺营的构想，并立即选出筹委会正副主席及委员。美里笔会由现任会务顾问劭安创办，正式成立迄今才不过三载，去年已一口气出了七本诗文集，包括：田农的《解冻的时刻》（评论）。劭安的《蜕变》（小说）。李艾媚的《我们不孤单》（散文）。林下风的《羽岛独行》（诗集）。蔡宗祥的《本南人文化的变迁》（研究）。煜煜的《那季秋色》（小说）及徐然的《牛场村杂笔》（散文）。并于去年十二月三日邀请砂州财政兼公共事业部长拿督陈康南医生主持“新书推展礼”。由陈部长及数位名誉顾问联合剪彩，一时盛况传为佳话。

新书推展礼过后，美里笔会成员们对搞文学活动及推动文化事业已充满信心，遂有了三月筹办文艺营的计划。

主办文艺营的宗旨有三：(一)推广文化事业并提高本区文艺创作水平。(二)学习掌握各种文学体裁的写作技巧(三)推介砂华文学。

经过五个月的积极进行，文艺营的一切工作均筹备就绪。为了无后顾之忧，主办当局还致函向政府要求拨款，又承蒙华总会长刘贤威、培中董事长朱祥南，BLD木山营总经理刘贤仕及另几位商翁陈佬珍、陈加兴、吴祯世等热心赞助经费，使文艺营更顺利举办。笔会同仁谨向他们致以崇高的谢意。

此次报名参加文艺营的学员非常踊跃，除了美里中华中学，培民中学，廉律中学代表及师训学院的学员外，尚有教师及文艺爱好者多位。

八月二十四日终于在期待中降临，这是特殊的一天。早上八时许，身为笔会理事，也是汶写作组秘书，亦为此次文艺营讲员之一的我从汶莱匆匆赶返美里。同行者尚有诗里亚中正中学沈仁祥校长，他是汶写作组代表，为了出席文艺营，暂且抛开繁杂的校务，精神可佳。

抵达美里市后，先与笔会主席田农会合。约十二时十五分，笔会成员分批出发。笔者与主席到机场迎接来自砂州古晋的讲员吴岸(马华作协兼砂华作协会长)、陈蝶及梁放(他们是砂作协理事)；副主席徐然则到另一约定地点迎接来自砂州诗巫的讲员黄国宝(中华文艺社社长)、观察员蓝波(中华文艺社秘书)、万川和吴戈(中华文艺社社员)；正副秘书张猷匹校长及许敬平讲师(亦是此次文艺营筹委会正副主席)及其他理事会员就分乘两部车子带同学员向目的地出发。

按照预订时间是中午一时出发，四时报到。笔者这一

批，由于来自古晋的飞机延迟了半个多小时，加上彼此未吃午餐，如此一转折，便比其他人慢了一句种（准时四点）才抵达，害得笔会同仁望穿秋水，还以为是迷了路。

来到BLD HILTON（木山营之希尔顿迎宾馆），大家均显出惊喜之色。此间面积颇大之宾馆，不但全间冷气设备，而且构造别致。一进门是大厅，中间是会议室。客房共有六个，环绕会议室而建，内里一切用品齐全，温度可随意调节。讲员，观察员及笔会全体成员皆安排住在希尔顿宾馆，学员们则被安置在另一栋冷气宿舍。

筹委会副主席许讲师亦是文艺营营长，他是个焦点人物，自始至终，均由他控制场面，他另外还邀来两位得力助手刘蕴芳与陆稷珍，表现均不俗。

报到之后，出席者先来个团体照，我们有幸邀得民都鲁木材有限公司木山营总经理刘贤仕先生来观礼，他准时到场为我们打气。笔会同仁对他的热忱招待，供膳供宿，无不感激。

晚上七时正，筹委会主席张校长致欢迎词，他简略介绍了笔会成立经过，并解释文艺营定名“八月，相约在摩禄山下”的意义。他说摩鹿山乃近年来闻名东南亚的风景区之一，它位在北砂一带，而我们拾好是居住北砂的一群，能有机缘在八月间彼此相聚，探讨文艺课题，实属难能可贵，因此便定下有代表性又有诗意的名字。他还表示，美里一直以来都有不少写作者，只是不能持久，原因是他们的写作兴趣与热忱得不到引导和启发而致意兴兰珊。所以，写作道上的结伴同行，互相切磋，互相激励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文艺营主办的目的。

接著是美里笔会主席田农致词并主持文艺营开幕仪

式。

田农是砂州文化界和学术界知名人士，五十年代开始文艺创作，七十年代以后从事学术研究，出版多部著作，为砂华文学带来极大贡献。他在致词时指出；美里笔会主办文艺营，目的不仅在于培养更多写作人，也同时通过文艺营促进北砂地区的文学活动，为马华文学作出些许贡献。他表示马华文学是属于世界华文文学的一个主要组成部份，马华文学工作者肩负著时代使命，在人生旅途上运用他们的笔，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作品，也反映了近代马华社会的发展与变迁。

他又说，写作是一项心智的活动，作者透过笔尖反映社会现实。文学作品不但可赏心悦目，净化人心，也有改革社会的功能。所以，文学工作者的影响是深远的。一个有成就的作家，即使他们生前如何落魄穷困，但他们的作品却永留世上，使后人记得他们之名。由此观之，文学具有永恒的作用。他希望有志于文学事业的在座学员，也能努力学习，走上不朽之路。

他最后感谢来自各地的数位讲师及热心赞助的人士，并宣布文艺营正式开始。

这一晚，为了让学员与讲员及大会所有成员彼此沟通，便来个交流会。营长许讲师兼任司仪，他首先介绍各位讲员予大家认识。七位讲员中，除了汶莱的王昭英女士因故不能出席，其余六位均驾临，他们分别主讲：（一）砂华文学的发展——田英成（田农）先生。（二）散文与欣赏——陈蝶女士。（三）诗歌鉴赏——黄国宝先生。（四）读诗与写诗——吴岸先生。（五）小说入门——煜煜女士。（六）小说评析——梁放先生。

讲员介绍后，是学员的自我介绍。在三十二位学员中，有四分之三以上是女性，这似乎是在说明一件事：男性偏向科技，女性偏向文艺。

交流会在九时许结束，部分学员仍主动找讲员交谈，吴岸会长成了他们的目标，对他仰慕有加。瞧他们充满热忱与兴致勃勃的样子，我们深感欣慰。

第二天上午七时三十分开始至晚上十时，讲座会紧凑地进行。第一个讲座由田农主讲，他介绍自战前至七十年代的砂华文学发展史，分为四个阶段：（一）战前的砂华文学。（一九四五年以前）（二）萌芽期的砂华文学。（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五年）（三）砂华文学的成长期。（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二年）（四）砂华文学的低潮期。（一九六三至一九七零年）

从田农先生的介绍中，使我们对砂华文学史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第二个讲座至第六个讲座，分别是散文、诗歌、小说的鉴赏、写作与评析等。讲员们各以其精辟的见解和丰富的知识，按照其所准备的资料，详尽地向学员们讲解。每一个讲座之后，拨出一些时间，让学员们提出问题。另外再安排作业，以使学员达至活学活用之效果。

在文艺营期间，令笔会同仁与讲员们大感惊异的是，所有参加的学员，反应都相当热烈。他们表现得那么专心，不但全神贯注地聆听、做笔记，还针对一些课题发问。他们是那样认真，那样兴致高昂，我们可以意会，他们是真正为学习而来的。而从他们的谈话、阅读与习作中，我们更发现，这些学员中有好多均是精英份子。他们不仅能言善道，对文学作品有一定程度的认识，而且鉴赏力与分析力很强。

若是他们继续努力，必定有非凡的成就。

讲座会之后有一段欢乐时光。这个余兴节目由晓蓁、李艾媚及笔者主持。大夥几玩得兴起，讲员梁放和学员龚德英随后又提供几个游戏，令欢乐中的大家更进入狂欢极乐的忘我境界！只听得喊叫声，暴笑声响彻整个空间。

这些游戏计有下列六项：

（一）画图猜成语或诗句——晓蓁主持。这是分组的比赛。每组选出一位参看词语后，以画图方式告示同人，（不得开口说一个字）。猜中者即得奖。此游戏的得奖率是一百巴仙。

（二）连接名句——李艾媚主持。这是分组抢答比赛。如主持人念前半句，你立刻要接后半句，或主持人念后半，你必须接前半句。譬如慈母手中线，（　　）或（　　），一举成名天下知。

（三）口是心非——煜煜主持。此乃集体游戏，不但要反应快捷，还得一心二用。如主持人对著其中一位参加者问："你有穿衣服吗？"你必须答："有"，同时摇摇头。所有游戏中，只有此项难倒部分学员，也许这是因为平时太过专心一致之故吧。

（四）连接故事——梁放主持。这是造句方式，由他开始叙述一两句，然后一个个按照故事发展情节连接下去。学员们倒是个个头脑灵活乖巧，不但毫不迟疑，而且接得生动有趣。

（五）分组歌唱比赛——龚德英主持。他把学员分成四组，其中一组先唱一首歌，唱至半途突然中止，并迅即一同以手指向另一组。被"指"中的一组，又迅速合唱一曲，半途再"指"另一组。以此类推，这些被点中者，必须随时唱

出来，耽搁两秒就算输！

（六）拍结婚照——梁放主持。此项是游戏的最高潮。开始时，男女分两组，每组五人，分派出一人后，其余被送进房里。这被选出的一对男女装扮成一对新婚夫妇，主持人当摄影师，热心地给这对新人摆姿势。姿势摆好后，摄影师摇身一变，成了新郎。男主角退位，另请一位男士当摄影师。新的摄影师不晓得内幕，在旁观者的鼓励下，又尽量设计各种亲热镜头，一对新人任由摆布。这情景令观者不禁捧腹大笑。接著再邀一位女士当摄影师，如此交替表演。所谓当局者迷，新的摄影师毫不知晓自己的精心设计结果反由自己表演，因此精彩镜头层出不穷，直至有一位女学员，识破了其中必有阴谋，主持人便在他们意犹未尽下，宣告游戏结束，令大家回味无穷。

这晚夜宵过后，已是子夜时分。

二十六日是文艺营的最后一天，这天仅剩下两个小说习作（笔者与梁放主持）及陈蝶的散文讲评。习作过后，大会安排在十时卅分到就近的一间长屋去参观。自木山营到达长屋，步行仅十多分钟。我们走马看花，并与屋长及妇孺合影留念。伊班长屋给我们的印像仍是落后的，几十年来，他们的生活依然没有改善。

午膳后一时正，陈蝶女士主持散文评析。她在台上宣读了好几位学员的作品并指出其优点。之后，筹委会主席颁发学员证书，笔会主席颁发最佳学员奖及最佳精神奖。接著学员代表致词，寄望今后多举办此类文艺营。大约二时二十分，美里笔会财政蔡宗祥致谢词并主持一个简单的闭幕仪式。

二时三十分，我们告别了木山营，愉快地踏上归途。

虽然美里笔会第一届文艺营已过，但这只是个开端，相信今后将会有更多的文艺活动展开，祈盼所有文艺爱好者都能积极响应，共同耕耘，化沙漠为良田，真正地为砂华文学，马华文学，贡献出我们的力量。

一九九五年八月三十日

参加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有感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六日至八日，中国福建省厦门大学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中心、厦门市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会，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于厦门大学联合举办第三届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同时祝贺林健民文学生涯六十五年。会议主要从以下几位资深作家及其作品入手，探讨世纪之交东南亚国家或其中某一个国家的华文文学特点及其发展趋向，拟定的议题如下：

一、菲律宾林健民对菲华新文学独特的贡献。

二、新加坡方修的新马文学研究。

三、印尼黄东平的小说。

四、马来西亚云里风的短篇小说。

五、泰国司马攻的散文

除以上议题，主办当局还函邀各位出席者根据自己的研究，广泛探讨东南亚其他华文作家的文学作品，思潮流派，东南亚华文文学格局中的东南亚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西方文学的关系，世界华文文化等方面的问题。我有幸受邀参与其盛，眼界大开，获益不浅。

原是厦大海外教育学院中文系函授生的我，以学生的身份，抱著学习的态度，与来自中国、新加坡、泰国、马来

西亚、印尼、汶莱及菲律宾等国的作家、学者、教授、讲师及研究生们欢聚一堂，那种感觉是充实而愉悦的。他们虽是高级知识份子，博士之流，却丝毫没有架子，无论在研讨会上或餐桌间，总是洋溢著和谐融洽的气氛。

此次参加“世纪之交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的八十多位出席者中，有五十多位是中国本地的代表，他们绝大多数为大学讲师或教授。从他们的表现与谈话中，我深深感受到一点：他们是真正做学问的！他们那种认真学习、日夜研究、埋头苦读的精神，我觉得我们东南亚的作家是望尘莫及的。他们中有许多看来还是小女孩、小男生（二十出岁），却已是硕士博士研究生了。他们写的论文洋洋洒洒，即精辟又详尽。据其中一位副教授表示，他们为读书而读书，不求功名，与世无争，只图取得更高学历，有所贡献。一般学生，获取学士文凭是最起码的要求，完成大学课程后，多继续念硕士，毕业后在大学里任职或同时攻读博士。有些读完博士仍不放弃读书，再到本外国其他高等学府攻读博士后，（此学位较博士更高一级）他们如此一级级念下去，荣登宝座时依然年纪轻轻（三四十岁），却是满肚经典才华，谈文论著，出口成章，执笔成书。

反观我们在海外的学子（欧美除外），除了小部份坚持不断在追求学问外，多数认为能念完中学已算不错，读完大学则非常了不起，那些极少数拿到硕士、博士学位者，可谓天之骄子了，不但令人刮目相看，人人还对他（她）敬畏三分。

其实，能有机会读书是件好事，读书造就人才，学识是真正财富。一个人有学识，四处通行无阻，工作赚钱，救灾行善，旅游享受，建家兴国无所不能，无所不可。虽说在

现今社会依然存在著“无书自通”的企业家、大老板，他们凭经验，努力和精明的头脑，打下大片江山，威震八方。但若究其实，他们的身边或背后，必然有贤能，博学之士相助、少之又少是靠个人发达的。尤其是从今而后的时代、一切电脑化、讲科技，当一批批精英份子冒出头来，插足其间，他们凭著精湛的知识、技术，再加上精明、干练、势必操纵整个市场，原本不学无术的一群，如再不求上进，执迷不悟，只得被迫默默引退，终而遭至淘汰。

故此，我诚挚的希望我们这一代人能多多鼓励下一代人重视读书，勤奋学习，千万别似上一代的老土观念，一切以钱为准，宁可守著十万、百万、让它发霉腐烂而不让孩子继续升学，直至双眼一闭，钱财转到儿子名下(女儿通常还是不享有遗产权)，任其自生自灭。可悲！

有句老生常谈：“生命诚可贵，爱情(友情)价更高。”在此，我谨借之改为“生命诚可贵，读书价更高。”愿与大家共勉！

一九九七年

继续努力

第六届“亚细安华文文艺营”于今年6月6日至8日假泰国曼谷顺利召开，圆满结束。主办当局“泰国华文作家协会”在筹备与程序安排各方面，都做得尽善尽美，使各成员国有宾至如归之感。

三天的相聚，交流、探讨，眨眼而过。

在与新加坡文艺协会会长骆明先生告别时，他厚实的大掌与我紧握，诚挚地说：“继续努力！”

就那么简短的一句话，我却深受感动，似一股巨大的力量，震撼著我，我含笑道谢，心中无限感激，多实在的四个字！包涵著极大的鼓舞与关怀。

是的！学无止境，唯有“继续努力”，才能不断进步，才能有所提升，有所突破。颁发“亚细安文学奖”，目的即是激励每届得主继续努力，亦激励每位作家再接再励，迎头赶上。

参加了此届“亚细安华文文艺营”研讨会，使我感觉“亚细安华文文艺营”有如一个大家庭，她使东南亚（亚细安）各成员国的作家文友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即如此届“亚细安文学奖”的奖座“九思”，那沉实重达三公斤半的青铜奖座，把亚细安九个成员国均铸造其上，代表“本是同根生”。那是由新加坡艺术家陈瑞献精心设计，形象为一棵桂

树，树身有九个枝桠，非常艺术而独具特色。

事实上，与会的所有文坛前辈与文友们，都显示亲善友爱，大家一家亲，不分彼此，互相交换经验，共同切磋探讨，以期实现召开“亚细安华文文艺营”的宗旨；推动亚细安华文文艺发展，促进文学交流和交换创作经验。

“亚细安华文文艺营于一九八八年由骆明先生发起，创会迄今已整整十年，祝愿她在跨进二十一世纪时，有更杰出，更辉煌的成就。”

一九九八年

难得的经验

记——亚细安女作家座谈会

虽然短短相聚就要分开！虽然长长思念如此的无奈！我会默默祈祷，痴痴的等待！你是否明白？

珍重再见！别伤怀！纵然往日诚难再！但是这份纯纯的爱……，永远不会更改！

上述这首歌“珍重再见”，乃于今年四月十六日晚于六十二层楼高的新加坡某大餐厅，来自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印尼及汶莱的五位女作家以充满感情，低沉磁性的嗓音向新加坡文艺协会会长、诸理事、新华各大作家、南洋初级学院、先驱初级学院院长、导师以及文化界、文艺界同好等唱出的心里话。当晚虽然没有配乐（音响失调），但有主角（菲律宾女作家修如）嘹亮的歌声与活泼的演唱，依然全场雷动，加上新加坡名作家田流、陈美华等高水准的演出，使这场盛意拳拳的欢送晚宴更加充满“喜气洋洋”。

由新加坡文艺协会主催的“亚细安女作家座谈会”在今年四月十三日至十六日假新加坡两间初级学院及中华总商会成功举行，圆满结束。受邀出席的六位亚细安女作家为尤今（新加坡）、李忆菩（马来西亚）、洪林（泰国）、煜煜（汶莱）、明芳（印尼）及修如（菲律宾）。座谈会分两场，第一场（四月十四日上午）《女作家与新世纪》分别于南洋初级学院（主讲者：李忆菩、洪林、明芳）及先驱初级学院（主

讲者尤今、煜煜、修如）两处举行，对象为两学院学生。第二场（四月十五日下午）《女作家作品中的感性世界》于中华总商会底楼举行，对象为公众人士。

这是个深具意义的文学座谈会，此概念是新加坡文艺协会会长骆明首先提出并于去年十一月第七届亚细安文艺营作出议决。骆明先生在推动华文文学发展，鼓励华文创作及宣扬中华文化各方面的确贡献不少，尤其对亚细安各成员国如印尼、汶莱的华文文学动态极尽照顾与关怀，使我们深为感激。诚如先驱初级学院郭毓川院长所说："对学生而言，举办座谈会能提高他们对文学的认知，促进他们对写作的热忱与兴趣，从而带起一股健全的创作风气。"我个人亦认为多举办此类专题讲座会，确能促使各地文友相互交流，提升彼此的创作水平和文学深度。

参加此次座谈会，对我也是一次难得的经验。我在本国虽常参与各种文学活动，包括讲座会、研讨会、文艺营等，然真正出国专题演讲乃属首举，而由于我的疏忽，出席前毫无准备工作，面对数百位年轻聪慧的大专生及许多文学界老前辈，我总觉得有点儿理屈辞穷及班门弄斧之嫌，真后悔与骆明会长电话联络时没问明"详情"。所幸"同台演出"的女作家们个个能言善道，话语滔滔，大大帮补了从不超越时限的我。

说来惭愧，在两场讲座会里，我只是"点到而止"。我谈《女作家与新世纪》，认为在这资讯爆炸，电脑掌政，一切讲求高科技的廿一世纪，女作家亦应融入社会，与男作家及其他顶尖份子并驾齐驱，一同为国家出力，多写关心国家，反映现实，甚至批判社会的进步作品……

我谈《女作家作品中的感性世界》，主要的"点"是：

什么叫感性？女作家作品中有何感性世界？我认为感性指的是思想敏锐，多愁善感和各种情绪变化，包括细心、体贴、温柔、多情、喜怒哀乐等。感性的人对周遭的事物往往有敏锐的触觉，她的心思异常细腻，外在的一切会随著她的心情变化而变化。感性的女作家许多时候会凭感觉写作，所以作品中的感性色彩特别浓厚，又有些女作家，作品中虽没有特别感性的句子，然全篇充满情感.....

端坐在讲台上，对著“洗耳恭听”的学长、学兄、学姐、学弟、学妹们，公式化地按照讲稿谈呀谈，虽说有一种成就感，可意识里又觉得大不如大夥儿围坐一桌共同探讨，互相切磋，那般轻松畅快且亲切自在。譬如在先驱初级学院茶点上，名作家兼学院导师尤今，郭毓川院长，作家虎威及多位文化界同仁，他们的幽默风气谈吐，制造了无比欢乐的气氛，直令我们有宾至如归之感。餐桌上，我们几位远道而来的女作家又与作家兼南洋初级学院院长何濛女士，新加坡文艺协会正副会长、财政、秘书及诸理事们高谈阔论，乐也融融。

四天三夜的相处，无形中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有空档时，“主人家”还带我们逛书城。书城里有好多规模相当的书店，瞧得我们乐不思蜀。印尼的明芳，难得祖国已对华文书籍采取开明政策，大买特买，而泰国的洪林却因玉体欠佳（抱病前来，应该奖励）未能苛负太重，无法多买。

无论如何，“亚细安女作家座谈会”给了我许多启示：专题讲座会实非一般的交流会，主讲者必定要做足准备工夫，要有精僻的见解，正确的论点，多举例证，有说服力，切中主题，内容扼要，言谈中最好添加幽默，引导听众真正进入状况。

临别前夕，李忆著、明芳、修如、洪林与我竟似有谈不完的话题，屈膝至凌晨，始各自回房。隔天上午，仍共用早餐。李忆著尚悄悄透露她花了两个半月的时间完成一部25万字的长篇小说，（佩服！）我期待著它的面世。

约十时许，美丽、洁净的狮城，在我们殷殷道别声中，逐渐远去。

二〇〇一年五月

后　记

终于，我的第一本散文集《迎向朝阳》预期与大家见面了。

全书分两辑，第一辑的大部分篇章摘录了近十年来的“心情故事”；第二辑则为参加国内外之讲座会或文艺营讲稿、研习会记录和各会议的报导文字。

自写作迄今，前后出了数本短篇小说集。一些朋友询问为何不见散文集？

说来惭愧，平日虽也写了些散文，可就未曾想过要编印成册。直至今年初，整理旧稿时，始觉得每一篇均有其独特的代表性与意义，一些亲戚、朋友、文人、作家，都出现在文里，颇有纪念价值，于是决定结集出版。

有些忧虑的是，我这本散文集太过于“自我”，恐难引起读者共鸣，虽则散文原是非常自我的。

另一点，优美的散文应充满诗情昼意，我的散文却诗画欠浓，虽则文里流露了真、善与清新。

所以，我对自己期许，今后该多在文句上下工夫，尤须注意“意境”，更要突破“自我”框框，把触角伸向社会大众。

此书，承蒙美里笔会给予资助出版，著名学者田农学长代为写序，顺此一并致谢。

【美里笔会丛书】

1.	解冻的时刻（评论）	⊙田农	RM10.00
2.	蜕变（小说）	⊙劭安	RM8.00
3.	我们不孤单（散文）	⊙李艾媚	RM9.00
4.	羽岛独行（诗集）	⊙林下风	RM7.00
5.	本南人文化的变迁（研究）	⊙蔡宗祥	RM8.00
6.	那季秋色（小说）	⊙煜煜	RM10.00
7.	牛场村杂笔（散文）	⊙徐然	RM8.00
8.	不想回家的孩子（散文）	⊙李艾媚	RM10.00
9.	红尘有泪（散文）	⊙清平	RM12.00
10.	美里省社会发展史料集	⊙徐元福、蔡宗祥	RM39.00
11.	再见风车（散文）	⊙季人	RM12.00
12.	政论选集（评论）	⊙田农	RM12.00
13.	轻舟已过（小说）	⊙煜煜	RM12.00
14.	梦驼聆（散文）	⊙杨华	RM12.00
15.	荒野里的璀璨（散文）	⊙晨露	RM12.00
16.	别让爸知道（散文）	⊙李艾媚	RM12.00
17.	谢名平文集（杂文）	⊙谢名平著 / 蔡宗祥编	RM15.00
18.	鱼说（诗歌）	⊙晨露	RM15.00
19.	钻油台（杂文）	⊙清平编	RM15.00
20.	胡斐作品集（小说）	⊙胡斐	RM16.00

迎向朝阳

作者　煜煜

封面设计　詹友家

出版
美里笔会
PERSATUAN PENULIS CINA MIRI
Lot 2372-4, 1st Floor, Boulevard Centre,
Jalan Pujut-Lutong, P. O. Box 1416,
98008 Miri, Sarawak.

发行
李佳容
LEE KIET YUNG
P. O. Box 1600, 98008 Miri, Sarawak, Malaysia.
Tel: 085-611053

承印
联华印务有限公司
LIANG HUA PRINTING SDN. BHD.
No. 1958, SEDC Industrial Estate,
Jalan Piasau Utara 2, 98000 Miri.
P. O. Box 841, 98008 Miri, Sarawak, Malaysia.
Tel: 085-652559, 655155　Fax: 085-654059

国际书号　ISBN 983-9473-10-7

初版发行　2001年7月21日

定价　RM15.00　B$8.00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个人著作

青春儿女（小说）
· 1974

春晖（小说）
· 1976

温馨的日子
（与美里文友合著）
· 1990

荆陌（小说集）
· 1992

那季秋色（小说集）
· 1994

轻舟已过（小说集）
· 1998

汶华荟萃
（与汶写作人合著）
· 1999

ISBN 983-9473-10-7
9789839473107